Agatha Christie

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推理系列

Nemesis

复仇女神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丁丽梅　丁大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读着刚刚去世不久的拉菲尔先生的来信，简·马普尔感到难以置信。拉菲尔先生是她在一次旅行中认识的一个人，两人有过短暂的相处。他指示她在他死后去调查一起罪案。问题是，他没有告诉她谁牵涉其中，也没有告诉她案件发生的时间与地点。这让人觉得非常奇怪。

不久，她遇到了一起新的罪案——谋杀。看起来有人坚定地认为过去的罪恶仍然埋藏在……

★★★ ★★★

“嗅出犯罪的气味仍然是她特有的天赋。”

——摘自《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ISBN 978-7-02-006484-7
9 787020 064847 >
ISBN 978-7-02-006484-7
定价：21.00 元

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推理系列

Nemesis

复仇女神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丁丽梅 丁大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7-4632 号

Agatha Christie
NEMESIS

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仇女神/(英)克里斯蒂(Christie，A.)著；丁丽梅，丁大刚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02-006484-7

Ⅰ. 复… Ⅱ. ①克…②丁…③丁… Ⅲ. 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Ⅳ.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1918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责任印制：王景林

复 仇 女 神
Fu Chou Nü Shen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丁丽梅 丁大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40 千字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1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 000
ISBN 978-7-02-006484-7
定价：2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谨以此书献给达夫妮·霍尼伯恩

出版说明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销售量亦逾10亿册。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19部剧本，以及6部以玛丽·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

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最受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和以女性直觉、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侦探推理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经过数次退稿后，最终于1920年由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出版。

之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1926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罗杰疑案》(又译作《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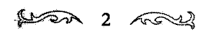
关系，并一直持续了50年，共出版70余部著作。《罗杰疑案》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捕鼠器》被搬上舞台，此后连续上演，时间之长久，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

1971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1976年，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此后，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其中包括畅销小说《沉睡的谋杀案》（又译《神秘的别墅》、《死灰复燃》）。之后，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马普尔小姐探案》、《神秘的第三者》、《灯光依旧》相继出版。1998年，她的剧本《黑咖啡》被查尔斯·奥斯本改编为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其一：收录相对完整，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其二：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愿我们的这些努力，能使这套"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序幕

每天下午，简·马普尔小姐习惯翻看一下她的第二份报纸。早晨她能在家里收到两份报纸，如果第一份能及时送到，她就在吃早茶的时候看。但送报的孩子可没有什么时间观念，而且经常不是来一个新手，就是临时找来一个人代送。这些报童又对送报路线各有各的想法，这样做也许是为了从单调中求些变化吧。但是对于那些经常很早就看报的人，那些想在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去上班之前就能抢先知道一些更富于刺激性新闻的人，报纸如果来晚了，他们会很烦恼；但是那些宁静地住在圣玛丽米德的中老年妇女却总喜欢把她们的报纸放在早餐桌上看。

今天，马普尔小姐全神贯注地读着日报的头版和其他几则消息。这份报纸曾被她玩笑地称为“大杂烩日报”。这个带点儿讽刺意味的称号暗示了这么一个事实：她的这份《新闻日报》因为换过一次社长，有些事使她和她的一些朋友都看不惯。比方说，添了些有关男人衣着、女人服饰、女性柔情、儿童比赛等方面的文章，还有妇女来的诉苦信。他们为了把这些东西排上去，竟不惜挤掉了除头版以外的任何真实新闻，或者是把这些新闻排在

很难发现的角落里。马普尔小姐是守旧的人，她认为报纸总归是报纸，它告诉你的应该是新闻。

下午，她用过午餐，并在一把为了她的背部风湿而特别购置的直背扶手椅上睡了二十分钟的午觉。她翻开《泰晤士报》。这份报纸是供她更安闲的时候细读的。但《泰晤士报》也今非昔比了。恼人的是，你几乎再也找不到报上有什么可看的东西。过去你只消从头版看下去，就能很容易地越过那些不想看的，找到会使你感兴趣的文章的标题。可是这样经过时间考验的编排方式，现在却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干扰。有两版突然让给了在卡普里的旅行见闻，还附有插图；体育新闻出现在比以前显眼得多的地方；登载的宫廷新闻和讣告比固定专栏还要详细。有一段时期，在《泰晤士报》上占了显眼地位的有关出生、结婚和死亡等琐碎消息曾特别吸引马普尔小姐的注意；可是近来，马普尔小姐注意到这类消息几乎一直出现在报纸反面。

马普尔小姐首先注意到的是头版重要新闻。但她也不多看，因为和她早上看过的差不多，只不过笔调略雅一点。她把眼光落在目录上：杂文、评论、科学、体育；接着她按照惯例把报纸翻了个面，很快地浏览了出生、结婚和死亡等栏目；之后，她打算再翻到通讯版，在这一版里她几乎总能找到一些有趣的新闻。再要翻到的就是宫廷公报版了，在这一版上还能找到当天的拍卖行的消息。而且，总会有一则简短的科学论文登在那里，但她并不想去看那个，那对她几乎毫无意义。

第一章

序幕

按照往常的习惯翻阅过那些有关出生、结婚和死亡等消息之后，马普尔小姐又习惯地自言自语："真可悲，但是人们现在只对死讯感兴趣！"

有人生了孩子，但是生了孩子的人的名字却不见得会被马普尔小姐知道。如果有一栏谈到新生儿，并附带说明是谁的孙儿，那她多少会有点机会愉快地认出那人是谁。她可能这样想过："真的，玛丽·普伦加斯特有了第三个孙女了！"当然，这可能想远了一点。

婚事一栏，她只稍微看了一看，因为她的老朋友的儿女们大都在几年前就结婚了。她比较认真地注意死亡这一栏，她看了个够，生怕漏掉了一个名字。阿洛韦，古帕斯特罗，阿登，巴顿，贝德肖，伯哥威瑟(啊呀，这是一个德国姓名，他过去似乎是在里兹待过)。卡帕唐，卡品特，克莱格。克莱格？就是她现在所认识的那些克莱格中的一位吗？不，看来好像不是。珍妮特·克莱格，约克郡人。麦克唐纳，麦肯齐，尼科尔森。尼科尔森？不，当然也不是她所认识的那个尼科尔森。奥格，奥默罗德——她想，那一定是她的什么姨或什么姑。嗯，也许是。琳达·奥默罗达，不，她不认识她。夸特里尔？天哪，那一定是伊丽莎白·夸特里尔，八十五岁。哎呀，真的！她记起来了，原本以为伊丽莎白·夸特里尔几年前就死了。她一直是那么虚弱，谁能料到她活这么长！几根老骨头居然撑了这么久。雷斯，拉德利，拉菲尔。拉菲尔？她回忆起了什么，这名字好熟悉。拉菲尔，贝尔福德公园、梅德斯通，贝尔福德公园、梅德斯通。不，她想不起来那个地址

了。花圈敬辞:贾森·拉菲尔。啊,对了,这是个少见的姓,她觉得她在什么地方听见过的。罗斯—帕金斯,现在那会是……不,不会的。赖兰?埃米莉·赖兰,不,不,她从来就不认识一个“被她的丈夫和孩子们深深爱着的”埃米莉·赖兰。唉,这是很愉快呢还是很悲伤呢?这就随你怎么看了。

马普尔小姐放下报纸,懒懒地望了一下纵横字谜,心里却奇怪她怎么对拉菲尔这个名字那么熟悉。

“我一定会想得起来的。”马普尔小姐说。长期的经验告诉她人老了该怎么回忆。“我相信我一定会想得起来的。”

她朝着窗外的花园瞥一眼,赶紧收回目光,并试图把花园的印象从她心里排除。花园是她快乐的源泉,也是她多年来辛苦工作过的地方。可是现在,由于医生的大惊小怪,她在花园的工作却被禁止了。她曾经想反抗这个禁令,但是最终她想最好还是照医生的话做。她把椅子安放到一个不那么容易看到窗外的地方,除非她决意想看点什么非看不可的东西。她一边叹息,一边取出装编织物的手提包,从里面拿出一件快织完的儿童羊毛外套。外套的前面和后面都织好了,现在她得织袖子。织袖子总是很无聊。袖子有两只,而且得一模一样。是的,确实很无聊,不过粉红色的毛线倒是很漂亮。粉红色毛线。现在等一下,它适合什么地方?啊,对了,它适合我刚刚读到的报纸上面的名字。粉红色毛衣,蓝色的海洋,加勒比海,沙滩,阳光,她自己的编织物和……怎么,当

然，拉菲尔先生。那次到加勒比海的旅行，圣·霍诺拉岛，侄子雷蒙德对她的款待。她记得她的侄媳，雷蒙德的妻子琼说过："别把你自己搅进任何谋杀案里头去，简姑，那对你没有好处。"

嗯，她也从没有想过把自己搅进去，但是，谋杀事件却恰恰发生了，事情就是如此。仅仅是因为有一位嵌了一只假眼的中年陆军少校一定要讲几个又冗长又使人腻烦的故事给她听。可怜的少校，他叫什么名字？现在她已经忘记了。拉菲尔先生和他的秘书，叫做什么太太——沃尔特斯太太，对了，埃丝特·沃尔特斯；还有他的按摩护士杰克逊。都记起来了，嗯，是的，可怜的拉菲尔先生，他就这样死了。他也知道不久将要死去，他还跟她讲过。看来他活得比医生预料的要长。他是一个个性强而又执拗的人，而且很富有。

马普尔小姐一面想，一面打毛线，但不免心不在焉。她在想着刚死了不久的拉菲尔先生以及有关他的一切，他也确实是一个不容易使人忘记的人。她能够把他的容貌很清晰地想象出来；是的，他个性鲜明，性格执拗，脾气暴躁，有时粗暴得惊人。不过没有人埋怨他的粗暴，她也记得这一点。人们不嫌他粗暴是因为他有钱。是的，他曾经非常富有，他有随身秘书、随身听差、一个很够格的按摩护理。有过那么一个时期，没有人照料他，他就起不了床。

马普尔小姐想，那个随身护理的性格也颇有些令人难解之处。拉菲尔先生有时对他非常粗暴，他似乎从不介意，当然，原因仍然是拉菲尔先生有钱。

"他这样的薪水，除了我，别人连一半都不会给。"拉菲尔先生说，"他也知道这一点，不过他对工作很尽职。"

马普尔小姐记不清一直侍候拉菲尔先生的是杰克逊，还是约翰逊？他侍候拉菲尔先生起码有一年吧？一年零三四个月，她想大概没有那么久。拉菲尔先生喜新厌旧，他要是厌恶了谁，就会厌恶他的一举一动、他的相貌、他的声音……

马普尔小姐懂得这点，有时她也会这样。看看她自己的那个女伴，那个和蔼、殷勤、讲起话来轻柔得使人发疯的女人。

马普尔小姐说："啊，变得好多了，自从……"啊，天啊，现在她已经把她的名字忘记了。毕晓普小姐？不，不是毕晓普小姐，当然不是。她怎么会想到毕晓普这个名字呢？啊，天啊，真是太困难了。

她的思路又回到拉菲尔先生身上，又想到……不，那不是约翰逊，他叫杰克逊，阿瑟·杰克逊。

"噢，天啊，"马普尔小姐又说，"我总是把所有的名字都弄错。当然，我刚才想到的是奈特小姐，不是毕晓普小姐。我怎么会把她的名字错认为毕晓普小姐呢？答案找到了，我想到象棋上面去了，一个马，一个相①。"

---

① 在英语中，奈特——Knight 的另一个意思是指国际象棋中的马；毕晓普——Bishop 是指象棋中的相；卡斯尔——Castle 是指象棋中的车，鲁克——Rook 也指车，但它同时还有"敲诈"的意思。

“我推测，下次我再想她的时候也许会称她为卡斯尔小姐或者鲁克小姐的，虽然事实上她不是属于敲诈别人的那类人，的确不是。那么拉菲尔先生的那位漂亮的秘书叫什么名字呢？啊，对了，她叫埃丝特·沃尔特斯，准没错。我想知道埃丝特·沃尔特斯的一点近况，她继承过一笔钱吧？也许是现在才继承的。”

她记得拉菲尔先生告诉过她一些情况，或者她曾经……啊，天啊，你越是想把事情回忆得准确就越是糊涂。埃丝特·沃尔特斯，加勒比海的事务使她伤透了脑筋，但是她会克服它的。她是一个寡妇，可不是？马普尔小姐希望埃丝特·沃尔特斯再跟一位温柔、善良、可靠的男人结婚。那似乎有些不可能，她想，埃丝特·沃尔特斯天性喜欢跟坏男人结婚。

马普尔小姐又回想到拉菲尔先生。“谢绝花圈”，讣告上这样写。她自己原也不曾想过要送花圈给拉菲尔先生。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能够把英国所有的花房都买下来。再说，他们不够那样的交情，他们不是什么朋友，也不曾亲密过。他们曾经是……该用一个什么词呢？同盟，对了，他们曾经有一小段时间在一起，令人兴奋的一段时间，他也不愧是一个好同盟。她知道这点，在加勒比海时，当她穿过漆黑、炎热的夜晚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她就知道这点。对了，她记起来了，她一直戴着那条粉红色羊毛围巾。那时她年轻，他们是怎么叫这类东西来着？——迷幻披巾。她常把那条粉红色的羊毛围巾围在头上，他一直瞅着她笑，后来她开了口——她在回忆中微

笑了——她用了一个词使他大笑起来，但是他最后终于不笑了。不，他按照她的要求做了，所以……“啊！”马普尔小姐叹息着。她得承认，那一切都是令人兴奋的。她从来没有把这事告诉过她的侄儿或者亲爱的琼，因为毕竟是他们嘱咐过她不要说的，不是吗？马普尔小姐点了点头，接着喃喃自语：“可怜的拉菲尔先生，我希望他没有……受罪。”

大概没有，大概他被以重金请来的医生用镇静药镇住了，一直到最后都很安静。他在加勒比海的那几个星期可够受的了，他几乎一直在痛苦中。真是一个勇敢的人。

一个勇敢的人。他死了，她很遗憾，因为她认为他虽然年老多病，但这世界上少了他就失去了什么东西。她不知道他在做买卖时是什么模样，可能是无情、粗暴、霸道、好斗，他是一个好挑衅者。但是……但他是一个好朋友，她认为。他也具有某种很深沉的仁爱气质，这些气质他一向十分谨慎地避免在外表上显露出来。这是一个她所赞赏和尊敬的人。嗯，她很可惜他已经不在了，她希望他不曾有过太多的不安，她也希望他死得宁静。现在他无疑已经被烧成了灰，骨灰放进了一个用美观的大理石砌成的墓穴里面。她甚至不知道他是否结过婚，他从来没有提到过妻子，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孩子。难道他是一个单身汉？或者他的生活太丰富以至不感觉到孤独？她这样想着。

那个下午她在那儿坐了很久，一直想着有关拉菲尔

先生的一切。她从来没有想过她回到英国后，还能再看到他，事实上也没有看到过他。但奇怪的是，她又觉得无时无刻都在和他接触。如果他跑来找她或者是向她建议再见一次面就好了，或是感觉到因过去他们之间的一段生活而产生了一种联系，或是因为什么别的联系。一种联系……

"真的，"马普尔小姐说，她被自己的想法惊呆了，"在我们之间不可能是冷酷的关系吧？"难道她，简·马普尔，曾经是……无情的人吗？"你知道吗？"马普尔小姐自言自语地说，"真奇怪，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你知道，我相信我自己是可以变得无情的……"

门开了，伸进来了一个黑色、鬈发的脑袋，那是彻里，她是毕晓普小姐的……哦，奈特小姐的受欢迎的接班人。

"您是不是说了什么话？"彻里问。

"我在跟自己说话。"马普尔小姐说，"我正想知道我这个人是否会变得很冷酷。"

"什么，您？"彻里说，"绝不可能！您善良极了。"

"善良和冷酷并没有什么不同！"马普尔小姐说，"我相信，假使有正当的理由，我也会冷酷无情。"

"什么才是您说的正当的理由呢？"

"在正义面前。"马普尔小姐说。

"我必须说，对于小加里·霍普金斯，您已显示了您的正义感。"彻里说，"那天他虐待猫儿被您抓住了。我从来没见过您对别的人也那样气愤过！您把他吓呆了，他绝不会忘记那件事的。"

“我希望他再也没有虐待过猫儿了。”

“嗯，他要虐待也不会让您看见。”彻里说，“事实上，我也没把握，因为我还没见过别的孩子那样怕过您。看到您拿着您的毛线以及用毛线编织的一些小玩意，任何人都会认为您一定温柔得像一头羊羔。但是到时候我会说，如果您被激怒了，您就会像一头狮子一样。”

马普尔小姐看上去有点疑惑。她不十分明白她在彻里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她是否曾经……她默默沉思，想着过去各个不同时期的情况……她曾经极暴躁地对待过毕晓普小姐——奈特。（真的，用这种方法她肯定不会忘记姓名。）但是她的焦躁多少显示出一些讽刺意味。狮子大概不用讽刺，对狮子也用不着讽刺，它跳跃，它咆哮，它用它的爪子，它大口大口地嚼着它所捕捉的动物。“真的。”马普尔小姐说，“我认为我的行为并不像狮子。”

那天傍晚，马普尔小姐沿着花园散步，心中又涌起了一阵经常有的烦恼，可能是金鱼草又勾起了她的回忆。真的，她一再地告诉老乔治她只要硫磺色的金鱼草，不是园丁所喜爱的那种难看的、略带紫色的。“硫磺色的！”马普尔小姐大声说。

在她的房屋门口的小路那边是一道栅栏。这时，栅栏外面有一个人回过头来问：“对不起，您在说什么？”

“我在自言自语。”马普尔小姐一边回答，一边转过身向栅栏外面望过去。

住在圣玛丽米德的人，多半她都认识，即使不很熟悉

也面熟。但是这一个人她却不认识。她是一个矮胖的女人，穿着一条很旧却结实的苏格兰呢裙子，一双质地优良的乡村便鞋，一件翡翠色的绒线衫和一条手工编织的羊毛围巾。

“恐怕一个人到了我这个年纪都会这样。”马普尔小姐添了一句。

“您这儿有一座非常漂亮的花园。”那个女人说。

“现在还不是十分漂亮，”马普尔小姐说，“要是我能够照管它……”

“哦，我知道了，我明白您刚才的想法。我猜想您也有那样的老花匠——我记得许多他们的名字，大多数都很粗俗——一些老家伙。他们说，他们懂得各种园艺。其实他们是有时懂，有时却什么也不懂。他们来了，茶喝得多，却只能干一点轻微的除草的活。他们之中有些人很和蔼，但仍然会使人生气。”她又说，“我本人就是一个热心的园丁。”

“您住在此地吗?”马普尔小姐颇有兴致地问道。

“嗯，我和一个叫黑斯廷斯的太太住在一起。我听她谈到过您，您不是马普尔小姐吗?”

“哦，是的。”

“我来这儿是做一名陪伴兼园丁的。顺便说一句，我的名字叫巴特利特，巴特利特小姐。那里要做的事儿其实不多，”巴特利特小姐说，“她正一心迷在什么一年生植物上面，没有什么真正可以埋头做的事儿。”说着这话的时候，她伸出双手，做出把头埋在手里的动作。“当然，我

也得做一点杂事，比方说去商店买东西什么的。不管怎样，如果您随时想要我来，我都能为您效劳一两个小时。我敢说，我会比您现在能找到的任何花匠要好。”

“那太好了，”马普尔小姐说，“我最喜欢花，不大关心草木。”

“我替黑斯廷斯太太培植草木，单调，可是非做不可。好了，我要走了。”她的眼光把马普尔小姐从头打量到脚，好像要记住她似的，然后爽快地点了一下头，慢慢地走了。

黑斯廷斯太太？马普尔小姐记不起黑斯廷斯太太这个名字来。黑斯廷斯太太一定不会是一个老朋友；她也一定从来就不是一个园艺上的好朋友。哦，对了，那可能是住在直布罗陀路末端的那些新房子里面，去年曾搬进去几家。马普尔小姐一边叹息，一边苦恼地望着金鱼草。看到几根杂草她就想把它们连根拔掉，看到一两根出条她就想用剪枝刀把它们剪除。最后，她叹息着，极力抵制住诱惑，沿着小径转回到她的住房来。她又回想起拉菲尔先生来。他们曾经……他和她……那时她年轻，他们经常引用的那本书是什么名字呢？《夜航船》，很可能是吧。真的，她回想起来了，船在黑夜中驶过……那是个晚上，她去请求他——不，要求他——帮忙。她坚持认为再不能耽误了，他同意了，而且立刻收拾行装去乘火车！或许就在那次她颇有点狮子性格？不，不，那显然不对，她当时不是在发脾气，是在坚持办一件需要马上着手办的事。这一点他也懂得。

可怜的拉菲尔先生。那艘在黑夜航行的轮船是一艘非常有趣的轮船。如果你看惯了他的粗暴，他也会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啊。不！她摇了摇头，拉菲尔先生绝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好了，她必须把拉菲尔先生从头脑中排除。

船在夜晚驶过，相遇时互相致敬；
黑暗中只有信号灯和遥远的声音。

她大概再也不会想到他了，她会注意看他的讣闻是否会登在《泰晤士报》上。但是她认为那不大可能，他并不是一个知名人士，他不过是很富有而已。当然，许多在报上登讣闻的人，也仅仅是因为他们有钱。但是，她认为拉菲尔先生的有钱不属于那一类。他不是一个杰出的实业家，也不是一个著名的金融家或者一个显赫的银行家。他只不过是一生赚了庞大数量的钱……

第二章
暗号——复仇女神

1

大约在拉菲尔先生死后一星期左右，马普尔小姐从她早餐的盘子里拿起一封信，她在拆开之前先端详了一会儿。今天早上来的另外两封信是账单，或者是账单收据。不管是什么都不能引起她的兴趣，只有这封信才可以。

邮戳是伦敦的，地址是用打字机打印的，信封又长又考究。马普尔小姐用那把裁纸刀——她总把它放在盘子里以便随时使用——整整齐齐地把信封裁开。寄信人是律师兼公证人布罗德里伯和舒斯特先生；地址是布卢姆斯伯里。这封信措辞彬彬有礼，而且用的是法律上的语言，意思是邀请她在下星期的某一天到他们的办公室去谈谈，商量一个与她的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日子就暂定在二十四号，星期四。假使这一天不方便，那就请她告诉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哪一天她会在伦敦。他们附带提

到，他们是已故的拉菲尔先生的律师，他们知道她与拉菲尔先生很熟。

马普尔小姐有点迷惑地皱起了眉头，一边思索着收到的这封信，一边异常缓慢地站起来。彻里护送她下了楼。彻里总是小心谨慎地在大厅里走来走去，这样就可保证马普尔小姐不致因为独自下楼而造成不幸。因为楼梯是老式的，中途有一个急转弯。

"你对我照顾得真周到，彻里。"马普尔小姐说。

"这是应该的。"彻里说，这是她的口头禅。"像您这样的好人太少了。"

"好了，谢谢你的夸奖。"马普尔小姐踏下了楼梯的最后一阶。

"没有出什么事吧？"彻里问道，"您看上去有点不高兴，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没有什么。"马普尔小姐回答，"我收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寄来的一封颇不寻常的信。"

"该不是有什么人借故告了您吧？"彻里问。她总爱这么想，律师的信总是会和某种灾难联系在一起。

"哦，不是的，"马普尔小姐说，"不是你所说的那一类事情。他们只是请我下个星期到伦敦去会见他们。"

"您或许会得到一笔遗产。"彻里带着希望的口气说。

"我认为那简直不可能。"马普尔小姐回答。

"谁又料得到呢？"彻里说。

马普尔小姐坐到她的椅子上，从绣花手提袋里取出编织物，开始考虑拉菲尔先生给她留下一笔遗产的可能

性。她现在觉得似乎比刚才彻里提到这件事的时候更不可能了。她认为,拉菲尔先生不会是做出这种事情的人。

要她按指定的日子去是不行的,她得去参加妇女协会的一个会议,讨论增加额外修建的两间小房的款项。不过,她写信给他们,约定在下一个星期的某一天。她及时收到了回音,约会确定了下来。她很想知道布罗德里伯和舒斯特先生是什么样子。信上签名是J. R. 布罗德里伯,显然他的职务较高。马普尔小姐想,可能拉菲尔先生在他的遗嘱里给她留下了一些小小的学术论文或者纪念品;或许是他的书房里的几本有关奇花异卉的书,这些书他认为会引起一个热心园艺的老太婆的兴趣;再要么就是他的叔祖母的一枚浮雕胸针。她喜欢这样想入非非,也觉得这不过只是一些想象,因为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得由这些遗嘱执行人——假如这些律师就是——寄来了什么而决定,来一次会面是用不着的。

"嗯,好吧,"马普尔小姐说,"我下星期二就会知道了。"

2

"她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布罗德里伯先生对舒斯特先生说,同时望了一下钟表。

"应该是一刻钟之内到的。"舒斯特先生说,"不知道

她是否会准时来。”

“啊，我想会的。她已经过了中年了，我想她一定比今天那些浮躁的年轻人要注意小节得多。”

“我真想知道她是胖是瘦？”舒斯特说。

布罗德里伯摇了摇头。

“拉菲尔先生没有把她的模样说给你听吗？”舒斯特先生问。

“每次谈到有关她的一切，他就格外守口如瓶。”

“整个事情对我来说似乎非常奇怪。”舒斯特先生说，“倘若我们对于这件事的意义知道得更多一点……”

布罗德里伯先生沉思地说：“那可能与迈克尔多少有点关系。”

“什么？过了这么多年还有关系？不可能吧？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难道他提到过……”

“不，他什么也没有提到过。他的心事一点也没有透露给我，就只告诉我该做些什么。”

“你认为他变得有点反常了，尤其是临终的时候，是吗？”

“一点也不，他的神志一直很健全。无论如何，他的疾病从来没有影响他的大脑。在他生前最后的两个月里，他获得了二十万英镑的特别红利，这就能说明问题。”

“他很有眼光。”舒斯特先生带着敬意说，“真的，他从来就很有眼光。”

“一个伟大的金融头脑。”布罗德里伯先生也用一种恰如其分的尊敬的语调说，“像他那样的人不多，大多是

可怜虫。”

桌上响起一阵电话铃声，舒斯特先生拿起听筒，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简·马普尔小姐按约候见布罗德里伯先生。”

舒斯特先生望着他的伙伴，扬起一边眉毛，要求对方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表示。布罗德里伯先生点了点头。

“引她进来。”舒斯特先生说，接着说道，“现在我们就会看到她了。”

马普尔小姐走进了房间，一位身体瘦弱、神色忧郁的长脸中年绅士站起来欢迎她。这显然是布罗德里伯先生，他的外表与他的名字是不相称的①。跟他一起的是一位稍微年轻但个儿却显得大些的中年绅士，他的头发呈黑色，眼睛小而锐利，似乎是双下巴。

“这是我的同事，舒斯特先生。”布罗德里伯先生介绍说。

“我希望您不会觉得楼梯太高吧。”舒斯特先生说。“她至少有七十岁，可能接近八十。”他心里想。

“我上楼的时候总有点气喘。”

“这是一幢老式建筑，没有电梯。”布罗德里伯抱歉似的说，“嗯，我们事务所建立很久了，我们也没有去追求那些也许是顾客们所希望的现代化设施。”

“这间房的格局很令人舒服。”马普尔小姐彬彬有礼

① 布罗德里伯——Broadribb有“魁梧的体格”之意。——译注

地说。

她接受了布罗德里伯先生递给她的椅子。舒斯特先生客气地离开了房间。

“我希望这把椅子很舒适。”布罗德里伯先生说，“我想把窗帘稍稍拉拢一点，可以吗？您会感觉到太阳有些刺眼的。”

“谢谢您。”马普尔小姐感激地说。

按照老习惯，她笔直地坐在那儿。她穿着一套粗花呢便装，戴着一串珍珠和一顶天鹅绒小帽。布罗德里伯暗忖：“真是个典型的乡下女人，不大懂事的老姑娘，可能头脑不大清楚——也不一定。好锐利的眼睛。我真想知道拉菲尔是在什么地方碰到她的。大概是什么人从农村来的姑妈吧？”这些念头从他的脑中闪过以后，他就用闲谈天气的方式引入了话题——谈到今年早春霜冻所产生的恶果以及他认为其他适合的话题。

马普尔小姐做了一些必要的反应，平静地坐着等候这次约会的开场白。

“您大概很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请您到这里来吧？”布罗德里伯先生摊开了他面前的几张纸，笑了笑，说道，“无疑您已经听到了或者从报纸上看到了拉菲尔先生的死讯。”

“我从报纸上看到的。”马普尔小姐说。

“我知道他是您的一位朋友。”

马普尔小姐说：“我认识他不过一年多一点。”她又添了一句：“是在西印度群岛。”

"哦,我记起来了,他到那里去过。我相信那是为了他的健康,去那里对他或许会有益处。但是正如您所知道的,他早已病得很厉害了,腿跛得很严重。"

"是吗?"马普尔小姐说。

"您跟他很熟吗?"

"不,"马普尔小姐说,"还不能那样说。我们在同一家旅馆里住过,偶尔地谈过几次话。自从我回英格兰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他了。我非常安静地住在乡村里,您明白,我总认为他是一个专心事业的人。"

"他继续处理他的生意,一直到……嗯,我几乎可以说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布罗德里伯先生说,"他非常有金融头脑。"

"我相信是那样的。"马普尔小姐说,"我很快就看出了他是一个……嗯,一个地地道道的非凡人物。"

"我不知道您是否有这么一个看法——也许是在过去偶然受过拉菲尔先生的暗示——认为我们是因为受了委托才把这份提议向您说明的。"

"我觉得很难想象拉菲尔先生会有什么提议需要向我说明,这简直不可能。"

"他对您有非常高的评价。"

"这是他的好意,不过他没有说对,"马普尔小姐说,"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您无疑也意识到,他是作为一个富翁死去的。总的来说,他遗嘱的条文很简单。早在他死之前他就决定了他的财产如何处理,委托人和其他受益者都做了安排。"

“我相信现在看来那是很平常的程序。”马普尔小姐说，“虽然我本人并不懂钱财方面的事。”

“这次约会的目的，”布罗德里伯先生说，“也就是按照委托，我通知您：已有一笔款项为您存放，一年后就完全属于您了。但是您得接受一个提议，这个提议我马上就要让您知道。”

他从面前的桌子上拿起一个密封的长信封，从对面递给了她。“我认为，您最好是亲自看一看里面的内容，用不着慌，慢慢地看。”

马普尔小姐很从容。她用布罗德里伯先生递给她的小裁纸刀把信封裁开来，取出信纸——是用打字机打印的——开始看着。她又把它折叠起来，然后再翻开来看，看完了望着布罗德里伯先生。

“这里面的话很不确切，难道没有更详细的说明么？”

“就我所知，没有。我要把这交给您，并且告诉您遗产的总数。总数应该是两万镑，而且免收遗产税。”

惊呆了的马普尔小姐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望着他。布罗德里伯先生停住不讲了，他仔细观察着她。她的惊诧是无可置疑的。很显然，马普尔小姐完全没有想到会听到这样的话。布罗德里伯先生很想知道她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她直着眼睛望着他，那种严厉的目光只有自己的姑妈才会有。

她说话了，几乎像是谴责：“这是一笔数目很大的钱呀。”马普尔小姐说。

“不像以前那么大了。”布罗德里伯先生说。（他好不

容易控制住自己没有说出："今天只能算区区小钱。"）

"我不得不承认，"马普尔小姐说，"我感到吃惊，坦白地说，我真吃惊。"

她拿起文件又仔细地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想您知道这些内容吧？"她问。

"是的。拉菲尔先生亲自口授我写的。"

"他没有对您作任何解释吗？"

"没有。"

"如果他肯解释，岂不更好。这样的提议您总该提出过吧。"马普尔小姐说，现在她的声音里含有一点尖酸的成分。

布罗德里伯先生微微地笑了一笑。"您说得很对，我就是那样做的。我说，您会发现要确切懂得他的用意所在是很难的。"

"很不寻常。"马普尔小姐说。

布罗德里伯先生说："当然，现在没有必要让您给我做出答复。"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我还得仔细考虑一下。"

"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数目。"

"我老了，"马普尔小姐说，"我们说过了中年，老年是个更好的字眼。对我这个能否挣钱都值得怀疑的人，再加上能否让我再活一年去挣这个，说这笔钱是个可观的数目自然是很现实的。"

"任何年龄的人都不会轻视金钱。"布罗德里伯先生说。

"我可以用这笔钱给我所关心的那些慈善机关增加些福利。"马普尔小姐说,"世上总有这样一些人,我说的是别人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为他们尽点力的人——那么我不愿假装说干这类事没有乐趣或是不值得干或是干不起——我想拉菲尔先生会知道得很清楚,一个老人一旦出乎意料地能做这类事,会给她带来很大的快乐。"

"的确如此。"布罗德里伯先生说,"到国外去逛逛,怎么样?这样规模的旅行目前可多啦!戏剧、音乐会——丰富精神生活的种种方式。"

"我的趣味没有那么广。"马普尔小姐说,"山鹑,"她若有所思地说道,"现在很难买到山鹑,而且价钱也很昂贵。我爱吃山鹑——一整只山鹑就很够了。蜜饯栗子是奢侈品,我不能经常享用。也可能去看看歌剧,这就意味着租一辆汽车把你送到伦敦中心戏院,再把你接回来,并在旅馆里住一晚上。不过我觉得还是少扯些闲话的好。"她说,"等我把这个带回去再仔细想想。真的,究竟是什么使拉菲尔先生……您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提出这个建议,也一点不知道为什么他认为我能够为他效劳吗?他一定清楚我们见面已经是一年多以前,近乎两年以前的事了;也一定知道我比以前更虚弱,更不大能够运用我原来可能有的那一点才能了。像这类探案性质的事,比我更能愉快胜任的人比比皆是,何必冒险来找我?"

"坦白地说,这样想也是可以理解。"布罗德里伯先生说,"但是他选中了您——马普尔小姐。我的好奇心可能

有点无聊，不过请原谅我这么问：您是否曾经——哦，我应该怎么说呢——涉及过犯罪或者犯罪调查?"

"确切地说我并没有，"马普尔小姐说，"我不是内行。我从来就不曾当过缓刑监视官或者是坐在法官席上的法官，也从来不曾和侦探事务所有过任何联系。给您解释一下，布罗德里伯先生，我所想的仅仅只是我适合做的和拉菲尔先生应该做的；解释一下，无论如何，我所能说的也只是当我们住在西印度群岛的那段日子，拉菲尔先生和我两人曾经侦查过发生在那里的一桩罪案，那是一桩神秘、复杂的谋杀案。"

"您和拉菲尔先生破了那个案子?"

"我还不能那样肯定。"马普尔小姐说，"拉菲尔先生依靠他特有的个性，而我则因为注意到了两点明显的迹象，我们一起成功地制止了第二次谋杀案件的发生。我单独是不能做那件事的，我的身体太虚弱了；拉菲尔先生单独也不能做那件事，因为他是个瘸子。不管怎么说，我们采取了联合行动。"

"我还有个问题想要问您，马普尔小姐，'复仇女神'这个词对您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复仇女神'，"马普尔小姐说。显而易见地，她的脸上缓缓现出使人意想不到的一笑。"是的，"她说，"那对我有着某种含义，那对我，对拉菲尔先生都有着某种含义。我跟他说起过，他对我把我自己称作'复仇女神'这一点感到非常好笑。"

布罗德里伯先生所期望的并不是这个。他惊讶地望

着马普尔小姐，这是拉菲尔先生当年摸进加勒比海边的一间寝室时所感到的一种惊讶。真是一个既漂亮又多才的老姑娘。不过，真的……“复仇女神”！

“我相信您也有同感。”马普尔小姐说。她站了起来，“假如您在这件事里找到或者收到更多的指示，布罗德里伯先生，请您让我也知道。没有哪类指示会使我觉得奇怪的。至于拉菲尔先生要求我去做的或者试图要我去做的，没有更多的指示，我会云里雾里的。”

“您不熟悉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的……”

“是的。我告诉您，他只是我在国外旅行的一个同伴，我们在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里有过某种合作，如此而已。”她刚刚准备走到门口去，突然转过身来问：“他曾有过一位秘书，埃丝特·沃尔特斯太太。我想冒昧地问一下，拉菲尔先生是否给她留下了五万英镑？”

“他的遗产会在报纸上登出来的。”布罗德里伯先生说，“这个问题我可以做一个肯定的答复。顺便告诉您，沃尔特斯太太的名字现在改为了安德森太太，她又结婚了。”

“那太好了。她是个寡妇，有一个女儿。看起来她是个称职的秘书，十分了解拉菲尔先生，是个好女人。我很高兴她也得到了遗赠。”

当晚，马普尔小姐坐在她的直背扶手椅上，双脚伸向壁炉，炉中正烧着一团小火用来抵御寒流。按照以往的经验，这种寒流随时可能在英格兰降临。她再一次从早上收到的长信封里取出文件，带着某种程度的不信任读

着，有时稍稍读出点声音来，仿佛这样可以加深这些语句在脑中的印象：

致简·马普尔小姐，圣玛丽米德村

这封信在我死后将由我的律师詹姆斯·布罗德里伯先生送交给您。他是我聘请来处理我私人的法律事务而与生意无关。他是一个稳健、可靠的律师，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有好奇这个毛病。我没有满足过他的好奇心，这件事的某些方面只能您和我知道。我们的暗号，亲爱的女士，是“复仇女神”。我想您不会忘记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情况下您首次对我提到这个词的。根据我这么多年在商业活动方面的经验，我学会了要在我自己想聘用的人身上找到什么。他必须有一种本领，能够胜任我交给他的特殊工作。那既不叫知识，也不叫经验，惟一能说明它的字眼就是本能——一种可以干某件事情的天资。

您，亲爱的，假如我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具有一种天赋的判断事情的本领，这就导致您也具有一种天赋的分析罪恶的本领。我想要您去调查一件罪案，我已吩咐准备了一笔款子，倘若您接受了我的请求，并且使罪行真相大白，那么这笔钱就会绝对属于您了。我跟您订一年的合同。您并不年轻，但是我可以说，您很坚强。我相信您至少还可以活一年。

我想这件工作不会使您讨厌的。我应该说，您具有分析问题的天赋。在这段时期内，为这项工作

而必需的资金您随时都可以得到。我给您这个工作也是为了使您目前的生活得到一种调剂。

我想象着，您正坐在一张椅子里——一张为了您所患的某类使您痛苦的风湿病而特别置备的、舒适的椅子里。所有像您这样年龄的人，我认为，几乎都患有某种风湿症。如果它影响到您的膝盖或脊背，您会感到非常难受，那么您就只好把时间用来打毛线。我可以想象您浑身裹在一团粉红色的羊毛织品中，就像有一天晚上我被您的催促所打搅，从睡梦中醒来时所看到的一样。

我想象得出您编织了更多的毛衣、头巾和好些我叫不出名称来的其他东西。如果您喜欢继续编织，那就由您自己决定；如果您愿意为正义事业效劳，我希望您至少会发现它是很有趣的。

让正义如流水，源源不绝。

让公理如小溪，永不停息。

阿摩司

第三章
马普尔小姐采取行动

1

马普尔小姐把这封信看了三遍，然后把它丢在一旁。她微微皱着眉头，坐在那儿考虑着这封信的含义。

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她自己对于确切的消息异常缺乏。从布罗德里伯先生那里她会得到更多的消息吗？她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不会，那并不符合拉菲尔先生的计划。可是到底拉菲尔先生希望她怎么去做呢？去侦查一件她一无所知的案子吗？那是阴谋，经过几分钟的考虑后，她断定那是拉菲尔先生有意安排的阴谋。她又回想那段短暂时期里她所认识的他，他的伤残，他的坏脾气，他偶尔表露出来的聪明和幽默。她想，他爱作弄人。她感觉，他一直爱作弄人，而这封信势必会让布罗德里伯先生的好奇天性受到挫折。

这封信对于他所要她做的事连丝毫的线索也没有提供。可以说，信对她毫无帮助。她认为，拉菲尔先生很显然并没有想使它有任何用处，他有着——她该怎么说呢——

其他主意。同样地，她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是不能着手进行的，这几乎就像是不给提示的纵横字谜。应该会有暗示，她应该知道她需要做什么，她需要到哪里去。为了更好地集中注意力，她是否需要放下编针，坐在靠椅上解决什么难题；或者是拉菲尔先生打算让她乘坐飞机或是轮船去西印度群岛或是南美或是其他什么地点？要么就是她自己找出答案她该怎么做；要么就是她会得到什么明确的指示。会不会是他认为她有足够的智慧能猜谜语，能提出问题和寻求解决的方法？不，她不十分相信这点。

“假若他那样认为的话，”马普尔小姐大声说道，“那他就是个傻瓜。我的意思是说，他在生前是个傻瓜。”

但她并不认为拉菲尔先生曾经是个傻瓜。

“我会得到指示的，”马普尔小姐说，“不过那是什么指示呢？什么时候得到呢？”

直到这时她才突然想到，她的确接到了一个用不着多问的指示。她又朝着空气大声喊起来。“我相信永恒的生命，”马普尔小姐说，“我不能确定你在哪里，拉菲尔先生，但是我毫不怀疑你现在就在附近。我一定尽我所能来完成你的遗愿。”

2

三天以后，马普尔小姐写了封信给布罗德里伯先生。

信写得很短，但非常扼要。

亲爱的布罗德里伯先生：

我考虑过您的意见，现在我要让您知道我已经决定接受已故的拉菲尔先生对我提出的建议。我将尽我的努力去完成他的遗愿，虽然我一点也不能担保成功。的确，我很难看出那有成功的可能性。从他的信里我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指示，也不曾以任何方式——我觉得这个字眼很简洁。倘若您知道更多的情况，从中能找出明确的指示，我想您会乐意告诉我的；但是既然您没有这样做，那就说明情形并非如此。

我猜想拉菲尔先生死的时候身心都很健康吧？我认为我应该有理由问一下，在他活着的最后一段时期里有什么案件引起过他的兴趣？无论是在事务上的还是在私人关系上的。他是否因为某些案件明显地审判不公，违背了他深切感觉的正义，而向您谈到过他的愤懑或是不满呢？假使是这样，我认为我应该有理由要求您告诉我，在他的亲戚朋友中，最近是否有人吃了些苦头，成为某项不公正裁决的牺牲者；或者是可以称为此类情形的？

我相信您一定会懂得我为什么要询问这些。的确，就是拉菲尔先生本人也会希望我这么做的。

3

布罗德里伯先生把这封信给舒斯特先生看，后者正靠在椅子上吹着口哨。

他说："她准备接手这件工作了，是吗？真是个有趣的老家伙。"接着他又说："我想她也可能知道点什么，是吗？"

"显然不会。"布罗德里伯先生说。

"我真希望我们知道。"舒斯特先生说，"拉菲尔是一个古怪的家伙。"

"一个难对付的人。"布罗德里伯先生说。

"我连一点主意也没有。"舒斯特先生说，"你有吗？"

"我也没有。"布罗德里伯先生说。他又加了一句，"我猜想，他不想要我有。"

"嗯，他这样一来，事情就更难办了。我一点也看不出一个乡下老女人能够解释一个死人的思想，能够知道他的怪念头。你该不会以为拉菲尔是想把她引到歧路上去吧？她着手了吗？笑话！或许拉菲尔觉得她自以为是解决乡村疑难问题的能手，因而要给她一个厉害的教训……"

"不，"布罗德里伯先生说，"我倒不这样认为，拉菲尔不是这种人。"

"他有时是一个捣蛋鬼。"舒斯特先生说。

"是的。可也不……我认为他对这件事是严肃的。

是什么伤了他的心，事实上我确信是什么伤了他的心。”

“他没有告诉过你是怎么回事？连起码的暗示也没有？”

“那么他怎么会希望……”舒斯特先生突然停住。

“他不可能真的想从中得到什么结果，”布罗德里伯先生说，“我的意思是，那老女人准备怎样着手呢？”

“如果你问我，我会说那是个恶作剧。”

“两万镑可是一大笔款子啊。”

“是的。但是假若拉菲尔知道她做不了呢？”

“不，”布罗德里伯先生说，“他不会那么蠢。他一定认为她有着手的机会或者总能发现点什么。”

“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

“等着瞧，”布罗德里伯先生说，“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总会有一些进展的。”

“你在哪里得到什么锦囊妙计了吗？”

“我亲爱的舒斯特，”布罗德里伯先生说，“作为一个律师，拉菲尔先生绝对相信我的人格和谨慎，那些锦囊妙计只有在某种情况下才会公开，可是至今还没有一种情况出现。”

“而且永远也不会出现。”舒斯特先生说。

这次谈话就此结束了。

4

布罗德里伯先生和舒斯特先生都很幸运地能够全力

从事他们的事业。马普尔小姐却没有这么幸运，她一边编织一边沉思；她也外出散步，有时彻里劝阻她这样做。

“您知道医生是怎么说的，您不能有过多的体力活动。”

“我走得非常慢，”马普尔小姐说，“而且我什么事都不做——我的意思是指挖土或者锄草。我只不过，对了，我只不过缓缓移动着脚步，一边想点什么。”

“想什么呢?”彻里稍感兴趣地问。

“我希望我能告诉你。”马普尔小姐说。然后她要彻里再给她拿一条围巾来，因为外面有点冷风。

“是什么使她坐立不安，我真想知道。”彻里对她的丈夫说道，同时她在他面前放了一盘中国式的腰花盖浇饭。

“中国式米饭。”她说。

她的丈夫点头赞许道：“你的烹调手艺越来越高了。”

“我很为她担心，”彻里说，“我担心是因为她有点忧郁。她有一封信，就是这封信使她神魂不安的。”

“她需要的就是静坐，”彻里的丈夫说，“安心地静坐；从图书馆借几本新书；再有一两位朋友看看她。”

“她正在探索着什么，”彻里说，“属于计划一类的，想着如何着手。这就是我所看到的。”

讲到这里，她停住了，她把咖啡端进去摆在马普尔小姐的旁边。

“你认识一个住在附近的新房子里的女人吗？她叫黑斯廷斯。”马普尔小姐问，“还有一个我想是叫巴特利特小姐的跟她住在一块儿……”

“什么？您指的是村头那栋全部重新修理和粉刷过的房子？住在那里的人时间都不长，我不晓得她们的名字。您为什么想要知道这个呢？她们并不很有趣，至少就我所知道的是如此。”

“这两个人是亲戚吗？”马普尔小姐问。

“不，我觉得她们只不过是朋友。”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马普尔小姐说了一半突然停住。

“您很想知道什么？”

“没有什么。”马普尔小姐说，“把我的书桌擦干净，好吗？再把钢笔和纸给我拿来，我要写一封信。”

“写给谁呢？”彻里带着她那天生的好奇心问道。

“写给一位牧师的妹妹。”马普尔小姐回答，“牧师的名字叫卡农·普雷斯科特。”

“那就是您出国在西印度群岛遇到的第一个人，对吗？您从您的影集里把他的相片指给我看过。”

“是的。”

“您没什么不舒服吧？就只是写封信给一位牧师吗？”

“我感到舒服极了。”马普尔小姐说，“我正想找点什么事情忙忙，而这只有普雷斯科特小姐可以帮助我。”

亲爱的普雷斯科特小姐：

我希望您没有忘记我。倘若您还记得的话，我是在西印度群岛的圣·霍诺拉遇到您和您的兄长

的。我希望亲爱的卡农身体还好，也希望去年寒冬的气候不至于使他的哮喘病过于折磨他。

我写信是想问您能否告诉我沃尔特斯，埃丝特·沃尔特斯太太的地址。这个您会从在加勒比海的那些日子里回忆起来的，她是拉菲尔先生的秘书。她在那时也曾经把地址告诉过我，但是不幸得很，我不知道把它丢到哪儿去了。我急于写信给她。因为她曾经问过我一些园艺方面的问题，而我在当时又无法告诉她。前几天我听说她又结婚了，当然是辗转传闻，因此我并不认为完全靠得住，或许您知道得比我更多些。

我希望这不至于太麻烦您。请代我问候您的哥哥，并祝您幸福。

简·马普尔

马普尔小姐发了这封信后心情感到舒畅了一些。

“至少，”她说，“我已经着手做了点什么。并不是我抱了什么希望，但也许会有所帮助的。”

普雷斯科特小姐几乎立刻就回了信。她是个有才干的女人，她写了一封令人愉快的信，并把沃尔特斯太太的地址也附上了。

我从来不曾直接听到过有关埃丝特·沃尔特斯的情况。不过和您一样，我也是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她们曾看到过她的结婚启事。我相信，她现在的

名字要不是奥尔德森就是安德森太太。她的地址是汉普郡温斯洛别墅，在奥尔顿附近。我哥哥问您好。可惜我们住得太远，我们住在英格兰的北部，而您却住在伦敦的南面。我真希望我们将来还会有机会再聚首。

琼·普雷斯科特

“温斯洛别墅，奥尔顿。”马普尔小姐一边念着，一边把它写了下来。“真的，离这儿不远，一点也不远。我可以——我不晓得用什么方法最好——租一辆出租汽车，稍微显得有点奢侈，不过假如能有什么收获的话，那还是划算的。现在我是事先写信通知她呢，还是碰机会呢？真的，我认为最好还是碰机会。可怜的埃丝特，看来她不会怀着旧情想起我来了。”

马普尔小姐又回忆起她的一系列往事。很可能是因为她在加勒比海的种种活动，才使埃丝特·沃尔特斯从当时正酝酿中的一件暗杀阴谋中获得了拯救。至少，马普尔小姐相信是如此；但是埃丝特·沃尔特斯似乎不相信会有这类事情。

“真是一个善良的女人。”马普尔小姐说，接着又用一种温柔的语调喊道：“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太容易上坏人的当了。事实上，我还认为，她只要有一点机会就会跟一个杀人凶手结婚的。”若有所思的马普尔小姐压低了声音继续说道：“我也许救过她的命，事实上，我几乎完全相信那回事；但是，我觉得她好像不同意这一点。她也许很

不喜欢我，这就使我更难从她那里了解到什么情况了。不过还是应该去试一下，这总比老坐在这里干等待要好。”

拉菲尔先生写那封信给她该不会是想跟她开玩笑吧？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厚道的人，很有可能捉弄人的感情。

“无论如何，”马普尔小姐说，她看了一眼时钟，决定早点上床睡觉，“一个人在睡觉之前思索问题，主意就会涌来。也许这次就能这样。”

5

“睡得好吗？”彻里一边把早茶放到马普尔小姐肘旁的桌子上，一边问。

“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马普尔小姐回答。

“是噩梦吗？”

“不，不，不是那一类的。我在同某个人谈着话，这个人我并不认识，仅仅只是谈谈话。然后当我再看的时候，我发现已不是跟我谈话的那个人了，他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真奇怪。”

“有点混乱。”彻里说道。

“那正好使我回想起什么事情，”马普尔小姐说，“或者我认识的什么人。给我叫‘英奇’来好吗？大约十一点

到这里来。”

“英奇”是马普尔小姐过去生活中的一部分，原来是出租汽车的主人的名字。老英奇死后，由他的儿子小英奇继承事业，那时他四十四岁，他的家业包括一间停车房和两辆旧汽车。等他死后，停车房就不断易主改名，皮普车行、詹姆斯出租和阿瑟出租等。不过老居民还是叫它“英奇”。

“您不会是想去伦敦吧？”

“不，我不是到伦敦去。我的午餐可能是在哈瑟米尔吃。”

“现在您打算干什么？”彻里疑虑地望着她说。

“想凭运气去见一个人，可又要使人看起来是偶然的。”马普尔小姐说，“那的确不怎么容易，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做得到。”

十一点半，出租汽车已经在外面等候。马普尔小姐告诉彻里：“按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好吗，彻里？问一下安德森太太是否在家，假若是安德森太太接的电话，或者她准备来接电话，就说有一位布罗德里伯先生想要跟她讲话。”马普尔小姐说，“你就说你是布罗德里伯先生的秘书。假若她出去了，就问一下她什么时候会在家里。”

“那么如果她在家，而且跟我通了话呢？”

“就问她能够安排下星期的哪一天在伦敦布罗德里伯先生的办公室跟他会面。等她告诉了你，就把它记下来，然后把电话挂上。”

“亏您想得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为什么要我

做这事呢?”

“记忆是一种奇怪的东西,”马普尔小姐说,“有时一个人会记起一种声音——这声音即使有一年多没有听到过。”

“那么这个叫什么名字的太太从来没有听到过我的声音,是吗?”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这就是为什么要你去打那个电话的原因。”

彻里按照她的指示做了。她知道的是安德森太太外出买东西去了,不过她会回来吃午饭的,而且整个下午都会待在家里。

“嗯,那就好办了。”马普尔小姐说,“‘英奇’在这儿吗? 啊,还在。早上好,爱德华!”她对阿瑟出租汽车的司机乔治说道:“现在我要你去的就是这个地方。我认为那至多一个半小时就够了。”

远征开始了。

第四章

埃丝特·沃尔特斯

埃丝特·沃尔特斯从超市出来，走到她停车的地方。她正想着停车一天比一天困难了，不料迎面撞着了一个有点跛脚的老妇人。她连忙道歉，而那一位却惊叫起来：

“哎呀，真的！您是，的确，您是沃尔特斯太太，不是吗？埃丝特·沃尔特斯？我想，您不记得我了吧？简·马普尔。我们在圣·霍诺拉的一家旅馆见过面的，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有一年半了。”

“马普尔小姐？当然是的。真没想到会看见您。”

“非常高兴能见到您。我和几个朋友在这附近吃午饭，不过等一会我还得从奥尔顿回去。今天下午您在家吗？我很乐意与您闲谈，看到一个老朋友太叫人高兴了。”

“当然在家，三点钟以后任何时间都行。”

就这样安排好了。

“老简·马普尔，”埃丝特·安德森笑着自语道，“真没想到她还活着，我原以为她早就死了。”

刚好三点半，马普尔小姐按响了温斯洛别墅的门铃，埃丝特打开门并引她进去了。

马普尔小姐在指给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情绪纷乱

造成她的举止不安，她每逢稍感惊扰，或者她自己觉得稍感惊扰，就会如此。但在目前情况下却不该这样，因为事情的发展恰恰和她所希望的一样。

“见到您真令人高兴，”她对埃丝特说，“再次见到您真是太让人高兴了。您知道，我觉得世界上的事情往往非常奇怪。你希望再次碰见谁，而且有把握碰得到，随着时间过去，这样的奇迹就会突然出现。”

埃丝特说：“那么，一个人就会说这个世界真小，是不是？”

“的确是的。而且我认为不仅如此，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好像非常大，西印度群岛离英格兰相当远。嗯，我的意思当然是说，我可能在任何地方遇到您，在伦敦或者在哈罗兹，在一个火车站上或者在一辆公共汽车里，有那么多的可能性。”

“是的，有许多可能性。”埃丝特说，“我确实没有想到会在这儿遇到您，因为您不大会出现在世界的这个角落，不是吗？”

“是的，您这儿的确离我住的圣玛丽米德很远，我认为大概有二十五英里。但是在这个国家，一个人要行走二十五英里，没有汽车的话——当然，我买不起汽车，不管怎样，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驾驶汽车——那就不用说了。因此，这个人就只好乘坐公共汽车去看他的邻居，或者自己在乡里租一辆出租汽车出发。”

“您看上去精神好极了。”埃丝特说。

“我正准备说您看起来精神好极了，亲爱的。我没有

想到您会住在世界的这一部分。”

“我刚来不久，事实上是从我结婚以后才来的。”

“哦，我不晓得，有意思。我想我一定错过了吃喜酒，我一向是不把结婚放在心上的。”

“我已经结婚四五个月了，”埃丝特说，“现在我的名字叫安德森。”

“安德森太太。”马普尔小姐说道，“嗯，我一定设法把它记住。那么您的丈夫呢？”

她认为，假使她不问及这个丈夫的话，那一定会很不自然的。老姑娘是有名的好发问者。

“他是一个工程师，”埃丝特说，“他管理着‘时间和动作研究部’，他……”她踌躇着说道，“比我稍微小一点。”

“那更好，”马普尔小姐立刻说，“哦，那更好，亲爱的。这年头男人要比女人老得快些，我知道过去人们并不这样认为，但是事实的确如此。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太操劳了。我认为，或许是他们的忧虑和工作都太多。这样，他们就得上了高血压或低血压的疾病，有时还患上了心脏病，他们也有胃溃疡的倾向。我认为我们的忧虑就没这么多，您知道。我认为我们女人更顽强。”

“或许吧。”埃丝特说。

现在她朝着马普尔小姐微笑起来，马普尔小姐感到放心了。她最后一次看到埃丝特的时候，埃丝特似乎显得有些恨她；而那时她大概也有些恨埃丝特。但是现在，嗯，现在埃丝特或许会稍有感激之情了。她可能已经认识到，要不是马普尔小姐，她现在可能已经在一处受人尊

重的教堂墓地的一块石板下面安息了，而不是跟安德森先生一起过那种想象中的幸福生活。

"您看起来气色很好，"她说，"也很快活。"

"您也是，马普尔小姐。"

"嗯，当然，我现在有些老了。一个人又有这么多的病，我的意思不是说绝症，绝不是那样；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患了某种风湿病，一会儿这里疼，一会儿又那里疼。她的脚已不是人们所喜欢的那个样子，有时背疼，或者肩膀痛，或者手痛。哎呀，一个人不应该谈这些事情的。您的房子好美啊！"

"是的，我们住在这里面很久了，大概四个月以前我们搬进来的。"

马普尔小姐向周围望了望，她认为这的确是这么回事。她也想到他们搬家时派头一定很大。家具很昂贵，很舒适——舒适得简直有些奢侈，上等窗帘，上等桌布。没有特别的艺术品味，不过她也不指望有这些东西。她想她是知道这个堂皇场面的来源的。她觉得那是靠了已故的拉菲尔先生赠给埃丝特的一笔钱。她很高兴拉菲尔先生并没有改变他的想法。

"我希望您看到过拉菲尔先生的讣告。"埃丝特说，她讲这话的时候就好像已经猜到了马普尔小姐的心思。

"哦，是的，我看到了。大约是一个月以前，不是吗？我很难受。嗯，我想，一个人自知要死会是非常丧气的吧——他几乎也是如此，可不是吗？他多次暗示过他不会久在人世了。我认为他在这方面是个很勇敢的人，您

认为呢?”

“嗯,他很勇敢,也确实非常善良。”埃丝特说,“您知道,我一开始替他工作,他就告诉我待遇会尽量从优,但我必须把钱积攒下来,因为别指望再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了。他是个十分守信用的人,对不对?但是很显然,他改变了主意。”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是的,我想他会那样。我认为,或许……当然,他并没有说什么……不过我很想知道。”

“他赠给了我很大一笔遗产。”埃丝特说,“钱的数目大得惊人。它的到来真是个极大的意外,起初我简直不相信。”

马普尔小姐说:“我想他就是要使您感到意外,我觉得他就是那样的人。”她又加了一句,“他留下了什么东西给……哦,他的名字叫什么呀,那个随员?”

“哦,您是指杰克逊吧?没有,他什么也没有留给杰克逊。不过我相信,他去年送给了杰克逊一些漂亮的礼物。”

“您知道有关杰克逊的更多的消息吗?”

“没有,自从在西印度群岛的那些日子以后我再也未曾遇到过他。回到英国以后他就没有同拉菲尔先生住在一起了,我想他是到杰尔西岛或是格恩西岛他的新主人那里去了。”

“我真想能再见拉菲尔先生一面。”马普尔小姐说,“想来似乎也奇怪,您、我、他,还有其他一些人能碰到一

块儿。而且过后，我又回到家里。六个月已经过去了——有时我想到在那段艰难日子里，我们之间的交往该有多密切，可我对拉菲尔先生的了解又是那么少。我这点感想就是在看到他的讣告那天引起的。我真希望我能够更多了解他一点，比方说，他是哪儿人？父母在哪儿，是个什么长相儿？他有没有孩子、侄子、表兄弟姊妹或者其他亲属？我很想知道。"

埃丝特·安德森微微笑了笑，她盯着马普尔小姐，看样子好像在说："是的，我相信您总是想知道您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的情况。"但是她只说了一句："不知道。但是有一件关于他的事是人所共知的。"

"那就是他很富有。"马普尔小姐立刻说道，"这就是您想要说的，对吗？当您知道某人很富裕，无论如何，嗯，您就不会再问了。我的意思是说，您就再也不会要求知道什么了。您只说：'他很有钱'；或者说：'他非常有钱'，说的时候您的声音不妨放低些。因为当您认识了一个大阔人，事情本身就够吸引人的了，是吗？"

埃丝特微微地笑了。

"他没有结过婚，是吗？"马普尔小姐问，"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妻子。"

"他好多年以前就失去了他的妻子，我相信，那大约是在他们结婚以后四五年的时候。她比他要年轻得多，我想，她是得了癌症死的，太可悲了。"

"他有孩子吗？"

"哦，有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一个女儿住在美

国，结婚了；另外一个女儿年纪很轻就死了。我碰到过一次他住在美国的女儿——她一点也不喜欢她的父亲。她是一个文静的、脸色忧郁的青年女子。”她又说，“拉菲尔先生从来不谈他的儿子，我想其中一定有什么烦恼，有些什么不好听的话。我相信他几年前就死了，总之，他的父亲从来就没有提到过他。”

“哎呀，那是够伤心的。”

“我想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相信他是出国到什么地方去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也许死在一个什么地方了。”

“拉菲尔先生为此非常忧伤吧？”

“跟他在一起的人都不会感觉到，”埃丝特说，“他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如果他的儿子辜负了他的希望，成了一个负担的话，他就会把整个担子都卸掉。在必需的时候或许还会寄点钱去，但是再也不会去想他。”

“人们会觉得奇怪，”马普尔小姐说，“为什么他从来没有谈到过他的儿子，也从来不说什么？”

“假使您记得的话，他是一个从来不多谈他的个人感情或者他的私生活的人。”

“是的，我记得。但是我想，或许您曾经……嗯，做他的秘书这么多年，他也许把他的难言的隐衷向您吐露过吧？”

“他不是一个爱吐露心事的人。”埃丝特说，“假若他有什么隐衷，我也不会相信。人们常说，他被他的生意迷住了。我看，他就是他生意的父亲；他的生意也就是

他最关心的儿子或女儿。他的兴趣在投资、赚钱、商业策略……”

“活着就别想快乐。”马普尔小姐喃喃地说，并用一种念口号的语调重复说着。这句话这些天来确实出现过，或者她也说过。

“所以在他死之前，没有什么事情使他特别感到忧虑的吧？”

“没有。您怎么会想到这个呢？”埃丝特惊奇地问。

“嗯，我真的没有这样想。”马普尔小姐说，“我只是想知道，因为忧虑的袭来总是当人们……我不是说老了，因为他的确不算老。我的意思是说，一旦你卧床不起，做不了像你以前做过的那样多的事情，遇事不得不将就一点，这样，忧虑就会来到你的心间，而且你很快就会感觉到。”

“是的，我懂得您的意思了。”埃丝特说，“但是我认为拉菲尔先生不是那样的。”她又说，“我很久以前就没有做他的秘书了，是在我遇到埃德蒙两三个月以后。”

“哦，对，您的丈夫。拉菲尔先生失去了您，一定很难过。”

“我不这样认为，”埃丝特坦然地说，“他对那类事情不会难过的，他马上又会找到另外一个秘书。事实也是如此，如果她不合他的意，他就会彬彬有礼地把她辞退，另外再去找，一直到找着他觉得合适的为止。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是的，我也能看到这点。不过他很容易发脾气。”

“嗯，他很乐于发脾气，”埃丝特说，“我觉得那对他颇

有点戏剧性。"

"戏剧性。"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地说,"您认为……我总想知道,您认为拉菲尔先生对犯罪学具有特殊的兴趣吗? 我的意思是说颇有研究。他……嗯,我不知道……"

"您的意思是指因为在加勒比海发生的那些事情吗?"埃丝特的声音突然变得生硬起来。

马普尔小姐觉得有点谈不下去了,可是她必须设法探得一点有用的消息。

"啊,不,不是因为那个。不过后来,他或许很想知道这方面的心理学;或者他对没有得到公正判决的案件发生了兴趣;或者……哦,嗯……"

她的话好像越来越词不达意了。

"他怎么会对那类事情感兴趣呢? 我们再也不要谈圣·霍诺拉岛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了吧。"

"好,不谈了,您说得对。很对不起您,我刚刚想起了拉菲尔先生有时谈过的一些事情。有时他的用语很怪僻,我只想知道他是否有什么理论,比方说,有关犯罪案件的。"

"他的兴趣完全集中在金融方面。"埃丝特很快地说,"真正狡猾的欺诈罪行可能会引起他的注意,其他就不大会了……"

她冷冷地盯着马普尔小姐。

"对不起,"马普尔小姐抱歉地说,"我……我不该谈那些幸而已经成为过去的伤心事。我也该走了,"她又说,"我要赶火车,时间很紧。唉呀,我的手提包呢? 哦,

在这儿。”

她收拾好她的提包、伞和几样别的东西，忙了一阵，情绪稍微缓和下来。她走出房门，又转过身来看看。埃丝特劝她再坐一会儿，喝杯茶。

“不，谢谢您，亲爱的，我来不及了。我非常高兴又见到了您。我恭喜您，衷心祝愿您幸福。我想，您以后再不会从事什么工作了吧，对不对？”

“噢，有人会。据说，他们觉得工作很有趣，他们没事干就无聊。不过我倒情愿过清闲日子，享受拉菲尔先生留给我的遗产。他太好了，我觉得他是要我……嗯，好好地享受它，甚至不惜让我像一个他所想象的傻女人那样把它挥霍掉。华丽的服装，时髦的发式什么的，过去他认为那都是些很无聊的东西。”她突然又说：“您知道，我喜欢过他，是的，我曾经十分喜欢他。我觉得那是因为他对我是一种挑战，与他是很难相处得好的，所以我想控制这一点。”

“也控制他吗？”

“嗯，不见得是控制他，不过可能要比他知道的多一些。”

马普尔小姐匆匆离开了，来到了马路上。她再一次回过头来挥手。埃丝特·安德森还站在台阶上，她也在一个劲儿地挥手。

“我认为可能有什么事情与她有关，或者是她知道底细。”马普尔小姐自言自语地说，“我觉得我弄错了，不，不管怎么说，也许这件事与她无关。哎呀，拉菲尔先生过于



期望我了，我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聪明。我想他是希望我把事情收集来——不过是什么事情呢？下一步我该干什么呢？我真想知道。”她摇了摇头。

她不得不把事情仔细地从头再想一遍。这件事情像是本来就留给她自己看着办的，要么就得了解全部真相；要么干脆不管；或者就是不用调查，等着瞧，也许会给她一些指示什么的。她闭上眼睛回想了一会儿拉菲尔先生的面孔；在西印度群岛，他穿着夏季的服装，坐在旅馆的花园里；他那满是皱纹的粗暴的脸以及那偶然表露出来的幽默。她真正想要知道的就是，当他制订这个阴谋并着手实施的时候，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是诱惑她接受，是劝告她接受，还是……嗯，有人或许会说是威逼她接受。第三种情况最像，她深知拉菲尔先生的为人。可是，就算他有什么事情想完成，而且选择了她去做这件事。为什么呢？是因为突然记起她来了吗？但是他怎么会记起她来的呢？

她又回忆起拉菲尔先生，回忆着在圣·霍诺拉所发生的事情。难道是在他将死的那几天，他因为思考那些问题，引起了他对游览西印度群岛的那些日子的回想？是不是因为关连到某些人——这些人在那儿是涉及在内的或是旁观者——而使他想起了马普尔小姐？有着某种联系吗？如果没有，他怎么会突然想起她的呢？究竟是什么使她能够对他有用呢？她老了，又有点急躁，完全是一个普通的人，身体既不结实，思维也不如以前灵敏了。她还有什么特殊的条件呢？她想象不出来。拉菲尔先生

是不是可能有点存心开玩笑呢？即使拉菲尔先生在死的时候还开一点玩笑，这也是适合他那独特的幽默性格的。

她不能排斥这一点，拉菲尔先生甚至在临死的时候还极想开一个玩笑，他有些怪脾气要得到发泄。

“我必须，”马普尔小姐果断地自语着，“我必须具备某些条件才行。”自从拉菲尔先生死了以后，他毕竟再也不能直接欣赏自己的玩笑了。她具有什么条件呢？“假如谁有什么事要找我，我能派上哪些用场呢？”马普尔小姐说。

她谦虚地衡量了一下自己。她很好问，正属于爱发问的年龄和类型，这很可能就是问题的症结。你可以派一个私家侦探或者派一个心理学调查者东访西探；但是说实在的，假使你派一个年纪较大的妇女——她具有爱打听的习惯，既好问，又健谈，很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那就容易多了，而且看起来也很自然。

“一个多嘴的老大姐。”马普尔小姐自言自语地说，“是的，我明白我是一个饶舌的女人。饶舌的女人也真多，她们都是一个样儿。当然，嗯，我很平凡，一个寻常的、稍微有点浮躁的老婆子，这当然也是有利的掩护。天哪，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想偏了？有时，我认为人都是差不多的，我这样说，是因为他们会使我回忆起我认识的某些人来。所以，我知道他们的某些缺点和优点，我知道他们是属于哪一类的，这就够了。”

她又回想起圣·霍诺拉和金棕榈旅馆。在她拜访埃丝特·沃尔特斯的时候，她曾经打算探索一个关键问题

的可能性。现在看来，那显然是毫无结果了。从她那里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深入调查下去的线索，没有什么迹象可以与马普尔小姐正忙于研究的问题联系起来，她对于他请她办的事是个什么性质仍是一无所知。

“天啊，拉菲尔先生！”马普尔小姐说，“你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她带着埋怨的口吻大声说。

过了一会儿，她上了床。当她把暖水瓶放在疼痛的、患有风湿的背上时，她又叫起来——其中有一半求情的味道。

“我已经尽力而为了。”她说。

她大声地讲着，就好像是跟一个随时都可能走进她房里来的什么人交谈似的。他的确可能是在什么地方，不过那里如果也有心灵感应或者电话通讯的话，她肯定会找他简明扼要地谈一谈。

“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力所能及的一切。现在我必须看你的了。”

说完之后，她感到舒畅了一些，就伸出一只手关了灯，然后睡觉了。

第五章
来自远方的指示

1

大约三四天后，第二班邮车送来一封信。马普尔小姐拿起这封信，按照往常的习惯把它翻了个面，看看邮票，又看看笔迹，确定它不是一张账单，就拆开了信。信是由打字机打印的。

亲爱的马普尔小姐：

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一定已经死去而且也被埋葬了。我很高兴地想到，不会是火葬。一个人死后又能够从装满他的骨灰的美观的青铜坛子里复活，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出没作祟——我认为这似乎不大可能；反之，一个人死后又从他的坟墓里爬出来作祟的想法倒是十分可能。我是否想要那样呢？又有谁知道？我甚至还会跟您通信。

现在我的律师将会写信给您，并向您提出某项

建议，我希望您会接受。假使您不接受。日后切莫懊悔，这将由您来选择。

假如我的律师按照要求做了，邮车也按照规定尽了它的职责的话，这封信应该是本月十一日到达。两天以后，您将从伦敦旅行局收到一封信，我希望那个提议不会使您乏味。我不想多说了，我只希望您有一个开放的思想，注意保重自己，我想您会把它处理好的。您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守护天使会在您的身边照料您的，您也需要她的指教。

祝您好运！

您诚挚的朋友

J. B. 拉菲尔

"两天！"马普尔小姐说。

她觉得那两天很难过。邮政局果然尽到了职责，"大不列颠名园名宅游览协会"也一样。

亲爱的简·马普尔小姐：

谨遵已故的拉菲尔先生的指示，兹寄上一份"大不列颠名园名宅游览协会"第三十七次旅行的详细说明。这次旅行将于下星期四(十七日)由伦敦出发。

如果您方便到我们伦敦的办事处来，陪同本次旅行的桑德伯恩太太会很高兴向您讲明一切细节，并且回答一切问题。

我们的旅行为期两到三周。拉菲尔先生认为，

这次特别的旅行对您特别适合，因为这次旅行将把您带到一个在他看来您以前还不曾游览过的那部分英格兰去，让您看到真正吸引人的景致和花园。他已经为您安排好了最上等的膳宿以及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豪华装备。

敬请告知您光临本会在伯克利大街办事处的具体日期。

马普尔小姐把信折叠起来放进她的手提包里，记下电话号码，想了想她所认识的几位朋友，就开始给其中的两位打电话。其中之一曾经跟"游览协会"一起旅游过，对他们评价颇高；另一位虽然本人没有这种经历，但是他有几个朋友却随这个特别的机构旅游过。据这些人说，虽然花费昂贵一点，但照应得很好，老年人还不至感到很疲倦。接着她就打电话到伯克利大街声称她将在下星期二去拜访他们。

第二天，她和彻里谈到这个话题。

"我可能要外出，彻里，"她说，"去旅行。"

"旅行？"彻里问，"跟随这样的一个旅行团？您是指出国旅行套餐？"

"不出国，在国内。"马普尔小姐回答，"主要是游览历史古迹和花园。"

"您认为像您这样的年纪这样做合适吗？您知道，游览是很累人的，有时您得步行好多里路。"

"我的身体确实非常健康。"马普尔小姐说，"而且我

也听说在旅行中他们十分周到地为那些身体不怎么好的人安排了间歇性的休息。”

“那么，您尽量注意保重自己吧。”彻里说，“即使您在看一处格外华丽的喷泉或者其他什么，我们也不希望您因为心脏病而倒下。您老了，您知道，这类事已经不适合您了。原谅我说了这些听来很无礼的话，不过我还是希望您不要外出，因为您太不适合做这类事了。”

“我会照顾我自己的。”马普尔小姐略带尊严地说。

“好吧，但是您得小心谨慎。”彻里说。

马普尔小姐收拾了一个手提箱，到了伦敦，在一个中等旅馆里定了一个房间住下来。(“啊，伯特伦旅馆，”她心里想着，“这是多好的一家旅馆啊！哎呀，我一定忘记了，圣·乔治的确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她在约定的时间来到伯克利大街，并被引进了办公室。在那里有一位年纪约三十五岁的活泼的女人起来欢迎她，这个女人自称是桑德伯恩太太，她受托陪同这次特殊的旅行。

“是否能够让我明白，”马普尔小姐问，“这次旅行是为了我的缘故？……”她吞吞吐吐地说。

桑德伯恩太太有点忸怩地回答：“哦，是的，我应该把寄给您的信解释一下也许更好，拉菲尔先生支付了一切费用。”

“您知道他已经死了吧？”马普尔小姐又问。

“哦，当然，不过这是在他死之前就安排好了的。他提到过他的病重，但他要款待一位老朋友，据说这位老朋友没有机缘能够满足自己旅行的愿望。”

2

两天以后，马普尔小姐乘坐一辆最舒适、最豪华的客车，沿着朝西北的路线驶出了伦敦。她随身带了一个旅行袋，她崭新、时髦的手提箱则交给了司机。她研究着记载在一本漂亮的小册子里面的乘客名单。这本小册子详细地记载着客车的路线和时刻；也有旅馆、餐馆、游览场所等各方面的介绍；还有在某些日子里路线、时刻的变化。它告诉你，活泼的年轻人该搭什么车；年纪大的人又该搭什么车，特别是那些腿部有毛病的，患有关节炎和风湿症，喜欢坐着，不能走太长的路或者爬太多的山的。内容面面俱到，而且安排得很得当。

马普尔小姐一边看着乘客表，一边观察着她的旅行同伴。这样做并不困难，因为其他的旅客也在这样做。他们在人群中间观察她，但是，就马普尔小姐所能看到的，并没有谁对她怀有特别的兴趣。

赖斯利—波特太太
乔安娜·克劳福德小姐
沃克上校和沃克太太
H. T. 巴特勒夫妇
伊丽莎白·坦普尔小姐

旺斯蒂德教授
理查德·詹姆森先生
拉姆利小姐
本瑟姆小姐
卡斯珀先生
库克小姐
巴罗小姐
埃姆林·普赖斯先生
简·马普尔小姐

有四个年纪大些的女士，马普尔小姐首先就注意她们，好像要把她们当作障碍来扫除似的。其中有两个是一起旅行的，马普尔小姐记下她们的年龄，大约是七十岁，她们可以粗略地看成是跟她同时代的。有一位肯定是属于爱发牢骚的类型，这种人要么是想坐在客车的前部，要么就是干脆坐到后边去；要么希望坐在阳光充足的一边，要么就是一点阳光都不愿沾；要么就是新鲜空气充足，要么就是空气不大流通。她们随身携带旅行毛毯、羊毛围巾以及一本内容庞杂的旅行指南；她们都有点跛，经常不是感到脚疼就是感到背疼或者膝盖疼。但是这样的年纪，这么多的病，却并不能妨碍她们去享受生活的乐趣。是些老姑娘，但肯定不是深居简出的老姑娘。马普尔小姐在她随身携带的手册里作了记录。

共有十五位旅客，不包括她自己和桑德伯恩太太在内。既然她被邀请参加这次旅行，旅客十五人中至少有一

人是有重大关系的。这个人可能是知情人;也可能与法律或是与案件有关;甚至还可能会是一个凶手——早已杀过人的或者准备去杀人的。马普尔小姐认为,一切都可能与拉菲尔先生有关。无论如何,她必须把这些人物记录下来。

在她的那本手册的每页纸的正面,她把那些由拉菲尔先生看来值得注意的人物记下来;而在每页纸的反面,她记下或者划掉那些可以为她提供一些有用消息的人物——那些消息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或者他们即使意识到了,也不知道那可能对于她,或者对于拉菲尔先生,或者对于法律,或者对于正义会有任何的用途。在手册的后面,这个晚上她可能记下了一两个让她回想起在圣玛丽米德和别的地方所认识的人物。任何类似的东西都可能成为有用的线索,经验证明如此。

有两位年纪大些的女士很明显是单身旅客,她们都有六十岁左右。其中有一位保养得很好,穿着整洁,带着一种自认为是上流人物的神气,可能别人也这样看。她说话的声音响亮而专横。她带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这个姑娘称她为杰拉尔丁姑妈。马普尔小姐注意到,这个姑娘显然很惯于对付她的杰拉尔丁姑妈的专横。她是一个又漂亮又能干的姑娘。

隔着一条走道坐在马普尔小姐那边的是一位高个儿的男人。这个人肩膀宽阔,身躯粗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浮躁的小孩用积木随便搭成的;他的脸看起来就好像是大自然想让它是圆的,而脸面却反对这样,偏要自成方

形，相争的结果就发展成一个有力的下颚；他有一个满是灰色头发的脑袋和一对浓眉毛，他说话的时候，眉毛传神地上下移动着；他说话就跟一连串的咆哮一样，好像他是一头健谈的牧羊狗。他把他的位置让出一部分来给一位高高的、黑黑的外国人——这个人正不安地坐在他的位置上随意地做着手势，他操着独特的英语，偶然也说一点法语和德语。那个大个儿的男人似乎很能够对付这些外国语，他也跟着讲法语和德语。马普尔小姐又看了他们一眼，确定那个浓眉毛的人一定是旺斯蒂德教授，而那个兴奋的外国人则一定是卡斯珀先生。

她很想知道他们这么热烈地讨论的是什么，但是卡斯珀先生急促的谈话使她难以听清。

他们前面那个座位由另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女人坐着。这个女人个子很高，可能超过了六十英寸，她大概在任何人群当中都是很显眼的。她仍然是个颇具风度的女人，深灰色的头发在头上高高地盘着，从漂亮的额头上往后卷着。她说话的声音低沉、清晰、犀利。一个突出的人物，马普尔小姐想，是一个知名人士？对了，她一定是一个知名人士。“这使我又回想起，”她暗自思忖，“戴姆·埃米莉·沃尔德伦来。”戴姆·埃米莉·沃尔德伦是牛津大学一个学院的校长，也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马普尔小姐有一次在她侄儿的公司里遇到过她，就再也没有完全把她忘记。

马普尔小姐又重新观察这些旅客。这里面有两对夫妇，一对是中年美国人，和蔼可亲，妻子很健谈，丈夫倒很

安静随和，他们很显然是热心的旅游者；还有一对英国人也是中年人，马普尔小姐毫不迟疑地把他们——一个复员军人和他的妻子记了下来，她在乘客表上沃克上校和沃克太太的名字下面打上了记号。

在她的座位后面是一个高高的、瘦瘦的男人，大约三十岁左右，大量专业词汇很清楚地说明了他是一个建筑师。还有两位结伴的中年女人在车上坐得稍微远一点，她们正讨论着那本小册子，看什么地方最引人入胜。其中一位又黑又瘦，另一位则又漂亮又健康，而且后者的脸马普尔小姐颇有点熟悉，她真奇怪好像以前在什么地方看到过或者碰到过她。可是，她回忆不起来了，可能是在鸡尾酒会上或者是面对面地坐在火车里相遇过。不过那并没有特别需要回想起来的价值。

只剩下一个旅客等待她来评价。这是个青年人，可能只有十九岁到二十岁。他的穿着跟他的年龄与性别很相配：黑色的紧身牛仔裤，紫色的套头圆领羊毛衫。他特大的头上盖着乱蓬蓬的黑发。他正很感兴趣地望着那个专横女人的侄女；而马普尔小姐觉得那个专横女人的侄女，也带着某种兴趣望着他。尽管在这儿老年妇女和中年女人占优势，但旅客中毕竟还有两个年轻人。

他们在一处风景优美的河边旅馆停下来用午餐，下午他们游览了伯莱尼。马普尔小姐曾两次到伯莱尼观光，所以为了省力，她只在花园走走，那里也有美丽的景致。

接着，他们到达准备宿夜的旅馆。旅客们渐渐混熟

了。能干的桑德伯恩太太仍然兴致很高地尽到做向导的职责，她十分尽心尽力，不管是谁，只要她看来是合适的，就拉来扩大她的小组。她喃喃地对他或她说："您必须设法使沃克上校对您谈谈他的花园，他收集了好多奇妙的晚樱科植物。"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她就把大家组合到一起来了。

马普尔小姐现在能叫得出全体旅客的名字了。浓眉毛的是旺斯蒂德教授；正如她所认为的，那位外国人则是卡斯珀先生；专横的女人是赖斯利—波特太太；她的侄女名叫乔安娜·克劳福德小姐；有蓬松头发的青年是埃姆林·普赖斯，他和乔安娜·克劳福德看来正在探索生活中的某些秘密，他们很显然在有关经济、艺术、一般人所讨厌的事物、政治以及诸如此类的题目上都有着共同的见解。

那两个年纪最大的女人自然而然地也把马普尔小姐看作是一个跟她们一样的老姑娘。她们愉快地谈论着关节炎、风湿症、节食、新医生、专门的医疗法专利权，并且回忆起种种在老年妇女身上治疗的成功——而这些治疗在其他人身上却都失败了。她们谈论她们多次在欧洲各国的旅游、旅馆、旅行社以及最后谈到拉姆利小姐和本瑟姆小姐住过的萨默塞特郡，在那个地方要想找一个合适的园丁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那两个结伴外出旅行的中年女人是库克小姐和巴罗小姐。马普尔小姐仍然觉得这两个人中的一个，也是漂亮的一个——库克小姐，颇有点面熟。不过她还是记不

起来以前她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她，也可能这只是她的幻觉。但是她却总不免感到巴罗小姐和库克小姐有点回避她的样子。她一走近她们，她们就很像有躲开的意思。当然那也可能完全是她的想象。

十五个人当中，至少会有一个人与这件事有关连。在那天晚上的闲谈之中，她随便提到拉菲尔先生的名字，看是不是会有反应，结果什么都没有。

那个漂亮女人就是伊丽莎白·坦普尔小姐，她是一所著名的女子学校的退休的校长。在马普尔小姐看来没有一个人像凶手，可能除了卡斯珀先生以外，那大概是对于外国人的偏见。那个瘦瘦的青年名叫理查德·詹姆森，是一个建筑师。

“可能到了明天我就会有进展了。”马普尔小姐自言自语地说。

3

马普尔小姐显然疲劳过度，就上床睡觉了。游览虽然赏心悦目，却使人感到疲乏，再加上又要着意研究十五个人，判断他们之中有谁可能与一件谋杀案有关连，这就更使人疲惫不堪了。马普尔小姐认为，这种做法总是有点牵强失实，很难当一件严肃工作来做。这些人看起来都像是好人，他们只是对游览、旅行以及这类娱乐感兴趣

的人。她又匆匆地在旅客表上掠过一眼，并在她的笔记本上记了几笔。

赖斯利—波特太太？与罪案无关。善于交际而且自私自利。

她的侄女乔安娜·克劳福德？也一样吗？但是她很有能力。

不过，赖斯利—波特太太可能知道某些消息，从这些消息中马普尔小姐可能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她必须处理好与赖斯利的关系。

伊丽莎白·坦普尔小姐？一个有趣的人物，她也并不曾引起马普尔小姐联想到她过去所知道的什么凶手。“事实上，”马普尔小姐自语道，“她的确显得很诚实。如果她也干过一件谋杀案，那么这个案件就一定是很平常的。也许这是出于某种高尚的理由，也许是出于某种她自认为是高尚的理由。”但是那也不能使人感到满意，她想，坦普尔小姐应该知道她正在做什么以及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只要有罪恶存在的情况下，她对于高尚不会有任何愚蠢的念头。“不管怎么说，”马普尔小姐说，“她是重要人物，她可能就是拉菲尔先生为了某种原因要我碰面的那个人。”她把这些想法草草写在笔记本上。

她变换了她的观点。她又想起一个可能的凶手……预料被害者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谁可能是被害者呢？没有一个人像。或许赖斯利—波特太太适合——有钱，脾气又坏。那个伶俐的侄女可能会继承遗产，她会和无政府主义者埃姆林·普赖斯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这并

不是很可靠的想法，不过似乎找不到别的、可疑的杀人犯了。

旺斯蒂德教授？他是一个有趣的人物，她确信他也很善良。那么他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医师？她还不能确定，但是她还是把他放到了科学家那一边。她本人不懂科学，但并不是连懂的可能性也没有。

巴特勒夫妇？她把他们的名字划掉。有教养的美国人，与西印度群岛的任何人或者她所认识的任何人都毫无联系。不，她认为巴特勒夫妇不可能有关联。

理查德·詹姆森？那个瘦子建筑师。马普尔小姐看不出建筑怎么可能与这有关。她想即使有可能的话，或许是一处教士的住室？他们准备去参观的那些建筑中可能有一处是教士的住室，里面可能会有一具骷髅。詹姆森先生是一位建筑师，当然会知道教士的住室在什么地方。他会帮助她找到它的；或者她会帮助他找到它，然后他们就可能发现一具尸体。"哦，真的，"马普尔小姐说，"我在这儿胡猜瞎想些什么呀！"

库克小姐和巴罗小姐？完全是两个普通的人。可是她们中有一个她以前肯定看到过，至少她以前看到过库克小姐。她想，哦，那么可能与她有关了。

上校和沃克太太？很有教养，是退役军人，多半在国外服役；谈吐也风雅，不过她认为他们没有她所需要的东西。

本瑟姆小姐和拉姆利小姐？两个老姑娘，不像是罪犯。但是，由于年纪已大，她们可能知道许多闲事，或者

某些消息，因此可能会有一些启发性的谈话，即使这些谈话碰巧涉及的是风湿症、关节炎或者是专卖药。

卡斯珀先生？可能是一个危险分子，很引人注意，她眼下一定要把他放在黑名单上。

埃姆林·普赖斯？可能是个学生，学生们是非常活跃的。拉菲尔先生不会派她来跟踪一个学生吧？嗯，那就要看这个学生做了什么，或者是想做什么，或者是正准备做什么。也可能他是一个激烈的无政府主义者。

“唉，天啊，”马普尔小姐突然感到精疲力竭，说道，“我得睡觉了。”

她的脚疼，背疼，而且她认为她的大脑反应也不好。她立刻就睡着了，但是她的睡眠却被几个梦所搅扰。

她梦见旺斯蒂德的浓眉毛落了下来，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眉毛，而是假的。当她再醒过来的时候，她的第一印象是做完梦后常有的——相信就是这个梦说明了一切。“当然，”她想，“当然！他的眉毛是假的，这就解释了整个事件。他是罪犯。”

可悲得很，她突然想到，这什么也没有说明。旺斯蒂德教授的眉毛落下来对她毫无帮助。

不幸的是，现在她再也睡不着了。她下定决心从床上坐起来。她叹了一口气，很快穿上她的睡衣，由床上移到一张靠椅上，又从手提箱里拿出一本较大的笔记本，开始工作起来。她写道，

我已经着手进行的计划肯定与某类罪行有关。

拉菲尔先生很显然已经在他的信中说明了，他说我有正义的天赋，因此也就必然包括一个鉴别犯罪的才能。只要是牵涉犯罪，就不会是指间谍、欺诈或者抢劫之类，因为这些案子到不了我这里，和我毫无联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更没有特殊的能耐。拉菲尔先生所知道的有关我的情况，也只是我们在圣·霍诺拉那段时期他所知道的情况。我们在那儿与一件谋杀案有联系。报纸上报道的谋杀案从来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也从来没有看过犯罪学方面的书或者真正地对这类事情产生过兴趣。没有，我只是碰巧发现我接近了谋杀案件，而不是一般案件。我的注意力已经被引向了包括我的朋友和熟人在内的谋杀案件里。这些与特殊事物相联系的巧合似乎总在人们的生活中发生。我记得，我的一个姑母经历了五次船只失事；我也相信，我的一个朋友被称为有冒险癖，我晓得她的某些朋友拒绝跟她乘同一辆出租车，因为她曾经历过四次汽车事故、三次电车事故和两次火车事故。像这类事情碰巧发生在某一个人身上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我并不喜欢把这写下来，但是那些谋杀案件好像就发生在我的附近——谢天谢地，不是发生在我身上。

马普尔小姐停顿下来，改变了一下她的姿势，在背上放了一个垫子，又继续写道：

在我已经着手进行的这项计划中，我的调查一定要尽量合乎逻辑。我的指示，或者像我那些海军朋友所称呼的"简报"——非常的不恰当，事实上也不存在。所以我必须清楚地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答案是：我不知道！真是既奇怪又有趣，像拉菲尔先生这样的人处理事情会用这样一种奇怪的方法，特别当他是一位成功的金融家的时候。他利用我的本能，要我去猜测、去观察、去服从那些给我的指示或者暗示。

因此，第一点：将有指示给我，指示来自于一个死人。第二点：我的难题所涉及的主题是正义，要不就是替不公正的事情伸张正义，要不就是向邪恶的势力进行报复，将其绳之以法。这是与拉菲尔先生告诉我的暗号"复仇女神"相一致的。

在听过有关原则的解释以后，我接到了第一个指示，那就是由拉菲尔先生在他死之前安排好了的、让我参加"游览协会"的第三十七次旅行。为什么？这就是我要问自己的问题。那会是因为地理或区域的原因吗？是有关联呢还是线索？某些特别著名的宅第？还是某些与特殊的花园和风景有关的事物？这似乎不大可能，最可能得到的解释就是在车上这一群人或者这一群人中间的一个人身上。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我认识，但是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个人与我所要解开的谜有关。我们之中有人与一桩谋杀案有关联，有人知道犯罪的内情或者与受害者有一种

特殊的联系，也可能他或者她本人就是凶手——一个还没有被人怀疑的凶手。

马普尔小姐写到这儿突然停顿下来，她点了点头，对截至目前的事态分析表示满意。

接着她就上床了。

马普尔小姐在日记本上加了一句：

第一天到此结束。

第六章
爱情

第二天早晨，他们去参观安妮女王的一座小庄园。路程不远，也不太累。那是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有一个设计非常美丽的花园，也有一段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

建筑师理查德·詹姆森对于房子的构造之美赞叹不已。在青年人中，他也算是属于夸夸其谈的类型。他们每穿过一个房间，他总是放慢步子，指着一个模型或壁炉，讲解它的年代和历史。有些人开始喜欢听，听多了就不免对他那近乎单调的讲解感到厌烦了。他们小心地挤在一侧，落在这一群人的后面。庄园的管理人本应该负责这些讲解的，现在他该做的事却被一个游客抢去了，他不免有些不高兴。他几番努力想把职权夺回来，但是詹姆森先生没有让步。管理员做了最后一次尝试：

"先生们，女士们，在这个房间里，也就是大家所称的'白室'里，人们发现了一具尸体。那是一具青年男子的尸体，身上插着一把匕首，躺在炉边地毯上。这件事要追溯到一七〇〇年。据说当时的莫法特夫人有一个情人，他从一个小侧门进来，爬上一条陡斜的楼梯来到这个房间，再穿过一块活动的镶嵌板就到了壁炉的左边。你们知道，莫法特夫人的丈夫，理查德·莫法特先生据说是渡

海到低地国家[1]去了。这时他却回来了，他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回来了，就在这儿捉住了他们两个。”

他得意地停顿下来，对于听众的反应感到高兴。他们对于被迫听取建筑方面的细节已经厌烦透了，能换一种口味当然很好。

“怎么，那不是很浪漫吗，亨利？”巴特勒太太用她沉重的大西洋彼岸的语调说，“嗯，你知道，在这个房间里的确有一股气氛，我感觉到了，我确实能感觉到这点。”

“玛米对于气氛非常敏感。”她的丈夫得意地对周围的那些人说，“嗯，有一次我们在路易斯安那的一栋老房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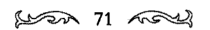
关于玛米的特殊敏感力正讲得起劲，马普尔小姐和其他一两个人抓住机会悄悄地侧身溜出房间，沿着造型精巧的楼梯下到一楼。

“我的一位朋友，”马普尔小姐对她旁边的库克小姐和巴罗小姐说，“几年前有过一次魂飞魄散的经历。一天早晨，他们在书房的地板上发现了一具尸体。”

“是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吗？”巴罗小姐问，“是癫痫病发作吗？”

“哦，不，那是一桩谋杀案。是一个穿着晚礼服的陌生姑娘，金发碧眼的美人。但是她的头发是染的，她实际上是一个黑发女郎，而且……哦……”马普尔小姐突然停下来，两眼凝视着库克小姐从头巾里露出来的金黄色的

① 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



头发。

她突然醒悟过来，她知道库克小姐的脸庞为什么使她看来那么熟悉，她也知道以前她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她了。不过那时她看到库克小姐的时候，她的头发是暗黑色的，几乎是乌黑的，而现在她却是闪闪发亮的金黄色头发。

赖斯利—波特太太下楼来。当她从人群中挤过去，下完楼梯并转进大厅的时候，她明确地开口了：

"我真的再也不能从这些楼梯爬上爬下了，"她说，"而且在这些房间里站来站去也很累人。我相信这里的花园即使规模不算大，在园艺界也是很有名的。我建议我们马上到那里去，天上好像很快就要阴云密布了，我认为不到中午我们就会遇到雨的。"

赖斯利—波特太太的一席话起到了权威的效果，所有在附近的，包括那些听得见她说话的人，都顺从地跟着她穿过餐厅的那扇法兰西式大门，来到花园里。那个花园果然没有辜负赖斯利—波特太太的赞誉。她紧紧地抓住了沃克上校，轻快地在前面走着，有些人跟在他们后面，有些人则朝相反的小路走去。

马普尔小姐决定抄近路找一处座位，使自己既能够舒适地休息一下，又能够痛快地欣赏花园的艺术价值。她悠闲地坐到凳子上，听到一声差不多和她同时发出的叹息，那是来自伊丽莎白·坦普尔小姐的。她跟着马普尔小姐到这儿来，并坐在她的旁边。

"参观庄园总是很累人的。"坦普尔小姐说，"简直是

世界上最累人的事情，特别是你还得在每个房里听冗长的演说。"

"其实，我们所听到的一切都很有趣。"马普尔小姐略带怀疑地说。

"哦，您这样认为吗？"坦普尔小姐问，她的头微微偏转过去，她的眼光遇到了马普尔小姐的眼光。有什么在这两个女人中间流过，那是一种精神交流——一种愉快的默契。

"您不这样认为？"马普尔小姐反问道。

"不这样认为。"坦普尔小姐回答。

这次她们之间的了解完全确立了。她们沉默地并排坐着，不久伊丽莎白开始谈到花园，特别是这座花园。"这是由霍尔曼设计的，"她说，"大约是在一七九八年或一八〇〇年。他死得太年轻，真可惜！他很有才华。"

"一个人很年轻就死去，那是太可悲了。"马普尔小姐说。

"我不明白。"伊丽莎白·坦普尔小姐用一种好奇、沉思的方式说。

"他们错过了许多许多东西。"马普尔小姐说。

"或者是逃避了许多。"坦普尔小姐说。

"我现在老了，"马普尔小姐说，"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短命等于错过一些东西。"

伊丽莎白·坦普尔说："而我几乎把我的整个生命都消耗在青年人中间，我把生命当成一段时间的整体来看。T. S. 艾略特说过：'蔷薇与水松的生命一样持久。'"

马普尔小姐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生命不论长短,同样都是一个完整的经历。但是您,”她踌躇着说,“不曾感觉,生命因为夭折而变得不完整吗?”

“是的,正是如此。”

马普尔小姐看着附近的花说:“这些芍药多美啊,长长的边缘——多么傲慢而又多么娇媚。”

伊丽莎白·坦普尔小姐把头转向她这边。

“您这次旅行是为了参观建筑呢还是为了游览花园?”她问。

“我确实想看看房屋,”马普尔小姐回答,“我虽然最欣赏花园,不过房屋对我是新鲜的体验,无论是它们的变化,还是它们的历史,或者是那些美丽的老家具和名画。”

她又说:“有一位慷慨的朋友把这次旅行作为礼物送给我,我非常感激。我这一生见的著名的大建筑并不多。”

“真是善良的想法。”坦普尔小姐说。

“您经常参加这类游览旅行吗?”马普尔小姐问。

“不,这次对我来说不能完全算是游览旅行。”

马普尔小姐颇感兴趣地望着她,并半张着嘴准备开口,不过她又忍住了没有发问。坦普尔小姐对她微笑着。

“您想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我的动机是什么吗?那么,您为什么不猜猜看呢?”

“哦,我不喜欢猜。”马普尔小姐说。

“您猜一猜,”伊丽莎白·坦普尔小姐焦急地说,“那会使我产生兴趣的,真的,那会使我感兴趣的。猜一

猜吧。"

马普尔小姐沉默了好久，她的眼睛盯着伊丽莎白·坦普尔小姐，仔细地打量了她一会儿，说："这话不像我所知道的您，或者别人向我谈到您时所说的。我听说您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您的学校也是很著名的学校。我只能根据您的外表来猜，我应该把您看成是一个朝圣者，您的神情就像是在朝圣途中。"

接着是一阵沉默，然后伊丽莎白说："这样的描述非常恰当，是的，我是在朝圣途中。"

过了一两分钟以后，马普尔小姐说："那位送我来旅行并承担一切费用的朋友现在已经死了，他是拉菲尔先生，一个相当有钱的人。您或许认识他吧？"

"贾森·拉菲尔？当然，我知道这个名字，不过我从来不认识他，也没有遇见过他。有一次，为了帮助实施一个教育项目，他捐了一大笔钱。而这个教育项目也正是我所关心的，因此我非常感激。正如您所说的，他是一个相当有钱的人。几星期以前，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讣告。这么说他是您的一位朋友了？"

"不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我是一年之前在国外和他在一起时认识的，在西印度群岛。我对他的了解从来就不多，无论是他的生活，他的家庭或者他私人的朋友。他是一个大金融家；然而除此之外，或者正如人们经常说的，他对自己的事绝口不提。您知道他的家庭或者其他什么人……"马普尔小姐停了一会儿，"我想知道。但是一个人不应该老是喜欢提问题或者太爱打听事情。"

伊丽莎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认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曾经是我在法洛菲尔德的学校的一个学生。事实上她跟拉菲尔先生毫无关系，不过，她有一次跟拉菲尔先生的儿子订了婚。"

"但是她并没有跟他结婚吧？"马普尔小姐问。

"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坦普尔小姐回答："人们会希望说，或者会喜欢说，她太多心眼了。拉菲尔的儿子不是属于那类任何人都愿意跟他结婚的人。而她却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也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姑娘。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跟他结婚，从来没有人把理由告诉过我。"她叹了口气，接着说："不管怎么样，那姑娘死了……"

"她怎么死了呢？"马普尔小姐问。

伊丽莎白·坦普尔对着芍药凝视了几分钟。等她开口的时候，她说了一个词——那就像深沉的钟声回响一样使人震惊。

"爱情！"她说。

马普尔小姐尖叫起来："爱情？"

"这是世界上最令人害怕的字眼之一。"伊丽莎白·坦普尔说。

她用痛苦和凄惨的声音又重复了一遍："爱情……"

第七章
一项邀请

1

马普尔小姐决定不参加下午的游览。她感到有点疲倦，所以就不打算去看那座古老的教堂和它十四世纪的玻璃了。她打算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到大街上那家约好了的茶馆与他们碰头。桑德伯恩太太认为她这样想很有道理。

马普尔小姐坐在茶馆外面的一张舒适的长凳上，考虑着下一步的计划，也考虑着这样是不是聪明的做法。

下午茶的时候，其他人也来了，她就很轻易地在不使人感到冒失的情况下接近库克小姐和巴罗小姐。她跟她们同坐了一张四人桌，第四把椅子被卡斯珀先生坐着。马普尔小姐认为他的英语很差，在一旁也不碍事。

马普尔小姐一边慢慢地嚼着瑞士面包卷，一边向桌子对面的库克小姐说：“我的确认为我们以前见过面，我

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对相貌的记忆不如以前了，但是我相信我在什么地方遇到过您。"

库克小姐看起来温和，但也显得很疑惑。她两眼望着她的朋友巴罗小姐。马普尔小姐的眼睛也望着她，巴罗小姐显然也无法解开这个秘密。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到过我那儿。"马普尔小姐继续说，"我住在圣玛丽米德，您知道吧，它过去是个很小的乡村，可现在不算小了，到处都在兴建房屋。它离马奇本罕姆不远，离卢茅斯海滨也只有十二英里。"

"哦，"库克小姐说，"让我想想看。嗯，我对卢茅斯很熟悉，或许……"

马普尔小姐突然高兴地叫起来："啊，有了！有一天我在圣玛丽米德我的花园里，您那时正从园内小径走过，您同我讲过话。您说您就住在那边，我记得是和一位朋友……"

"对的，"库克小姐说，"我好蠢啊，现在我记起您来了。当时我们谈的是要想找到一个有用的人是多么困难——我的意思是指干园艺方面工作的。"

"对了，我想您不住在那儿吧？您是和什么人住在一起的？"

"是的，我和……和……"库克小姐半天说不出话来，就像一个人不知道或记不起一个名字来似的。

"和一位萨瑟兰太太，是吗？"马普尔小姐提醒道。

"不，不，那是……呃……"

"黑斯廷斯太太。"巴罗小姐一边拿起一块巧克力蛋

糕，一边肯定地说。

“哦，对了，是住在一幢新房子里。”马普尔小姐说。

“黑斯廷斯，”卡斯珀先生意想不到地插了进来，他微笑着说，“我曾经去过黑斯廷斯，我也曾去过伊斯坦布尔。”他又笑起来，“美极了，在海边。”

“真是一个巧合，”马普尔小姐说，“这么快就又碰面了，在这样一个小天地里。对不对？”

“哦，是的，我们都很喜爱花园。”库克小姐含糊地说。

“花儿很美。”卡斯珀先生说，“我非常喜欢……”他又笑了笑。

“这么多稀罕而又赏心悦目的灌木植物。”库克小姐说。

马普尔小姐不停地谈着带有专业性的园艺方面的问题；库克小姐只是回答着；巴罗小姐偶尔也插几句嘴；卡斯珀先生又恢复了面带笑容沉默不语的状态。

过了一会儿，马普尔小姐又像往常一样在饭前休息的时候记下了所搜集的情况。库克小姐已经承认她在圣玛丽米德住过，也曾从马普尔小姐的屋前走过，也同意这是一个巧合。“巧合吗？”马普尔小姐沉思着，把“巧合”这个词儿放在嘴里嚼了又嚼，就像一个小孩嘴里嚼着一颗棒棒糖，并要嚼出它的味道来一样。这是一个巧合吗？或者她曾有什么理由要去那儿？难道她会是被派到那儿去的？派到那儿……因为什么原因？可以把这想象成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吗？

“任何巧合，”马普尔小姐自言自语地说，“总是值得注意的。以后如果你发现那只是一个巧合，再把它抛开

也不迟。”

库克小姐和巴罗小姐看起来完全是一对普通的朋友。按照她们的说法，她们每年都要结伴旅行一次。她们去年游的是希腊，前年是到荷兰旅行，再前年去的是北爱尔兰。她们似乎完全是愉快而平常的人。但是，马普尔小姐认为库克小姐有时候看上去好像要否认她去过圣玛丽米德。她望向她的朋友巴罗小姐的眼神，就好像是要从她那里得到该怎么答复的指示一样。可以猜想巴罗小姐资历要深些。

“当然，这一切都可能是我想象出来的。”马普尔小姐想，“它们不会有什么意义。”

她突然想起“危险”这个字眼。拉菲尔先生在他的第一封信里曾经用到过，而且在他的第二封信里曾经提到过她需要一位守护天使。她在这件事之中是否会遇到危险呢？什么原因？从谁那儿？

显然不会是从库克小姐和巴罗小姐那儿，这么平凡的两个人。

然而库克小姐把头发染了颜色，并且改变了她的发型，事实上，已尽可能伪装了她的容貌。至少这一点看起来是奇怪的！她再一次把她的旅行伙伴斟酌了一番。

卡斯珀先生，现在能够比较容易地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他实际上懂得的英语是否比他假装懂得的要多些？她开始怀疑起卡斯珀先生来。

马普尔小姐从来没有很成功地放弃过用守旧的观点来看待外国人。你永远不可能了解外国人。当然，那样

的感觉是十分荒唐的。她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库克小姐，巴罗小姐，卡斯珀先生，那个有着蓬乱头发的小伙子——姆林什么的，一个革命者，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巴特勒夫妇——如此和善的美国人，不过或许和善得不真诚了？

“真的，”马普尔小姐说，“我得重新振作起来。”

她把注意力转到旅行指南上面。她想，明天要稍微努把力。上午是开始得稍早的旅游观光，下午还要在海滨的路上进行长途的、消耗体力的远足。某些有趣的海生植物，那一定很令人疲倦。附带一条圆滑的建议，谁要是觉得需要休息就可以留在他们的旅馆，“戈尔登波尔”。这儿有一个舒适的花园；也可在附近风景区来一个一小时的漫步。她想，或许她会那样做的。但是，她当时并没有觉察，她的计划已注定要突然改变了。

2

第二天，马普尔小姐在戈尔登波尔旅馆她的房间里梳洗后下来吃午饭。一位穿着粗花呢衣裙的女人怯生生地走到她的面前，对她说：“对不起，您是马普尔小姐，简·马普尔小姐吗？”

“是的，我是叫这个名字。”马普尔小姐有点惊奇地回答。

"我是格妮太太,拉维尼娅·格妮。我跟我的两个姐妹就住在附近……嗯,我们听说您要来了,您看……"

"你们听说我要来了?"马普尔小姐更惊讶了。

"是的,我们的一位非常老的朋友写信给我们——哦,那很久了,一定有三个星期了。他要我们把这个日子记录下来,就是'游览协会'旅行的日子。他说他的一位朋友——或者一位亲戚,我无法确定是谁——会参加这次旅行。"

马普尔小姐看来还是很吃惊。

"我说的是拉菲尔先生。"格妮太太说。

"哦,拉菲尔先生!"马普尔小姐说,"您……您知道?"

"他的噩耗?知道,太可悲了。刚巧是在他的信到达之后,我想那一定是在他写信给我们之后不久。不过我们感到特别急于想按他所要求的去做。您知道,他说您或许会愿意跟我们一起住两个晚上。这次旅行的这一行程是有点艰难,我的意思是说,对年轻人还无所谓,但是对年纪大的人就吃不消了。它包括数英里路的步行和若干悬崖峭壁的攀登。假如您能赏光留在我们家里,我和我的姐妹们都会感到非常荣幸。从这里出发只要十分钟路程就到了,而且我相信我们能够让您看到当地许多有趣的事物。"

马普尔小姐犹豫了一会儿。她喜欢格妮太太的外表:丰满,温和,友善,但有点腼腆。另外——这一定又是拉菲尔先生的指示——这是她应该走的下一步吗?是的,一定是这么回事。

她奇怪自己怎么会有些紧张。或许是因为她已经和这些共同旅行的人混熟了，感觉自己已经是这个团体的一份子，虽然她认识他们只有三天。

她转向格妮太太站着的地方，急切地望着她说：“谢谢，你们真是太好了，我非常乐意去。”

第八章
三姐妹

马普尔小姐站在一扇窗户旁边朝外望。她身后的床上,放着她的箱子。她心不在焉地望着外面的花园。说她看一个花园没看仔细的情况是很少的,不管是鉴赏性地还是评论性地看。在目前情况下大概是评论性的吧。这是个不被人注意的花园,几年来没有为它花什么钱,也没有人去整理它。房子也无人照管,房屋布置却很匀称,里面的家具原来也是好家具,但是近年来很少修整以至被人遗忘了。那幢房子,她认为,总而言之近年来就没有被人当作一回事。它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老庄园”——宏伟而又带着某种程度的秀丽,住过人,被人们喜爱过。儿女们都已结婚并且离开了,现在它由格妮太太住着。她把马普尔小姐带到楼上去看房间的时候,无意中透露了一点情况,她和她的两个姐妹是从一个叔父那里继承到这份遗产的。她丈夫死后,她就和她的两个姐妹住到一起来了。她们都老了,收入已经减少,工作也越来越难找到。

那两个姐妹大概都没有结婚,一个比格妮太太大些,一个则比她小些,两个布雷德伯里-斯科特小姐。

房子里看不出有一件东西是属于小孩的,没有废弃

的球，没有旧的摇篮车，没有小的桌椅板凳，这幢房子里只有这三姐妹。

“听上去很像俄国人。”马普尔小姐轻声说。她的意思是指《三姐妹》，不是吗？是契诃夫的作品？还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她的确记不得了。三姐妹，但是她们不会是渴望去莫斯科的三姐妹。这三姐妹，她几乎可以肯定，是很能够满足于现状的。她被介绍给另外那两个姐妹——她们已经进屋来，一个是从厨房来的；另一个是从楼上下来的。她们都对她表示欢迎。她们举止庄重，很有教养。她们正是马普尔小姐年轻的时候所称呼的，而现在已不流行的叫法“淑女”。她回想有一次她称呼“没落的淑女”，她的父亲对她说：“不，亲爱的简，不是没落，是落难的贵妇人。”

贵妇人现在并非那样容易落难了。她们受到政府，社会或者有钱亲戚的帮助；或者就是……受到像拉菲尔那样的人的帮助。因为，毕竟那就是问题的症结，也就是她来这里的理由，不是吗？拉菲尔先生安排了这一切，马普尔想，他为此动足了脑筋。他大概在他死之前四五个星期就已经知道不限将至，结果和上天讨价还价了一番，因为医生们总是有点乐观的，凭着经验他们知道，即将死去的病人却往往意想不到地拖延下来，虽然最终还是得死，但最后一口气的挣扎却是顽强的。在另一方面，马普尔小姐凭着以往的经验认为，医院的护士在照顾病人的时候，总以为那些病人在第二天就会死去，一旦还活着，她们就会感到非常惊奇。不过当医生来了，她们向他谈

到病人没有希望了的时候，也往往会同意医生的看法；医生一走出大门，她们私下就说："我可不认为还能够活几星期。"护士们会认为，医生乐观固然很好，但是医生确实错了。医生很少错，他知道那些在痛苦中的人们，虽然无依无靠，瘫痪，甚至不幸福，却还是喜欢而且希望活下去。他们有时吞下医生给的一片药丸以帮助他们入睡；但是他们却无意吞下超过需要的量而到他们毫不了解的另一个世界去。

拉菲尔先生。当马普尔小姐心不在焉地向花园望过去的时候，心里正想着这个人。拉菲尔先生？现在她觉得她有点明白摆在她面前的任务和向她提出的建议的意义了。拉菲尔先生是一个很善于策划的人物，在策划的时候就跟着手处理金融事务一样。套句她的女仆彻里的话来说，他遇到麻烦了。每当彻里有问题的时候，她总是来请教马普尔小姐。

"这是一个拉菲尔先生本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定使他烦恼极了。"马普尔小姐想。"因为他通常能够亲自解决任何问题，而且能够坚持做下去。但是，他卧床不起并且死了。他能够安排他的金融事务，与他的律师、雇员、朋友和亲戚们通信，但是他也有某些事或某些人未曾安排好。有一个难题他还没有解决，这个难题还需要他去解决；有一个计划也需要他去完成，而且很明显那不是一桩可以借助于金融、生意或律师之力就能够处理得当的。"

"因此他想到了我。"马普尔小姐说。

她对此仍然非常惊奇，的确非常惊奇。不管怎样，现在她还是想到了这一层，他的信说得十分明白，他曾经认为她有干某件事的天赋。她再一次想到，要做的事情具有罪案的性质或者受到罪案的影响。他所知道的有关马普尔小姐的另一件事就是她喜欢园艺。嗯，他要她解决的不可能是园艺方面的问题，但是他会想到把她与罪案联系在一起——在西印度群岛的罪案和在家乡邻居们的罪案。

一桩罪案，在什么地方呢？

拉菲尔先生已经做了安排，和他的律师们一起安排的。他们已经尽了职，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把他的信转给了她。她认为，那是一封考虑十分周密的信。如果他确切地说明需要她干什么，为什么要她这么干，事情一定会简单得多。她不免觉得有些奇怪，他生前竟不来寻访她。也许是出自一种臆测，他不来寻访她是因为他觉得他的死更可以使她确信无疑，更可以迫使她答应他的请求。但是，不，那不会真是拉菲尔先生的作风。她认为，他可以威胁，但这个案子不是威胁就可以的。她相信，他也不希望去求她，请他帮忙，请求她去澄清一桩冤案。不，这也不会是拉菲尔先生的风格。她认为，他需要的，也正如他毕生所追求的，就是希望能为他的要求付出报偿。他想报偿她，所以他要让她欢欢喜喜地去做一件她有着足够兴趣的工作。那笔款项是为了激起她的好奇心，并不真的是诱惑她，那也是为了提起她的兴趣。她认为他不会这么想："给足够的钱，她就会欣然接受。"因为，

她非常了解她自己，金钱虽然很富于诱惑力，但是她并不急需金钱。她有个亲爱的侄儿，倘若她经济窘迫，需要维修住房、拜访专家或特别用途，可爱的雷蒙德总会给她钱用。不，他给的那笔款子是够激动人心的，你有它就跟你有一张去“爱尔兰大满贯”入场券时的心情一样。像这样一笔款子，除了运气以外，你是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得到的。

同时，马普尔小姐暗自想道，她需要运气，也需要奋斗，她还需要深思熟虑一番，要把她在进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危险考虑进去。但是她得亲自找出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没有告诉她，或许是因为他不想影响她。不说出你自己的观点是很难使别人明白什么的。也可能是拉菲尔先生想到了他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不很像是会考虑这样事情的人，但却也有可能。他可能怀疑他的被疾病所损害了的判断力已不及以前了；所以她，马普尔小姐，他的代理人，他的雇员，必须做出自己的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那么，现在是她得出几个结论的时候了；换言之，又回到老问题上去：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她受到过指点，这是第一，她受到过一个现在已经死了的人的指点。她受到指点离开了圣玛丽米德，所以那项工作，无论是什么工作，不可能与那个地点有关。那不是一个地点的问题，也不是通过看报或者提问题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的，除非你已知道你在探索什么。她接到过指示，起初是去律师办公室；然后是在她的家里读一封信，不，两封信；接着是被邀请参加一次愉快的、惬意的旅

行——围绕大不列颠一些著名的宅第和花园而作的旅行;从那儿她又跨到了下一级台阶——此刻她所在的房子,“老庄园”,位于乔斯林圣玛丽,里面住着克罗蒂尔德·布雷德伯里-斯科特小姐、格妮太太和安泰娅·布雷德伯里-斯科特小姐。拉菲尔先生安排了一切,事先就安排好了的,在他死之前几个星期。在指示了他的律师们以及替她订了一个旅行座位之后,这大概就是他所做的下一件事情了。因此,她到这栋房子来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可能仅仅只住两个晚上,也可能住更长的时间;可能有某种安排而使她住得久一些,或者是被人挽留住得久一些。这些想法又使她回到现实中来了。

格妮太太和她的两个姐妹。她们一定与这件事有关。不管事情如何复杂,她必须找出事实的真相。时间很短,这是惟一令人烦恼的。马普尔小姐一刻也不怀疑她有探索事物的本领,她属于那种饶舌的、愚蠢的老女人。别的人很希望跟这些女人交谈,问她们问题。这些问题在表面上看来,仅仅只是闲扯的问题。她常常谈及她的童年时代,也常常引导她的姐妹们谈及她们的童年时代;她也常常谈及她吃过的食物,她拥有的仆人,她的侄女、堂兄妹和亲戚以及旅行、结婚、生日和……当然,死亡。当她听到一个死讯的时候,她的眼神一定不会流露出特别的兴趣。一点也不,几乎可以相信她会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例如:“哎呀,真是太可悲了!”她一定会找出一些联系、事件、生活琐事,看是否会突然出现一些暗示性事件。那也许是发生在街坊四邻的事件,而不是

直接地与这三个人有关。她们可能知道些什么，或者确实谈到些什么；无论如何，这里一定有点什么，若干线索，或者若干暗示。第二天她就得重新旅行，她的思路又从这栋房子到了旅行车以及车上的人们。她所要寻找的或许就在车上，当她回去的时候又会出现在那儿，一个人，几个人，有些是无辜的(有些却不那么无辜)，还有些漫长的往事。她皱了一会儿眉头，努力想回忆起什么事——在她心中一闪而过的念头：真的，我确信……她确信什么呢？

她的思路又回到了三姐妹身上。她不能在楼上逗留太久了，她得打开箱子，取出一些必要的东西，以便两个夜晚使用；一些当晚要用的东西，睡衣、盥洗用品包，然后她就下楼加入到女主人们愉快的谈话中去。有一点是必须确定的，那就是这三姊妹是她的盟友呢，还是她的敌人？这一点必须弄清楚，她得仔细考虑一番。

门上有人敲了一下，接着格妮太太进来了。

“您在这儿会感到十分舒适吧。我帮您解行李，好吗？这里有一位很和善的女人，珍妮特。她来了，她就上午在这儿，但是她会帮助您一切的。”

“哦，不用了，谢谢您。”马普尔小姐说，“我不过是想拿出几样必需的东西来。”

“我想我应该再带您下楼一次。这栋房子有点不规则，有两座楼梯，弄得不好会迷路的。”

“哦，您真是太好了！”马普尔小姐说。

“那么我希望您下楼来，午餐前我们要喝一杯雪

利酒。”

马普尔小姐感激地接受了邀请，跟着她下了楼。格妮太太看来比她年轻得多，也许有五十岁吧，也许稍大一点。马普尔小姐小心翼翼地下着楼梯，她的左膝总像有点晃荡，好在楼梯的一边有一道扶手。这些楼梯漂亮极了。

“这真是一栋非常可爱的房子。”她说，“我猜想它是建于十八世纪。我说对了吗？”

“一七八〇年。”格妮太太说。

这座房子看来很使马普尔小姐满意。她把马普尔小姐带进会客室——一间幽雅的大房间，里面有几件颇为别致的家具：一张安妮女王时代样式的书桌和一张威廉与玛丽时代样式的蚝壳写字台；还有几样略显笨重的维多利亚式长靠椅和橱柜；窗帘是印花棉布的，褪了色而且已经有点破了；至于地毯，马普尔小姐认为是爱尔兰产品，可能是利默里克奥布松式的；沙发式样笨重，它的天鹅绒表皮也很破了。马普尔小姐进去的时候，另外两姊妹早已坐在那儿。她们站起来迎向她，一个送上一杯雪利酒，一个请她就坐。

“我不知道您是否喜欢坐得高一点？好多人都喜欢。”

“我也很喜欢。”马普尔小姐说，“那会舒服很多。您知道，我的背部有毛病。”

姊妹们表示对背部的不适深有体会。大姐是一个高大、丰腴的女人，有着浓黑的鬈发；另外一个显然要年轻很多，很瘦，一度很漂亮的头发如今已成灰色，凌乱地披

在肩上，简直像个幽灵。马普尔小姐暗忖：她扮演奥菲莉娅①一定会十分成功的。

克罗蒂尔德显然不是奥菲莉娅，马普尔小姐想，但是她一定会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克吕泰尼丝特拉——她会在丈夫怡然自得地洗澡的时候刺死他。不过因为她从来没有结过婚，这种事情也就不可能发生。除了自己的丈夫以外，马普尔小姐不可能看到她谋杀其他任何人——这栋房子里不存在阿伽门农②。

克罗蒂尔德·布雷德伯里-斯科特、安泰娅·布雷德伯里-斯科特、拉维尼娅·格妮。克罗蒂尔德很漂亮；拉维尼娅长相平庸但和蔼可亲；安泰娅有一只眼睛的眼睑不断抽搐，一对灰色的大眼睛总是奇怪地左顾右盼，接着突然转过头朝后面望去，好像有谁一直在注视着她似的。奇怪，马普尔小姐心里想。她很想知道一点安泰娅的情况。

她们坐下来，谈话就开始了。格妮太太离开了房间，很显然是到厨房去了，看来她是这三人中最热心家务的。她们谈的是一个很普通的话题，克罗蒂尔德·布雷德伯里-斯科特说这栋房子是家传的，原来属于她的叔祖父，后来属于她的叔父，他死后就留给了她们三姐妹，她们就住在一块儿了。

---

① 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的女主人公。

② 希腊神化中的人物。他是迈锡尼的国王，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联军统帅。他刚从战争归来就被妻子克吕泰尼丝特拉杀害。

“他只有一个儿子，”布雷德伯里-斯科特小姐说，“而且在战争中牺牲了。除了几家远房表亲外，我们真正是这个家族最后的一代了。”

“一幢漂亮而又格局匀称的房子。”马普尔小姐说，“您的妹妹告诉我说，它大概建于一七八〇年。”

“我想是的。我们当初想到它不会是这么大，这么杂乱。”

马普尔小姐说：“现在修理也很难哪。”

“嗯，的确如此。”克罗蒂尔德叹息道，“很多地方我们只好看着它坍塌，事实如此，难过也没有用！我们有好几间外屋和一间温室都塌了。我们过去有过一间非常漂亮的温室。”

“里面有可爱的麝香葡萄藤。”安泰娅说，“沿着内墙还常常长满天芥菜。是的，我确实觉得很可惜。当然，一个人在战争期间，是不可能找到园丁的。我们有过一个十分年轻的园丁，但他被征去当兵了。当然我不该抱怨，但话又说回来，就是因为找不到人修理，所以整个温室就坍塌了。”

“附近的小暖房也倒塌了。”

两姐妹都叹息着——叹息时光的流逝，叹息时代的变迁，也叹息好景不再。

马普尔小姐认为，在这栋房子里有一种伤感的气氛，不知道什么缘故，好像充满了悲伤——是一种无法驱散或转移的悲伤，因为它渗透得太深，它已经吞没……她突然颤抖起来。

第九章
蓼蔓

午饭很平常，有一小块羊肉，烤马铃薯，接着是一块葡萄干果馅饼和一小罐乳酪以及不怎么好吃的面食。餐厅四周的墙壁上挂了几张画像，马普尔小姐猜测是家庭的画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画像没有任何特殊的价值，相框大而且重，是用漂亮的、葡萄干色的桃花心木做成的；窗帘是暗红色的锦缎料子；桃花心木的大桌可供十个人很舒适地围着坐。

马普尔小姐闲谈到她在旅行中所遇到的种种琐碎小事。然而，这也不过只有三天的时间，没有更多的内容可谈。

“拉菲尔先生大概是您的一位老朋友吧？”大布雷德伯里-斯科特小姐问。

“并非如此，”马普尔小姐说，“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到西印度群岛游览的时候。我想，他是因为养病才到那儿去的。”

“的确，他有几年瘫痪得十分厉害。”安泰娅说。

“很惨，”马普尔小姐说，“确实很惨。我真佩服他的毅力。他计划要做的工作看来很多，他每天得口授他的秘书写文章，还要不断地发送电报。他并不因为自己是

一个病人就退缩。"

"是的，他不会的。"安泰娅说道。

"近几年来我们很少看到他。"格妮太太说，"当然，他是一个忙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他总是很好心地记起我们。"

"您住在伦敦吗，马普尔小姐？"安泰娅问。

"不，"马普尔小姐回答，"我住在乡下，在卢莫思和马克特贝辛之间的一个很小的地方，离伦敦大约二十五英里路。过去是一处非常幽静的旧式村庄，不过，也像一切事物一样，它现在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发展了。"她又说，"拉菲尔先生是住在伦敦的吧？至少我注意到他在圣·霍诺拉旅馆里登记的地址是在伊顿广场一带，要不就是贝尔格雷夫广场，是吗？"

"他在肯特有一座别墅，"克罗蒂尔德说，"他有时在那儿度假。除了商业上的朋友或从国外来的人以外，我们当中谁也不曾去那儿拜访过他。我们在伦敦倒偶然相遇过，遇着了，他总是要款待我们的。"

马普尔小姐说："他向你们三位建议趁旅行的方便邀请我到这里来，这是他考虑周到的地方。人们很难想到像他这样忙碌的人会如此地替别人着想。"

"我们以前也邀请过在这些旅行中的他的一些朋友。总的来说，他安排这些事情是十分周到的。当然，不可能适合每个人的趣味：年轻人自然愿意步行——长途远足、登高远眺；而老年人却不能那样，他们就只好留在旅馆里。但是附近的旅馆也不是真的一点也不豪华。我相信

您对于今天旅游的劳累已有所体会，明天到圣·博纳文切去也会是一样。明天还要参观一座岛屿，是坐船去，有时会碰见大风浪的。"

"甚至围着房子转一圈也能使人感到很疲劳。"格妮太太说。"我知道，"马普尔小姐说，"路走太多了，站久了，人们的腿都会受不住的。真的，我不应该参加这些远征。但是去参观美丽的建筑、漂亮的房间和家具又具有这样大的诱惑力，所有这一切，当然还有那些绝妙的图画。"

"还有花园，"安泰娅说，"您喜欢花园，不是吗？"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特别是花园。按照旅游手册上的描写，我可以从我要去参观的那些古建筑里看到许多保存得很完好的花园。"她在桌边微笑着说。

一切都非常令人高兴，非常自然，可她却说不出为什么她会有一种紧张的感觉——一种在这儿有些不自然的感觉。但是她说的不自然是指什么呢？谈话相当平常，不外乎是些陈腔滥调，她和那三姐妹都是一样。

三姐妹，马普尔小姐再一次想到这个短语。为什么事情逢三就似乎潜伏着不祥的气氛呢？《三姐妹》，《麦克白》中的三女巫。嗯，怎么能够把这三姐妹跟三女巫相比较？不过，马普尔小姐从内心感觉戏剧制作人在塑造这三个女巫的形象的时候，方法就错了。她曾经看过一部戏，她觉得十分荒唐可笑。女巫们戴着尖塔形的帽子，扑着双翅舞蹈着，使她们看上去更像滑稽哑剧中的人物。她们跳着舞，到处滑动。马普尔小姐记得，她曾对正站在

她旁边看这出莎士比亚戏剧的侄儿说过："雷蒙德，我亲爱的，如果由我来编导这部辉煌的名剧，我就会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塑造这三个女巫了。我会让她们扮成三个普通、平常的老女人，老苏格兰女人，她们既不舞蹈，也不跳跃，让她们带点诡秘意味互相望着。这样会使你感觉到在她们的平庸后面隐藏着某种威胁。"

马普尔小姐一边吃着最后一口葡萄干果馅饼，一边望着桌子对面的安泰娅。庸俗，不修边幅，轮廓不很分明的面孔，略带浮躁，为什么她会感觉到安泰娅是一个阴险人物呢？

"我只是在幻想，"马普尔小姐自言自语地说，"我不能真的那样认为。"

午餐后，她到一个花园去散步，这次轮到安泰娅陪伴她。马普尔小姐觉得，这是一次颇有点凄凉的散步。这儿从哪方面看都谈不上出色，但也算是照管得很好的花园了。它有维多利亚时代的一座普通花园的特征，有一处灌木丛，一排斑驳的月桂树。毫无疑问，这里一度还曾有过整理得很好的草坪和小径，并且还有大约一英亩半大小的菜园——那对于现在住在这儿的三姐妹来说，显然是太大了，它的一部分什么也没有种，长满了杂草。在接骨木的周围，衔接着许多花床，马普尔小姐禁不住用手拔掉漂浮着的旋花属植物以维持树木的生长优势。

安泰娅小姐的长发在风中飘荡着，不时地落下一只发针在小路或者草地上。她的谈话颇有点急。

"您有一座非常漂亮的花园吧？"她说。

“有是有的，不过很小。”马普尔小姐说。

她们沿着一条草径走着，在墙尽头处的一座小山丘前面停了下来。

“我们的温室。”安泰娅小姐感伤地说。

“嗯，这儿长过美丽的葡萄藤。”

“有三棵，”安泰娅说，“一棵是黑色的汉堡品种；还有一棵小白葡萄，非常甜；第三棵是一株美丽的麝香葡萄。”

“您说过还有一种向阳植物。”

“天芥菜。”安泰娅说。

“哦，对了，天芥菜，气味香极了。您这儿附近有什么爆炸事件吗？是不是爆炸震垮了温室？”

“不，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那类事情，这一带与炸弹无缘。房屋只会是由于腐朽而坍塌。我们在这儿住的时间不长，也没有钱修整或者重建，而且事实上，它也不值得花钱。真的，即便我们有钱这样做，也无法使它长期保持下去，所以我们只好让它坍塌，别无它法。现在您看，它们都是摇摇欲坠的了。”

“哎，那完全被覆盖着……刚刚开花的是一种什么藤呀？”

“噢，那只是很普通的一种。”安泰娅说，“它以字母P开头①，它的名字叫……”她含糊地说，“叫蓼什么的。”

“哦，对了，我想我知道这个名字了，叫蓼蔓。它生长得非常迅速，对吗？如果有人想要把破烂不堪的建筑或

---

① 蓼蔓的英文是 Polygonum Baldschuanicum。

者难以见人的什么东西掩盖起来，那么它确实是很有用的。”

她面前的这座小山丘被一层浓厚的绿茵夹杂着白花覆盖着，正如马普尔小姐所知道的，那对其他植物的生存是一种威胁。蓼蔓覆盖着一切，而覆盖的时间也是异常地短。

“以前温室的规模一定很大吧。”她说。

“是的，我们过去在这里还有桃树和……油桃。”安泰娅感伤地说。

“它现在看起来确实非常漂亮。”马普尔小姐用一种安慰的语调说道，“这些小白花美极了，不是吗？”

“沿着这条小路往前走，再向左拐，我们还有一棵漂亮的木莲树。”安泰娅说，“我相信以前这里曾经有一个十分美丽的花坛——一个草本植物的花坛。但是它没有能够保存下来，那太困难了，一切都太困难了，每一件东西都不是过去那个样子，到处都毁了。”

她引导马普尔小姐急急地走到右边转角的小路，这条小路沿着一堵侧墙伸展着。她的步子加快了，马普尔小姐简直赶不上她。马普尔小姐觉得，女主人好像是经过周密的思考有意把她从蓼蔓小山丘带开去似的——就好像是把她从某个邪恶的、令人不愉快的地点引开似的。是因为她对于过去的光荣不再遗留下来而感到羞耻么？蓼蔓一定以特殊的蔓延方式生长，它甚至没有被修剪成美观的外表，它使花园的这一部分成了花的荒野。

马普尔小姐跟在女主人的身后，心里想，女主人看起

来就好像是逃避这块地方似的。不久，她的注意力就被一个倒塌了的猪圈吸引住了，猪圈周围缠绕着几根玫瑰花蔓。

“我的叔祖父过去常常养几头猪。”安泰娅解释道，“不过，当然，今天谁也不会想到去养猪，对吗？不然的话，环境就会弄得很脏。我们在这栋房子附近种了几株杂交玫瑰花，我认为这种杂交花是对窘境的一个极好的回应。”

“嗯，我知道。”马普尔小姐说。

她提到玫瑰花族中几样新品种的名称。她觉得，所有的名称对安泰娅小姐来说都是陌生的。

“您经常参加这些旅行吗？”

这问题问得很突然。

“您的意思是关于豪宅和花园的旅游？”

“是的。有些人每年旅行一次。”

“我倒不希望那样，您知道，那是很花钱的。我的一个朋友为了祝贺我明年的生日，把旅行车票当礼物送给了我，真承蒙他的好意。”

“哦，真奇怪，我真奇怪您为什么会来这儿。我的意思是说……这样旅行确实使人太累了。还有，如果您还是到西印度群岛去，而且地方也像……”

“哦，去西印度群岛也是承别人的好意啊，那次是我的一个侄子帮我办的。他是个可爱的孩子，替他的姑妈考虑得真周到。”

“哦，我明白了。是的，我明白了。”

“我不知道一个老人离开了年轻的一代能够做些什么。”马普尔小姐说，“他们太好了，对不对？”

“我，我猜想是这么回事，我确实不知道。我……我们没有任何年轻的亲戚。”

“您的姐姐，格妮太太有孩子吗？她从来没有提到过。人们从来都不喜欢问这样的问题。”

“没有，她和她的丈夫根本就没有小孩。也许这样更好。”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回去的路上，马普尔小姐好奇地想。

第十章

“啊！美好的昔日时光”

1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钟，马普尔小姐听到一声轻轻的敲门声，应了一句“请进”之后，门就开了。一个老妇人走了进来，托着一个茶盘，盘里装着一只茶壶、一只茶杯和一盅牛奶，还有一小盘黄油面包。

“您的早茶，夫人。”她爽朗地说，“今天天气好，真的。我看您早就把窗帘拉开来了。那么您睡得好吗？”

“好得很。”马普尔小姐回答着，把一本正在读着的小祈祷书放了下来。

“嗯，今天是个大晴天，他们在这样的天气去‘好运岩’真是再好不过了。您不去也好，否则您的腿会吃不消的，真的。”

“我在这里确实很愉快。”马普尔小姐说，“感谢布雷德伯里-斯科特小姐和格妮太太的邀请。”

"啊，您能愉快那会使她们很高兴的。这屋子里有了几位客人是会使她们鼓起劲来的。这年头这个地方太凄凉了，真的。"

她把窗帘稍微拉拢一点，又把一张椅子摆回原位，接着将一罐热水倒进瓷盆里。

"浴室就在楼下。"她说，"不过我们认为对老年人来说，就在这里用热水洗更好。她们就根本用不着爬楼梯了。"

"你太好了，珍妮特。我想，你对这栋房子很熟悉吧？"

"还是个姑娘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了，那时我是使女。她们有三个佣人：一个厨师，一个使女，一个客厅女仆——有一个时期她也是厨房女仆。那还是在老团长的时代，他还拥有许多马匹和一个马夫。呀，那才叫过日子啊。随着灾难的降临，悲惨的气氛也就笼罩着这里。他失去了他年轻的妻子，我是指团长，他的儿子在战争中被杀死了；他惟一的女儿也离开这儿住到世界的另一端去了，她同一个新西兰人结了婚，留下了一个婴儿后死去了，婴儿也死去了。他是一个伤心人，孤独地住在这儿。他让房子听其自然，得不到应该得到的维修。他死后，这个地方就遗留给他的侄女克罗蒂尔德小姐和她的两个妹妹。克罗蒂尔德小姐和安泰娅小姐也就住到一块儿来了。后来，拉维尼娅小姐死了丈夫，也跟她们住到一块儿来……"她叹息着，并摇了摇头，"她们也没有为这栋房子多费神，费不了这个神；对花园也是一样，让它去……"

“这一切看来都够惨的。”马普尔小姐说。

“她们都是善良的女人。安泰娅小姐性格有些浮躁；不过克罗蒂尔德上过大学，非常聪明，她能够讲三国语言；格妮太太心地十分仁慈，我想她来了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的。但是将来的事谁料得到？我有时感到这栋房子里好像有什么凶兆似的。”

马普尔小姐追问似的望着她。

“事情接踵而至。可怕的飞机失事——那是在西班牙，人都死了。飞机真是危险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坐过。克罗蒂尔德小姐的两个朋友都遇难了，丈夫和妻子；他们的女儿幸而在学校里，逃过了一劫。克罗蒂尔德带她住在这儿，并为她安置了一切。她带她到意大利和法国去旅行，对待她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她也真是一个快乐的姑娘，性格非常温柔。您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那样一桩可怕的事情。”

“一桩可怕的事情，那是怎么回事呢？发生在这里的吗？”

“不，不是这里，感谢上帝。虽然从某种角度来说您也可以认为是发生在这里的。她就是在这儿遇见那个小伙子的。他就住在附近，这里的女人也都认识他的父亲——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所以他到这里来探望父亲。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他们相爱了吗？”

“是的，姑娘立刻就爱上他了。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谈吐文雅，会过日子。您决不会想到……”她突然不

说了。

"那么是风流韵事吗？出了什么别扭了？这个姑娘自杀了吗？"

"自杀？"那老太婆惊讶地盯着马普尔小姐，"谁这样告诉您的？那是谋杀——赤裸裸的谋杀。她是被勒死的，头颅被打得稀烂。克罗蒂尔德小姐不得不去辨认她——她已是面目全非了。他们在离这儿三十英里的地方找到她的尸体，在一处废弃的采石场的杂树丛中。而且可以相信他不是第一次杀人。还有别的女孩子。六个月以前她失踪了，警察到处查访。啊！他真是一个可怕的魔鬼——从他出世那天起，灾难就开始了。今天有人说，那些人对他们的行为控制不住，头脑不正常，所以他们可以不承担责任。我一个字也不会相信，杀人犯终究是杀人犯。而且今天人们也不把这些家伙处绞刑了。我知道在古老家族中常有疯子出现——在布拉辛顿那边的德温特家族，每一代就有一两个人死于疯人院。还有波利特老太太，她戴着古波斯人的珠宝头巾，在小路上走来走去，自称是玛丽·安托瓦内特①，一直到别人把她关起来为止。但是她却没有什么大危害，只不过有点傻罢了。可这个家伙，哼，他是个十足的魔鬼。"

"他们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呢？"

"那时他们废除了绞刑，要不然就是因为他太年轻了，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他们发现他有罪，就把他送到

① 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一个以字母‘B’开头的地方去——可能是博斯托尔或者是布罗桑德。”

“这个少年叫什么名字？”

“迈克尔……记不起他的姓了，事情已经过了十年，忘记了。意大利式的姓，就像一个画家的，一个画家的姓——对了，拉菲尔……”

“迈克尔·拉菲尔？”

“对啦！那时到处传说他父亲很有钱，所以把他从牢里弄了出去，就像抢劫银行的强盗逃脱了一样。不过我认为这也只是传闻罢了……”

所以那不是一桩自杀案，而是谋杀案。

“爱情！”伊丽莎白·坦普尔曾经指出过这是一个姑娘的死因。她有几分是正确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爱上了一个杀人犯——由于爱他而毫无戒心地悲惨死去。

马普尔小姐微微颤抖了一下。昨天她沿着乡间街道走的时候，经过一个公示牌，上面写着：埃普桑丘陵谋杀案，发现第二具年轻女尸，警方要求青年协助。

看来历史又重演了，按一种古老的方式——一种丑恶的方式。几行被遗忘了的诗句又慢慢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

玫瑰般纯洁的青春，憔悴因多情，
寂静的山谷，欢乐的溪声，
平凡的故事，幻想中的王孙，
哦，比起玫瑰般纯洁的青春，

人生还有什么会更脆弱。

谁能保卫青年免于痛苦和死亡——青年不能，也从来不曾保卫过自己。他们知道得太少吗？还是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所以他们才认为知道一切。

2

马普尔小姐那天早晨下楼来的时间可能比预料的稍微早了一点，没有立即看到女主人们的影子。她从前门出去再绕着花园散步。她并不真的欣赏这个特别的花园，她总觉得这儿有些什么应该注意，可以给她一点启示，或者已经给了她启示，只是她还不曾……嗯，坦白地说，她还不够聪明去认识到这一明明白白的启示。这里有些东西是她应该注意的，这些东西就是线索。

此刻她并不急于去见三姐妹，她得把几桩事情再斟酌一番——她和珍妮特在早茶时间的闲谈，使她掌握了几条新的线索。

她穿过一扇开着的侧门来到乡间街道上，再沿着一排小商店往前走就来到了尖塔耸立的地方，那是教堂和墓园的标记。她推开墓园铁门，在坟墓中间徘徊。有些墓碑的时间颇有点久远，远处的一些时间稍微近一点，墙那边的一两处显然是新围起来的。那些较老的坟墓没有

什么意思，尽是一些本地人世代沿袭的姓氏。因为村里的许多名门望族也都埋葬在那里。贾斯珀亲王，深切悼念。马杰里亲王，埃德加与沃尔特亲王，梅兰尼亲王，四岁。一份家谱。海勒姆爵士——埃伦·简爵士，伊莱扎爵士，九十一岁。

这时，她注意到一个老头儿在坟墓间一面走一面慢慢打扫着，她转过身来向着他。他向她行了个礼还问候道："早上好。"

"您早。"马普尔小姐说，"天气真好。"

"过一会就要下雨的。"老头儿说，他的语气极其肯定。

"看样子这里安葬着许多亲王、爵士。"马普尔小姐说。

"是的，这儿住过亲王，占有许多领土。多年以前，还住有许多爵士。"

"我看到这里还埋葬着一个小孩。人们看到小孩的坟墓时总是感到非常悲哀的。"

"啊，那一定是小梅兰尼，我们叫她梅莉。她死得很凄惨，是被辗死的。她跑到街上，到糖果店去买糖果，这年头汽车开得飞快，这种憾事可不少。"

"想到这就令人伤心，"马普尔小姐说，"总是有这么多人死去。一个人要不是看到教堂墓碑，也不会想到这一点的。病死、衰老而死、小孩被辗死，有时甚至还有更可怕的事情，例如小姑娘被杀害。我的意思是说犯罪。"

"是的，有许多那类事情。这些傻姑娘，我就这样叫

她们。这年头她们的妈妈没有时间照料她们——外出工作的时候太多了。"

马普尔小姐很同意他的说法，但是，不愿多花时间和他谈论社会风气。

"您住在'老庄园'吗?"老头问道，"我看您是乘旅行车到这儿来的。不过，这对于您太辛苦了吧？有些生活过得还好的人是不肯常作这种旅行的。"

"是有点儿疲劳。"马普尔小姐说，"我的一位非常好心的朋友——一位拉菲尔先生——写信给他在这儿的几位朋友，她们就邀请我在这儿待两天。"

拉菲尔这个名字对这个老园丁显然毫无意义。

"格妮太太以及她的姐妹们待人很好。"马普尔小姐说，"她们在这里住了很久了吧?"

"并不那么久，可能有二十年。这块地产本来是老布罗德伯里-斯科特上校的，我是指'老庄园'，他将近七十岁的时候死去了。"

"他有孩子吗?"

"有一个儿子，在战争中阵亡了。所以他把这个地方留给他的侄女们。再没有别的人继承这份遗产了。"

他又埋头清理坟墓去了。

马普尔小姐走进了教堂，这里有股复古的味道，似乎想重塑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风格。还有窗户上明亮的维多利亚式的玻璃，一两件黄铜器皿和墙上的几幅横匾，都是过去的遗迹。

马普尔小姐坐在一张不舒适的教堂板凳上，想着周

围的一切。

现在她的路子走对了吗？事情是有牵连的，然而这线索却远不够明朗。

一个姑娘被谋杀了(其实是有好几个姑娘被谋杀)。可疑的年轻人(或者"青年们"，正如大家现在所称呼的那样。)曾经被警察局传讯过，"帮他们提供线索"，一种普通的方式。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要溯及十年或十二年前。现在却什么也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一幕宣布完结了的悲剧。

她能够做什么呢？拉菲尔先生可能要她做什么呢？

伊丽莎白·坦普尔……她一定要伊丽莎白·坦普尔告诉她更多一点东西。伊丽莎白曾经说到过一个姑娘与迈克尔·拉菲尔订了婚约。不过那是真的吗？那件事情"老庄园"的人们好像并不知道。

马普尔小姐想到一个更熟悉的故事版本。这类故事常常在她的家乡流传，开始总是这样："少年遇到了姑娘。"再按照惯常的方式发展……

"接着姑娘发现她怀孕了。"马普尔小姐自言自语地说，"她告诉这个少年，并要求他跟她结婚。但是少年多半并不想和她结婚，他从来就没有想到和她结婚。不过事情到了这一步他也是很为难的，他的父亲也许很不愿意听到这类事情。但这姑娘的亲属却坚决要他'做事要对得起良心'。可现在他对这个姑娘已经厌倦了，也许他又得到了另外的姑娘，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快刀斩乱麻的残忍的主意——先把她勒死，再把她的头颅敲碎，以免别

人把她认出来。这和他的前科——一桩残忍的、肮脏的罪恶相符，但是被遗忘了、被蒙混过去了。"

她坐在教堂里面，环视教堂四周。它看起来是这样的宁静，使人难以相信世界上竟然有那么邪恶的事实存在。敏察罪恶的天赋——这就是拉菲尔先生要她做的事。她站起身来踱出教堂，又站在那里把墓园四周看了一遍。这儿，在石碑和剥蚀了的碑文中，她看不出有什么罪恶的迹象。

昨天她在"老庄园"感觉到了罪恶的存在吗？那深切的、绝望的郁闷，那阴沉的、猛烈的痛苦？安泰娅·布罗德伯里-斯科特，她的眼睛恐惧地凝视着肩后，就好像害怕站在她身后那如影随形的某个东西。

这三姐妹总知道点什么。不过，她们知道的是什么呢？

她又想到了伊丽莎白·坦普尔，她想象着伊丽莎白·坦普尔和其他旅伴的形象。此刻，她正跨过小丘，爬上一条险峻的小路，眺望着悬崖峭壁那边的海。

明天，等她回到旅行团去的时候，她一定要伊丽莎白·坦普尔告诉她更多的事。

3

马普尔小姐踏上返回"老庄园"的路。她走得很慢，

因为此刻她累了。她确实感觉不到这个早晨有什么收获，直到现在“老庄园”还没有给她一个明显的概念，有的只是珍妮特跟她讲的一幕过去了的悲剧。可是在佣人们的脑子里总是少不了过去的悲剧，她们把悲惨事和喜庆事记得同样清楚，譬如说豪华的婚礼筵席，成功的经营，或者人们意想不到的脱险。

一走近大门，她就看到两个女人站在那儿，其中有一个走过来迎接她，那是格妮太太。

“哦，您来了，”她说，“我们正找不着您，我想您一定是到什么地方散步去了，我还生怕您累着了哩！要是我知道您下楼出去了，我一定会陪着您到该看的地方去看一下，我倒不是说有许多可看的东西。”

“我只不过是闲逛了一圈，”马普尔小姐说，“在教堂墓园，还有教堂。我一向喜欢教堂，有时那儿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墓志铭，这类东西我收集了许多。我猜想这座教堂是在维多利亚时代重建的吧？”

“我想是的。他们在里面放了一些丑陋的坐凳。您知道，那是质地优良的木料，结实，还有些别的优点；但是，缺乏艺术感。”

“我希望他们当初没把某些有特殊价值的东西拿走。”

“我想没有，这并不是一座很古老的教堂。”

“里面似乎没有许多匾额，也没有铜器一类的东西。”马普尔小姐附和地说。

“您对教堂建筑很感兴趣吗？”

"我对这类事毫无研究。不过，在我的家乡圣玛丽米德，不管什么都是以教堂为中心。我的意思是说以前总是这样，在我小时候是这样，现在当然会有所不同了。您是在附近长大的吧？"

"这么说并不确切。我们住得不很远，离这里大约三十多英里路，在小赫斯策。我的父亲是一个退伍军人——炮兵少校。我们间或来这里探望我的叔父，更早以前也看过我的叔祖父。不过后来我们来得不多了。我的姐姐和妹妹在我叔父死后搬进这栋房子里来，那时，我和我的丈夫还在国外，他死了只有四五年的时间。"

"哦，我明白了。"

"她们渴望我来这里跟她们住在一块。真的，这样也似乎是最好不过的了。我们在印度住了几年，我的丈夫在那里工作一直到死。今天，一个人要想知道该在哪儿生根（容我这样说）是很难的。"

"的确是的，我十分明白这点。当然，您一家在这儿已经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您就感觉到您是在这儿定居了。"

"对，对，就是有这种感觉。当然，我总得跟我的姐姐和妹妹保持密切的关系，要去拜访她们。但是事实总是和人们所想象的大不一样。我在伦敦附近，靠近汉普宫的地方买了一栋小别墅，在那里度过了我很大一部分光阴。偶尔也替伦敦的一两处慈善机构干一点工作。"

"这样看来您的时间是安排得很紧凑的了，您真是聪明。"

“近来我感到也许我应该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我颇有点替我的姐姐和妹妹担忧。”

“担心她们的健康？”马普尔小姐问道，“这年头是令人挺担心的，特别是很难雇到一个真正合适的佣人来照料那些身体越来越弱，或者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病人。这年头儿正是风湿症和关节炎流行的时候。你不免担心她们会在洗澡的时候跌倒，下楼的时候出了意外什么的。”

“克罗蒂尔德一向很结实。”格妮太太说，“我应该把她说成是很强壮。但是我有时候很替安泰娅担心，她是那种茫茫然的人，的确很茫然。她有时候还瞎走一气——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似的。”

“是的，着急是很难受的。可使人着急的事也太多了。”

“我倒认为没有什么会使安泰娅担忧的。”

“使她着急的也许是交所得税，有关金钱方面的事。”马普尔小姐说。

“不，不完全是那样。不过，她太关心花园了，她总记得花园过去的那个样子，而且她也很想……嗯，花点钱来恢复花园的本来面目。克罗蒂尔德不得不告诉她，这笔钱我们负担不起，但是她还是谈着从前的那些温室，桃树，还有葡萄什么的。”

“还有墙上的香水草吧？”马普尔小姐记起了这点，问道。

“真想不到您还记得。是的，它是会让人们记住的，

那样芳香的、天芥菜属植物，名儿又是那么好听，香水草，人们总记得它。还有葡萄藤，小的，嫩的，早熟的甜葡萄。啊，我们不应该过分怀念过去。"

"我想还有花坛吧。"马普尔小姐说。

"是的，是的，安泰娅也很喜欢有一个规模大一点的，修饰得比较好的草本植物的花坛。只是现在已不可能了，一个人所能做的就是每两个星期把当地人找来修整一下草地，这样就像每一年雇佣了一家不同的公司。安泰娅还想把蒲苇再种植起来，还有辛普金太太的白色的石竹，让这些都沿着花坛的石头边缘生长。还有生长在温室外面的无花果树。这些东西她都记得，也总爱挂在嘴边。"

"这样一定会给您造成一些困难吧。"

"是的，和她争论也是白费力气。当然，克罗蒂尔德为人直爽，她直截了当地反对，并声明以后不再希望提到这类事。"

"处理事情并不容易。"马普尔小姐说，"处理过程中是应该坚决些，或者说是应该狠一点，还是表示同情，明知不正当，还要听下去，甚至还抱着希望。嗯，这不是太难了么?"

"不过对我来说很容易，因为您看，我可以离开，过不多久又回来住些时候。所以对我来说，我可以认定情况不久之后会好转，到时候事情会得到解决。不过，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发现安泰娅请了一家最昂贵的风景园艺公司来整修花园，又要重建暖房——那真是十分荒唐。

因为即便你插的是葡萄藤，再有两三年它们也结不了果。克罗蒂尔德对这件事一无所知，等她在安泰娅的书桌里发现了这项工程的预算账单的时候，她简直气极了。她确实很不客气。”

“难处太多了。”马普尔小姐说，这是她常用的一句话。

“我想，我明天上午要稍微早点动身，”马普尔小姐说，“我问过戈尔登波尔旅馆。我知道旅客们明天早上集合，他们出发时间很早，我听说是九点钟。”

“哦，亲爱的，但愿您不会感到太辛苦。”

“我想不会的。我预料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叫……嗯，叫什么呢？斯特林·圣玛丽。有点像这个名字，它好像离这儿并不很远，路上可以看到一座很有趣的教堂，还有一座城堡。下午要去的是一个很漂亮的花园，园子不算大，却有不少奇花异卉。我确实感觉到我在这里休息得很够了，精神很好。现在我明白如果我这两天是在爬山的话，我一定会疲惫不堪了。”

“那么，您下午得好好歇一会儿，明天精神才会好。”格妮太太进屋去的时候这样说。

“马普尔小姐去参观了一下教堂。”格妮太太对克罗蒂尔德说。

“恐怕那儿没有很多可看的。”克罗蒂尔德说，“我认为，维多利亚式的玻璃窗难看极了，太不惜工本。我怕我的叔叔多少也有责任，他十分钟爱天然的红色和蓝色。”

“我总认为很粗俗，很难看。”拉维尼娅·格妮说。

马普尔小姐吃过中饭后睡了一个午觉，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她才和女主人们在一起。晚饭后，她们一直谈到睡觉的时间。马普尔小姐把话题转到回忆上面——回忆她的青春时代，她早年的生活，她去过的地方，她参加过的旅行与游览，还有她过去认识的人。

她上床的时候带着一身疲惫，也带着一种挫败感。她没有打听到更多的，也可能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打听的。钓鱼的地方鱼儿没有上钩，也可能因为那里没有鱼。亦或是她不懂得运用恰当的诱饵？

第十一章
灾祸

1

第二天早晨，马普尔小姐的早茶七点半钟就拿来了，为的是使她有充裕的时间起床整理行李。她刚刚关上她的小箱子，就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克罗蒂尔德神色不安地进了屋。

“哎呀，马普尔小姐，楼下有一个年轻人要见您，他叫埃姆林·普赖斯，是您的旅伴。他们派他来的。”

“当然，我记得他。对了，很年轻吧？”

“是的，穿着非常摩登，头发蓄得很长。不过他其实是来，嗯，是来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很遗憾是一场灾祸。”

“一场灾祸？”马普尔小姐悚然地说，“您的意思是游览车出了意外？路上出了车祸吗？有人受伤了吗？”

“不，不，不是游览车，那倒没有出什么岔子。是在

昨天下午的出游中,风很大,想必您还记得。事情虽然怪不了风,可是人们却因此迷了路。那边有一条人们常走的小路,但是您也可以翻过山丘。两条路都通向'好运岩'山顶的纪念塔——他们正是朝这个方向去的。人群稍稍分散了些,我想,应该有人照料他们,给他们充当向导的,可是,事实上竟没有,真是的。这些人的脚步并不稳,而伸出峡谷的斜坡却异常陡峭。不幸的是,有一堆碎石或岩石从山上滚下来,击中了下面路上的什么人。"

"哎呀,"马普尔小姐喊道,"真可怜,我真想不到。受伤的那个人是谁呢?"

"我听说是一位叫坦普尔或者坦德登的小姐。"

"伊丽莎白·坦普尔,"马普尔小姐说,"哦,真可怜。我跟她很谈得来,我在车上的座位在她的旁边。我相信,她是一个退了休的校长——一个很有名的人物。"

"当然,"克罗蒂尔德说,"我对她很熟悉,她是法洛菲尔德——一所著名的学校——的校长。我没想到她会参加这次旅行。我想,她退休大概有一两年了。那里现在又有了一个年轻的新校长,也是女的,她的思想很激进。坦普尔小姐也不算老,不过六十岁左右,却很活跃,喜欢爬山、步行一类的活动。这件事确实是不幸,但愿她受伤不重。不过我现在还不知道详细情况哩。"

"那非常简单,"马普尔小姐一边说,一边砰的一声关上她的箱子,"我马上去见普赖斯先生。"

克罗蒂尔德抢过箱子来。

"让我来，我完全拿得动。跟着我下楼，当心楼梯。"

马普尔小姐下楼来。埃姆林·普赖斯正等着她，他的头发看起来比平素凌乱些，他穿了一双精致的皮靴和皮茄克，还有鲜艳的翡翠绿裤子。

"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他抓着马普尔小姐的手说，"我认为我应该亲自来，嗯，把这桩意外事故告诉您。我想布罗德伯里·斯科特小姐已经告诉您了吧，那是坦普尔小姐，学校的校长。我不十分清楚她当时在做什么或者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一些石块，或者是圆石从山上滚了下来，斜坡也太险峻了一点，她被打晕，他们不得不连夜把她送进了医院。无论如何，今天的旅游是取消了，我们也只好在这里过夜。"

"哎呀，"马普尔小姐说，"糟糕得很哪！"

"我认为他们决定今天不再旅行是因为他们必须等待，看看医疗报告。所以我们建议在戈尔登波尔旅馆再住一个夜晚，重新安排几项旅游计划。这样我们或许就要错过去格兰梅林的机会了。这个地方我们本来明天要去的，可听人说也不怎么好玩。桑德伯恩太太今天上午很早就到医院去了，想看个究竟，她十一点要回戈尔登波尔旅馆来跟我们一道喝咖啡的。我想您或许愿意来听听最新消息吧。"

"我当然要跟您一起去，"马普尔小姐说，"立刻就走。"

她转身向克罗蒂尔德和格妮太太告别。

"我得衷心感谢你们，"她说，"你们真好。我在这里

的两个夜晚是很愉快的，我休息得好，一切都好。不过发生的这桩意外却是太不幸了。"

"假如您还打算再住一个晚上，"格妮太太说，"我相信……"她望着克罗蒂尔德。

马普尔小姐的眼光是极为锐利的，只在斜睨的一瞬，就看出了克罗蒂尔德神色上的不满。她只是摇了摇头，虽然这个动作微弱得几乎不可能被注意到，不过她还是压下了格妮太太的建议。

"虽然……当然，我想您跟其他的旅伴们在一起会更安逸一些。而且……"

"哦，是的，我想那会更自在些的。"马普尔小姐说，"我可以知道是些什么计划，事情该怎么办，有些地方可能还用得着我，谁料想得到呢。再次多谢你们。在戈尔登波尔旅馆找一个房间不会很困难吧。"她望着埃姆林，而他很有把握地说道：

"那没问题，今天空出了七个房间，它们不会住满的。我想，桑德伯恩太太已经替今晚留宿在那儿的所有旅客订了房间。至于明天，嗯，明天我们再看着办吧。"

再三地道别和致谢以后，埃姆林·普赖斯提着马普尔小姐的行李，两人大踏步地走了。

"就只转个弯，然后在第一条马路的靠左边就是。"他说。

"是的，我昨天曾经经过那里。可怜的坦普尔小姐，我真希望她的伤势不重。"

"我想她的伤有点重。"埃姆林·普赖斯说，"当然，

您知道医生、医务人员是干什么的，他们老爱说这句话：'一切都在掌握中。'本地没有医院，他们不得不把她送到卡里镇去，大约有八英里路远。不管怎么样，等我们把您在旅馆安顿好后，桑德伯恩太太就会把消息带回来的。"

他们到咖啡室去寻找旅伴们，咖啡、果子面包和早点都准备好了，巴特勒夫妇此刻正在谈话。

"哎呀，真是太、太富于悲剧性了，"巴特勒太太说，"真令人难过，不是吗？刚巧是在我们正高兴正快乐的时候。可怜的坦普尔小姐，我总以为她脚步稳得很。但是你看，祸福难测，你说是不是，亨利？"

"的确是这样，"亨利说，"的确是这样。我其实在想……是的，我们的时间太短了……嗯，旅行就到此地为止是不是会好些呢？我们就不再继续了。依我看要把事情理出个清楚的头绪势必有些困难。如果这是，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桩事情严重到出了人命，那就还会，嗯，我的意思是说那就还会出现验尸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哦，亨利，不要说这样可怕的话了！"

"我相信，"库克小姐说，"您有点悲观，巴特勒先生。我相信事情不会那么严重的。"

卡斯珀先生用他的外国口音说道："不过事情真得很严重，我昨天听说的——桑德伯恩太太给医生打电话的时候，事情已是非常、非常严重。他们说她是剧烈的脑震荡，十分厉害。一位专门的医生跑来给她看病，看她是否

需要或者可能动手术。真的，情形很严重。"

"哎呀，"拉姆利小姐说，"假如有什么怀疑的话，我们或许应该回家，米尔德里德。我得查看一下火车时刻表。"她转身对巴特勒太太说："您看，我把我的猫儿都托付给邻居们了，假如我耽搁了一两天的话，那对各方面都会造成极大的困难。"

"那么，我们再继续下去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了。"赖斯利·波特太太用深沉的、严厉的语气说道，"乔安娜，把这块面包丢进废纸篓里去，好吗？它真是太难吃了，果酱也是最乏味的。但我不愿意把它剩在碟子里，那只会使人感到不舒服。"

乔安娜扔掉了那块面包。她说："我和埃姆林去散一会儿步，您觉得可以吗？我的意思是说，只不过去市镇上逛逛。老是坐在这里谈些悲观的话可不太好，对吗？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我认为你出去走一走是个好主意。"库克小姐说。

"是的，快去吧。"巴罗小姐在赖斯利·波特太太还来不及开口之前先说了。

库克小姐和巴罗小姐互相望了望，一边叹气，一边摇头。

"草地很滑，"巴罗小姐说，"我滑倒了一两次，就在那个浅草地上。"

"还有石头，"库克小姐说，"我在小路的一个拐角转弯的时候，石块像阵雨一般落下来，有一块击中了我的肩膀，像刀割似的。"

2

茶、咖啡、糖果、面包和糕饼很快就分送完了。人人看来都心不在焉，也都有些心绪不宁。当人们面临一场大灾祸时，是很难知道怎样应付才算适当的，每一个人都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表达了惊讶和难过。现在，他们都等待着消息，同时，都有点期待着某种形式的游览，使他们能够饶有兴味地度过这个早晨。午膳要到一点钟才能弄好，他们感到再围坐在一起重复那些单调的话题，确实是一件枯燥无味的事情。

库克小姐和巴罗小姐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说，她们有必要到商店去一下，她们需要买一两件东西，也想到邮政局去买邮票。

“我要寄一两张明信片，还要询问一下发一封信到中国去要多久才能到。”巴罗小姐说。

“我要去配一点毛线。”库克小姐说，“而且对我来说，商场另一边似乎有一处颇值得一看的建筑。”

“我想我们都出去走走比较好。”巴罗小姐说。

沃克上校夫妇也站起身来，并向巴特勒夫妇建议，他们也出去看一看有什么可看的，巴特勒太太说想去古董商店逛一逛。

“我的意思并不是真的指一家文物商店，或许把它说

成是一家废旧商店还更恰当些。有时你能在那里挑几件真正有趣的玩意儿。”

他们都结伴外出了。埃姆林·普赖斯早已侧身从门边溜走，去追乔安娜了，而没有多费口舌来解释他为什么要离开。赖斯利·波特太太也不管是否来得及，还在喊她的侄女回来，但是已经晚了，于是说坐在休息室里要更舒适些。拉姆利小姐同意她的看法。卡斯珀先生像一个外国骑士似的护送着女士们。

旺斯蒂德教授和马普尔小姐留了下来。

“我以为，”旺斯蒂德教授对马普尔小姐说，“坐在旅馆外面一定会很舒适的，那里有一个小草坪。您想去试试吗？”

马普尔小姐谢了他一声，并站了起来。她一直难得跟旺斯蒂德先生交谈。他有几本内容渊博的书本带在身边，其中有一本是他经常读的，甚至在车上他都不想放下来。

“也许您也要去商店吧。”他说，“至于我，我就在什么地方安静地等着桑德伯恩太太回来。我认为，确切地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是很重要的。”

“我十分赞同您的话。”马普尔小姐说，“我昨天在镇上兜了好几个圈子，我感觉到今天没有必要再这样了。我就留在这儿，万一有什么事，我还能够帮忙，我倒不是猜到了会有，不过未来的事谁料得到呢？”

他们一起穿过了旅馆大门。沿着墙角转过去便是一个方形小花园，园内紧靠旅馆的围墙有一条凸起的铺石

小径，石径上面摆着几把形式不一的藤圈椅。此刻一个人也没有，所以他们就坐了下来。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地望着对方——望着他那满是皱纹的脸，他的浓眉毛，他的长满灰白头发的头。他走路有点驼背。马普尔小姐认为他有一张有趣的脸，他的嗓音单调、刻薄。她想，他是属于专家一类的人。

“我没有弄错吧，”旺斯蒂德教授说，“您是简·马普尔小姐？”

“是的，我是简·马普尔。”

她有点吃惊，但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并没有长到能够互相认得出谁是谁来，况且最后的两个夜晚她也没有跟团体其他的人在一起，可是他十分自然地认出她来。

旺斯蒂德教授说：“我听到过一次对您的描述所以这样认为。”

“关于我的描述？”马普尔小姐又有点吃惊了。

“是的，我听到过一次关于您的描述，”他停了一会儿，声音其实并没有低下去，但是却不像原来那么大，不过她还能够听得十分清楚，“是拉菲尔先生说的。”

“哦，”马普尔小姐很吃惊地说，“是拉菲尔先生说的。”

“您感到惊奇吗？”

“嗯，是的，确实很吃惊。”

“这我倒没想到。”

“我没有料到……”马普尔小姐开始说，接着又停

住了。

旺斯蒂德教授没有说话，他只是坐在那儿仔细瞧着她。马普尔小姐暗想：两分钟后他会这样对我说的，“到底患的是什么病症呢，亲爱的小姐？吞咽困难？还是睡眠不足呢？消化还正常吧？”她现在几乎要相信他是一个医生了。

“他什么时候跟您谈到我的？那一定是……”

“可以说是不久以前，几个星期以前，在他死以前，就是这么回事。他告诉我说您会参加这趟旅行。”

“而且他知道您也会参加的——您也将要参加这趟旅行。”

“您可以这样认为。”旺斯蒂德教授说，“他说您将参加这一次旅行，事实上，是他替您安排的这一次旅行。”

“这是他的好意，”马普尔小姐说，“的确是好意。我发现他替我预订好座位的时候，我简直惊讶极了，这样的花费，我自己是负担不起的。”

“是的，”旺斯蒂德教授说，“安排得很好。”他点了点头，就像对一个学生的表现表示赞许一样。

“旅行就这样被打断了，真有点可惜。”马普尔小姐说，“就在每个人都玩得很开心的时候，的确很可惜。”

“是的。”旺斯蒂德教授说，“是的，很可惜，而且是意想不到的。您认为，是意外还是意料中的呢？”

“您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旺斯蒂德教授？”

迎着她挑战的目光，他抿着嘴笑了笑。

他说：“拉菲尔先生把您描述地相当详细，马普尔小

姐。他建议，我应该与您一道参加这次旅行，在适当的时候我还应该与您相识。因为旅客们必然都会互相认识的，虽然结识后总要花个一两天才会依照嗜好和兴趣分成几个团体。此外他建议，我应该——我可以这样说吗？——密切注视着您。”

“密切注视着我！”马普尔小姐说，显露出几分不高兴的神气，“是什么理由呢？”

“我认为是为了保护您。他要确保在您身上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我会发生意外？我会发生什么意外呢？我很想知道。”

“可能发生像伊丽莎白·坦普尔小姐所遭遇的那种意外。”旺斯蒂德教授说。

乔安娜·克劳福德从旅馆转弯出来，她手里提着一只买东西的篮子。她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点了点头，并以几分好奇的眼光看了他们一下，就走到马路上去了。旺斯蒂德教授一直到她消失在视野中才开口。

“一个好姑娘，”他说，“至少我这样认为。眼前像驮着重负的牲畜那样听她那专横的姑母的话，但是我相信再过几年她就懂得反抗了。”

“您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哪？”马普尔小姐问。她对乔安娜什么时候可能反抗并不感兴趣。

“由于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这个问题也许正是我们非要讨论不可的。”

“您的意思是指因为有了这场灾祸吗？”

“是的，如果它算得上是一场灾祸的话。”

“您认为它不是一场灾祸吗?”

“嗯，我认为它可能刚刚算得上，这就够了。”

“我当然对这件事一无所知。”马普尔小姐踌躇地说。

“是的，您并不在场。您是……我可以这么说吗——您是否可能在别处另有职守呢?”

马普尔小姐沉默了一会儿，她看了旺斯蒂德教授一两眼，然后说道:“我不确定您指的是什么。”

“您很谨慎。谨慎也很好呀!”

“我有这个习惯。”马普尔小姐说。

“谨慎的习惯?”

“我不想说得那么确切。不过别人告诉我什么，我在相信的同时也得带点儿不相信。”

“没错，而且您这么做对极了。您对我一点也不熟悉，您只知道我是这个专门参观城堡、古宅和漂亮花园的豪华旅行团的一员。也许这些花园最使您感兴趣吧。”

“也许是的。”

“这里还有一些人，也对花园很感兴趣。”

“或者自称对花园感兴趣。”

“呀，”旺斯蒂德教授说，“您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继续说道，“嗯，我的任务是，不管怎么说，首先是瞧着您，守着您，看您在干什么，万一有什么事发生我就能在您身边。什么事呢? 嗯，我们就说得笼统点吧，万一有什么不正当的事发生，我随时会在您的身边。但是现在事情有点变了，您得看清我到底是您的敌人还是朋友。”

“也许您说得对。”马普尔小姐说，“您说得很明白，可是您没有把您自己的任何情况告诉我以供我判断。您是已故的拉菲尔先生的一位朋友吧？”

“不，”旺斯蒂德教授说，“我不是拉菲尔先生的朋友。我只见到过他一两次，一次是在一家医院的委员会里，一次是因一件公事碰过面。我听说过他，我想，他也听说过我。假如我对您说，马普尔小姐，我是我们这一行里的名人，您可能会认为我是一个很傲慢的人了。”

“我倒不这样认为。”马普尔小姐说，“我应该说如果您是这样谈到您自己，那么您说的大概都是真的了。您也许是一位医生。”

“啊，您真敏锐，马普尔小姐。是的，您非常敏锐。我有医学学位，也有专业的执业证书，我是一位病理学家和心理学家。我没有凭据带在身边，恐怕您得相信我这些口说无凭的话，虽然我能把别人写给我的信给您看，甚至还有应该是毫无疑义的正式文件来取信于你。我担任的主要是与法医学有关的专门工作，用通俗的话来讲，我对各种类型的犯罪心理都感兴趣。我从事这项研究已有多年了，我写过专题书籍，其中有一些会引起争论，有一些却是其他人所信服的。现在我不做太艰难的工作了，我把我的时间主要用于著述，把重点放在我感兴趣的问题上。我时常也能够碰见一些事物引起我的兴趣，使我想深入研究。我怕我这样讲会使您厌倦吧？”

“一点也不。”马普尔小姐说，“我还希望，从您现在所讲的，我也许能了解一些拉菲尔先生认为对我没有必要

解释的东西。他要求我着手某一项计划，但任何有关工作的有用的线索他却一点儿也没有提供。他把工作留给我，可以说是让我完全在黑暗中摸索。像这样来处理事情真是愚蠢极了。”

“您接受了吗?”

“我接受了。我要老实地对您说，金钱是我做此事的动机。”

“您为这个烦恼吗?”

马普尔小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慢吞吞地说道：“您大概不会相信，我的回答是：‘并不真的烦恼。’”

“果然不出我所料。他的提议勾起了您的兴趣。您要告诉我的也就是这个。”

“是的，他勾起了我的兴趣。我对拉菲尔先生并不很熟悉，只是偶然有一段时间相处过，事实上只有几星期，在西印度群岛。我想您多少听到过这件事吧。”

“我知道那是拉菲尔先生遇到您的地方，那里也是——我不妨直说——你们两个人合作的地方。”

马普尔小姐颇有点不相信地望着他。“哦，”她说，“他说的，是吗?”她摇了摇头。

“是的，他说的。”旺斯蒂德教授说，“他说您对犯罪事件有一种非凡的洞察力。”

马普尔小姐望着他扬起了眉毛。

“我想您不大会相信吧。”她说，“您不感到意外吗?”

“对于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我很少认为是意外。”旺斯蒂德教授说，“拉菲尔先生是一个非常精明而又阅历很深

的人，善于观察人。他认为，您也是善于观察人的。”

“我倒不认为我是这样。”马普尔小姐说，“我只能说有些人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些我认识的人，所以我就能预先料到他们行事的相同点来。如果您认为我对于我在这儿要做的事情都有个底儿的话，您就错了。”

“由于意外的事比经过人们策划的事要多，”旺斯蒂德教授说，“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好像找到了一处特别适于讨论某些事情的场所，看来我们不会逃掉别人的注意，我们的谈话却不容易被人偷听，我们既没有挨近门和窗，上面也没有阳台和窗户。事实上，我们能够畅所欲言。”

“这一点我很感激。”马普尔小姐说，“我得强调这一点，我对自己要做的事或者说指派我该做的事竟是一无所知。我不明白拉菲尔先生为什么要来这一套。”

“我想，我猜得到，他要您自己去接触种种事实和发生的意外事件，不是要别人先告诉您什么以免造成偏见。”

“所以您也不打算告诉我什么了吧？”马普尔小姐有点生气了。“真是的，”她说，“什么事都有个限度吧！”

“是的。”旺斯蒂德教授说。他突然笑起来，“我同意您的话，我们得突破一些限制。我要提供给您一些线索，那会使某些事情明朗起来。您当然也可能告诉我一些线索。”

“这可不一定，”马普尔小姐说，“那只是一两点略微特殊的迹象，不过迹象毕竟不是事实。”

“那么……”旺斯蒂德教授又停住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吧。”马普尔小姐说。

第十二章
密谈

“我不想长篇大论，我只简单解释一下我是怎样卷入这件事的。我有时充当内政部的秘密顾问，我也不断与某些机构接触。有某些机构向已经认定有犯罪事实的罪犯提供食宿，而他们留在那里的时间，一方面可以说要随女王陛下的心情而定，有时则要依据他们的年龄来制定关押时间的长短，如果他们不足法定年龄，就得被拘留在特定的某些地方。无疑，您是懂得这些的。”

“是的，您的意思我非常明白。”

“通常是罪行一经发觉，就有人问我关于这类案件的处理，各种情况的可能性，治疗后的效果等等，用词多种多样。不过这些用词都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我就不多说了。不过，偶尔也有一位这类机构的有地位的人物因为某种特殊理由来找我咨询。这次我涉入这件事，就是因为收到一封由某个部门发出，经内政部转交给我的公函。我去拜访发信的这位机构主管人——事实上是负责这些犯人，或者病人，或者随便您把他们叫成什么人的首脑。他算是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关系相当持久却不算要好的朋友。我找到他所在的单位，这位首脑就把疑难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他们谈到的是一个奇特的犯人。他对这

人的判决并不满意，有某些疑点。犯案的是一个年轻人，他来这儿的时候几乎还是一个孩子，可那已是几年以前的事了。过了几年，这位现任主管人就调到这里了（这个犯人初来的时候他不在那儿）。他很关心这事，倒不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专家，只是因为他对病态犯罪和囚犯颇有经验。简言之，这是一个从小就无法无天的少年，你怎么称呼他都行：小无赖、小坏蛋、小流氓、不负责任的家伙。有许多称呼，其中有些很适合，有些不适合，有些却使人难置可否。他是一个犯罪的典型，那是无疑的。他加入了一伙匪帮，他行凶打人，他是一个贼，他偷窃，他贪污，他参与诈骗，还策划过好几起诈骗案。实际上，任谁有了这样的儿子都会绝望透顶。"

"哦，我明白了。"马普尔小姐说。

"您明白什么了，马普尔小姐？"

"嗯，我明白您谈的正是拉菲尔先生的儿子。"

"您说得对，我谈的正是拉菲尔先生的儿子。您对他了解多少呢？"

"没有多少，"马普尔小姐说，"我只听说过——就在昨天——拉菲尔先生有一个犯法的，或者我们说得比较婉转一点，一个不成才的儿子，一个有着犯罪前科的儿子。我对他了解得很少，他是拉菲尔先生的独生子吗？"

"是的，他是拉菲尔先生的独生子。但是拉菲尔先生还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十四岁就死了；大女儿婚后很愉快，不过没有小孩。"

"拉菲尔先生的境遇不好哇。"

“可能是的，”旺斯蒂德教授说，“又有谁知道呢？他的妻子年纪轻轻就死了，她的死是够使他伤心的，虽然他从来没有显露出来。至于他关不关心他的儿女们，我不知道。他抚养他们，努力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尽量待他的儿子好，然而没人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感觉。他不是一个一眼就能看透的人物。我认为他的全部生命和兴趣都投入到赚钱的事业中去了。就像所有的大金融家一样，使他感兴趣的不是他手里的钱财，而是钱怎么才能赚进来。您会说，他把钱分派出去，就像派遣出去一个忠实的仆役一样，他会用极其有趣和意想不到的方法来赚取更多的金钱。他醉心于理财，热爱理财，很少想别的。

“我认为他在他儿子身上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儿子在学校惹了祸他替他开脱，他也雇用优秀的律师尽可能地把儿子从法庭的诉讼中解救出来。但是最后的打击还是来了，从早期的事态中也许可以预感到这点。这个少年被人告发说是对一个少女施以暴力而被带到了法庭上，罪名据说是强奸，他为此被判处了监禁。因为他年少，这个判处还是宽大的。但是后来，真正严重的起诉落到他的头上来了。”

“他杀害了一个姑娘，”马普尔小姐说，“对吗？我听说过这件事。”

“他把一个姑娘从家里诱骗出来，等她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她是被勒死的，接着她的脸部和头部被一些沉重的石头砸得模糊不清，也许是为了不让别人辨认出来。”

“真是作孽啊。”马普尔小姐一副老太太的口气。

旺斯蒂德教授看了她一眼。“您真的是这样看的吗?”

“在我看来是这样的。”马普尔小姐说,“我不喜欢那类事,我从来就不喜欢。如果您希望我去怜悯他、将他的罪过归于不幸的童年,去谴责那恶劣的环境;如果您希望我为他——您的这位年轻的杀人犯——叹息,我倒不想这样做。我不喜欢做坏事的坏人。”

“您这样说我很高兴。”旺斯蒂德教授说,“您简直不会相信在我执行职务之际,受的是什么罪呀!人们哭泣,咬牙切齿,什么都怪到过去的头上。要是人们知道了他们有的只是一个恶劣的环境,他们生活中有的只是冷酷和艰难,也知道事情的真相,尽管对他们来说已经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我想他们就不会处处站在对立面了。不适应环境是可怜的,是的,假若是娘胎带来的不适应,而且自己也无法控制,那确实是可怜。我也可怜那些癫痫病人。假若您知道基因是……”

“我多少知道一点,”马普尔小姐说,“这在今天已经是一种常识了,虽然我并没有实在的专门化学知识。”

“这位主管人——一位经验丰富的人——确切地告诉我他为什么急于想知道我的诊断结果,他凭他的经验越来越觉得这个罪犯奇特,说得浅显一点,这个少年不是凶手。他认为他不是杀人犯这一类型,一点也不像他以前看到过的杀人犯。他认为这个少年是个典型的罪犯,无论接受什么治疗也不可能改邪归正。用言语和他讲道理显然是不行的。同时他也越来越感觉到对他的判决是

冤枉的,他不相信这个少年杀了一个姑娘——首先把她勒死,然后毁了她的面容,并把她的尸体滚进壕沟里去。他说服不了自己,他查阅了这桩案件的全部记录,这些似乎是得到了充分证明的:这个少年认识这个姑娘;在这桩罪案发生之前,人们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看到他跟姑娘在一起;人们猜想他们在一起睡过觉;还有些别的形迹,他的汽车在附近被人发现过,他自己也被人家认出来了等等。看来真是一件完全公正的判决,但是我的朋友却说他并不满意。他是一个极力主张公道的人,他有一种不同的看法,他要的事实上不是警察局的结论,而是医学上的专门意见。那就是我的范围了,在乡村就完全由我处理了。他要我去看望这个年轻人,与他交谈,探查他的思想,做出一个内行的评判,并且把我的意见告诉他。"

"很有趣,"马普尔小姐说,"是的,我说很有趣。毕竟,您的朋友——我的意思是指您的那个主管人——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一个主持公道的人,也是一个您愿意听从他的人。也许,您对于他从来就是言听计从的。"

"是的,"旺斯蒂德教授说,"我深感兴趣,我明白他的意思,也准备去看那青年。我用几种不同的姿态去接近他,我与他谈话;我们讨论着法律上好像要出现的几种变化;我告诉他,一个在皇家当顾问的律师有时为了弄清哪些条文于他有利也得亲身来看一下。我像一个朋友,同时也像一个敌人一样去接近他,这样我就能够看到他的不同反应,而且我也对他进行了多次生理测试,这在当前应用得非常频繁。我不想多谈及这些,因为它们都是纯

技术性的。”

“那么您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我认为,”旺斯蒂德教授说,“我认为我的朋友好像是对的,我也认为迈克尔·拉菲尔不会是一个凶手。”

“您提到的先前那件案子怎么样了呢?”

“那当然对他不利。不是陪审团的看法,因为在法官做出判决以前,陪审团并没有听说过那件案子,那肯定是法官在心里已判了他的罪。不过我后来亲自做了几次调查,他胁迫一个姑娘,企图强奸她,不过照我看来,他并不打算勒死她。在本案开审之前我曾经看到过许多诉讼案件,它对我来说似乎不像是一桩非常确定的强奸案。我们必须记住,现在的姑娘们远比过去更容易遭到强奸。那是她们的母亲要把这叫做强奸,其实是这个女孩子有几个男朋友,而他们的关系又已经超过了友谊。我并不认为那足以构成对他起诉的证据。真正的谋杀案,是的,这无疑是的,不过我通过各种试验——生理的试验,精神的试验,心理的试验——没有一样是与这件特殊的罪行相符的。”

“以后您做了些什么呢?”

“我与拉菲尔先生通信,告诉他我想和他会一次面,讨论与他儿子有关的一些事情。我到他那里去了,把我的想法、主管人的想法告诉给他听。现在我们没有证据,也没有理由提出上诉,但是我们两个都相信这桩案子是误判。我说,我认为可以进行一次调查,那将是很花钱的,那可能会给当局提供一些线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

败。一定有什么东西——某些证据，假若您去找的话。我说过要寻找这些一定得花许多钱，不过我认为那对于任何处于这种地位的人都没有什么舍不得的。我就在那次发现了他是一个病人，一个相当严重的病人。他是这样对我说的，他告诉我他很快就会死去，两年前就有人警告他，说他最迟熬不过一年，但是后来由于他的体质非凡，人们又觉得他还可能熬一段时间。我问到他对他的儿子是怎么个看法。"

"那么他对他儿子是怎样看的呢?"马普尔小姐问。

"啊，您想知道，我也想知道。我认为他对我是绝对诚实的，即使听来有点……"

"有点无情?"马普尔小姐说。

"是的，马普尔小姐，您用的字眼很恰当。他是一个无情的人，但也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他说：'我的儿子变成什么样子我已经知道有好几年了，我没有设法使他改变，因为我不相信有谁可能使他改变。他天生就是这样，不走正路。他也很倒霉，总在危难中，他不诚实，没有一个人能够使他正正经经地做人，我坚信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已经跟他断绝了关系，虽然没有经过法律手续，也没有公开。如果他需要钱用，我能够给他；如果他陷入困境，我也给他以合法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帮助。我总是尽力而为。嗯，我可以这样说，假如我有一个儿子患有麻痹、呕吐、癫痫等病症，我一定尽可能治疗他；如果我的儿子患的是道德上的疾病，让我这么说吧，如果没有药方可治，我也只能尽本份而已。言归正传，现在我

能替他做什么呢?'我告诉他那得看他打算怎么办。'这没有什么困难!'他说,'我的行动很不方便,但是我能看得十分清楚我需要做什么,我要替他鸣冤,我要把他从监狱中救出来,我要使他自由并使他继续过他自己的日子。如果他一定不肯回头,那也由他,我会把生活费留给他,做我所能做的一切。我不能让他因为一次完全出乎本性的而且也是不幸的错误而受苦、坐牢甚至丧失生命。如果是别的什么人杀害了这个女孩子,我就要把事实揭露出来让大家都知道,我要替迈克尔伸张正义。但是我的行动不够方便,我是一个有重病的人,我的生命现在不是用年或月来计算,而是用星期来计算的。'

"'律师,'我建议道,'我认识一家事务所。'……他打断我的话,'你的那些律师毫无用处。你能够雇用他们,但是他们却不会有用。我得在这段时间里尽力做好安排。'他供给我一大笔款子作为弄清真相的费用,并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尽可能搞清楚一切。'我自己几乎什么也不能做,死亡随时都会到来。我授权你作为我的全权代表,而且我将尽力找一个人来按照我的请求帮助你。'他写给我一个名字:简·马普尔小姐。他说:'我用不着把她的住址告诉你,我要你在我选择的环境中与她碰面。'接着他把这次旅行——这次专门游览古迹、城堡和花园的迷人的、没有坏处的、惬意的旅行告诉我。他会提前给我订好位。'简·马普尔小姐,'他说,'也会参加这一次旅行,你会在那儿碰到她,会在无意中和她见面,这样看起来完全像是一次偶然相遇。'"

“他要我选择一定的时机与您结识，如果我认为这样比较好的话。您早就问过我或者我的朋友、那位主管人有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谁或者知道谁可能会犯谋杀罪。我的朋友，那位主管人肯定没有说过他怀疑过谁，他与负责这桩案件的警官——一位对于这类事情具有丰富经验的可靠的侦探长——一道承担了这件工作。”

“没有提到别的人吗？也没有提到这个姑娘的别的朋友？会不会她从前的哪个朋友被忽略掉了？”

“没有发现那类问题。我要求拉菲尔先生把您的情况告诉我一点，他无论如何不同意这样做。他告诉我您的年纪大了，并告诉我您是一个善于了解别人的人，他还告诉了我另外一点。”他停住了。

“另外一点什么？”马普尔小姐说，“我天生就有好奇心，除此之外，我真的想象不出我还有些什么优点。我有点聋，视力也不及从前那样好了，我真的不能想象，实际上除了有点愚蠢和头脑简单外，我还有什么可值得说的。事实上我早就被别人称为一个‘多嘴老大姐’了。我是一个多嘴老大姐，他说的是这类话吗？”

“不，”旺斯蒂德教授说，“他说的是他认为您对于罪恶很敏感。”

“哦。”马普尔小姐说。她被吓了一跳。

旺斯蒂德教授注视着她。

“您认为他说的对吗？”他问。

马普尔小姐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她说：“也许是的，嗯，也许。在一生当中，我曾经在几次不同的时刻里觉得

忐忑不安，我发觉罪恶就在附近，我周围的什么人就是魔鬼，可以和发生的意外事件联系起来。”

她突然望着他，并微笑着。

“你知道，那就像，”她说，“天生对于气味相当敏感一样。别人无法嗅到从煤气管漏出来的煤气，你却能够，你能够非常轻易地辨别各种香水的味道。我有一个婶娘，”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道，“她说，人家说谎她都能嗅出来。她说她嗅到一股特殊的气味。他们的鼻子一抽动，接着气味就来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不过，嗯，有好几次她确实让人啧啧称奇。有一次她对我的叔叔说：‘别答应今天上午跟你谈话的那个年轻人，他的整个谈话都是谎言。’结果她说的竟是真的。”

“对于罪恶的感觉。”旺斯蒂德教授说，“嗯，如果您感觉到了罪恶的话，告诉我吧，我很乐于知道。我认为我自己对于罪恶并没有特殊的感觉。健康不佳，是的，不过……不过这里并没有罪恶。”他轻轻地敲着前额。

“现在我简略地告诉您我是怎样介入到这件事里面来的。”马普尔小姐说，“拉菲尔先生，正如您所知道的，去世了。他的律师要求我去见他们，把他的建议告诉我。我拿到了他的一封信，其中却没有任何解释，以后的一小段时间我也没有接到任何讯息。接着我从这家旅行公司收到了一封信，信上说拉菲尔先生在他死之前为我安排了一次会使我高兴的旅行，他要把这作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礼物赠送给我。我感到非常惊讶，不过我把它作为我采取步骤的第一个指示。我准备参加这次旅行，而且我

想，在这次旅行中我将会得到启发，或者暗示，或者线索，或者指点，我是这样认为的。昨天，不，前天，我到这儿的时候受到了三位女士的接待。她们住在一处'老庄园'里，十分热情地向我发出了一项邀请。她们说，她们是从拉菲尔先生那里听说的。他在生前曾经写信告诉她们，说他有一个老朋友会参加这次旅行，她们是否能够留她住宿两三天呢，因为他认为她不适于攀登山岩，去看那座纪念塔。这是昨天旅行的重点行程。"

"那么您把这也看作是您将要接受的一个指示了吗？"

"当然，"马普尔小姐说，"不可能有其他的理由了。他不可能仅仅为了对一个不能登山的老太婆表示同情，而做出一些毫无代价的施舍，他不是那种人。不，他是要我去那儿。"

"那么您去了吗？以后呢？"

"一无所获，"马普尔小姐说，"姐妹三个。"

"三个神秘的女人吗？"

"照理应该是的，"马普尔小姐说，"但是我却不这样认为。无论如何，她们不像，至少我还没有看出什么。我想她们也许曾经是的——我的意思是说她们也许是的，她们似乎太平常。这栋房子本不属于她们，它属于她们的一位叔父，她们只是几年以前住到这里来的。她们的境况不怎么好。她们虽很和蔼，却不怎么有趣，每人的性格都有点不同。看来她们与拉菲尔先生并不十分熟悉，我与她们的谈话也毫无所得。"

“因此您在这段停留期间是没有什么收获的了?”

“您刚才告诉我的那件讼案的实际情况,我知道一些,却不是从她们那儿知道的,是从一个老佣人那儿——她从她们的叔父那个时代谈起。她只知道拉菲尔先生的名字,但是她对于谋杀的话题谈起来却滔滔不绝。谈话从拉菲尔先生的儿子——一个坏蛋——来到这里开始;她谈到这个姑娘如何爱上了他,他又如何勒死了她。这一切是多悲惨、可怕!说得真是活灵活现,”马普尔小姐说,套用了一句她青年时代学的成语,“那未免夸大其辞。但毕竟是一个可怕的故事,而且她似乎相信警察局的看法,那就是他杀人不止这一次。”

“您认为这与这古怪的三姐妹没有联系吗?”

“没有。她们只不过曾经是这个女孩子的保护人,疼爱过她,如此而已。”

“她们或许知道点什么,有关另外一个男人的什么。”

“是的,那也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对不对?另外一个男人,一个残忍的男人,他在杀害了姑娘之后会毫不犹豫地砸碎她的脑袋。这类人很可能因为妒忌而失去理智,有许多男人是这样的。”

“在‘老庄园’没有发生其他奇怪的事情吧?”

“恐怕没有。三姐妹中我觉得年纪最小的一个,一直在谈论着花园,听起来就好像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园丁,但是她却又不是,因为那些植物的名称她连一半也叫不出。我摆了一两个难题在她面前,提到一些特殊罕见的灌木问她知道不知道。她说,那不是一种奇妙的植物吗?我

说它并不十分耐寒，她表示同意。不过她对植物却一无所知，那使我回想起……”

“使您回想起了什么？”

“嗯，您会以为我对于花园和植物有些痴迷，但我的意思是我是真的懂这些事情。我的意思是说，我对于禽鸟知道得很少，不过我对园艺却知道一些。”

“我想不是禽鸟，而是园艺使您烦恼。”

“是的。您在这次旅行中注意到两个中年妇女了吗？巴罗小姐和库克小姐。”

“我注意到了她们，两个结伴旅行的老姑娘。”

“对了，嗯，我发现库克小姐有些可疑的地方。她是叫这个名字，对吗？我的意思是说，她在这次旅行中是这个名字。”

“怎么啦，难道她还会有另外一个名字？”

“是的，她就是那个拜访过我的人——我倒不能确切地说是拜访。她在圣玛丽米德我的花园的栅栏外面站过，我住在那个村里。她对我的花园很赞赏，并且同我谈到了园艺，她告诉我她是住在这个村里，替一个搬到一栋新房子里面住的什么人管理着花园。”马普尔小姐说，“但是我觉得她讲的全都是谎话；再说，她的园艺知识也很少，她却不懂装懂。”

“您认为她为什么去那个地方呢？”

“那时我还不知道。她说她的名字叫巴特利特，跟她住在一起的那个女人的名字是以字母‘H’开头的，不过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她两次的头发不仅发型不一样，颜

色也不一样，她的服装式样也改了。起初我没有认出她来，只是觉得她的容貌隐隐约约地有些熟悉，突然我想起来了——因为看出了她的头发是染的。我跟她说，以前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她；她承认她去过那个地方，却假装不认识我。她讲的尽是假话。”

“那么您对于这一切是怎样看的呢？”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库克小姐（就用现在的名字叫她吧）到圣玛丽米德去仅仅是为了看我一眼，那么以后再碰见我就能够确定无误地认得出来。”

“为什么她会觉得这样做有必要呢？”

“我不知道。有两种可能性，我无法确定我更相信哪一种。”

旺斯蒂德教授说：“我也这样想。”

他们都沉默了一两分钟，接着旺斯蒂德教授说：“我真遗憾伊丽莎白·坦普尔竟遭到这次意外。在这次旅行中您同她谈过话了吗？”

“嗯，谈过。等她伤好之后我还要跟她谈一谈，她可能告诉我一些有关我们那个被谋杀了的姑娘的事情。她同我谈到过这个女孩子，她上过学，她打算和拉菲尔的儿子结婚但是后来没嫁，反而死了。我问她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她回答说是为了爱情。我想到的是自杀，但事实却是谋杀。可能的解释是出于妒忌的谋杀，被另外一个男人谋杀。我们得去察访这个人，坦普尔小姐或许能够告诉我们他是谁。”

“没有其他阴谋的可能性吗？”

“我想，其实我们需要一点零星的资讯。我看也没有理由相信车上的旅客会有什么阴谋，或者在‘老庄园’的居民会有什么阴谋。不过那三姐妹中的一个可能知道或者记得这个女孩子或者迈克尔曾经讲过什么。克罗蒂尔德以前常常带这个姑娘出国，所以，她可能知道在国外旅行时发生的一些事情，知道这个姑娘说过、或者提起过、或者做过些什么，还有她遇到过什么男人，一些和这里的‘老庄园’扯不到一起的事情。你只能从谈话，从一些道听途说中得到线索，而那是很不容易的。二姐格妮太太结婚相当早，我猜想，她在印度和非洲待过。她也许从她的丈夫那里，或者她丈夫的亲戚那里，或者与‘老庄园’毫不相干的各方面听到过什么，不过她倒是经常到‘老庄园’来。可以设想她认识这个被谋杀了的姑娘，不过我认为她知道的比那姐妹俩要少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连有关那个姑娘的一些重要的事也不知道。三姐更是一个不爱管闲事、眼光狭隘的人，也不大熟悉这个女孩子。不过就是她也可以告诉我们，那个姑娘可能有哪个情人，或者男朋友，或者告诉我她看见过那个姑娘跟哪个陌生的男人在一起过。看哪，现在从旅馆门口走过去的就是她。”

不管马普尔小姐谈得如何起劲，她的天性依旧如故，一条公共通道在她看来就像是一个观察据点。所有的过路人，不管是闲逛的，还是赶急事儿的，都自然地在她的注意中了。

“安泰娅·布雷德伯里-斯科特，提着大包裹的那个

人，我猜她正往邮局去。邮局转个弯就是，对不对？”

“依我看她有一点傻，”旺斯蒂德教授说，“蓬松的灰色头发，就像五十岁的奥菲莉娅。”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也想到了奥菲莉娅。哎呀，我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是在戈尔登波尔旅馆逗留一两天呢，还是乘车继续旅行。那就像海底捞针一样，如果你的手指伸得够深，就应该捞到什么东西，即使在这个过程中被刺着了。”

第十三章
红黑花格

1

桑德伯恩太太回来的时候，旅行团的人们正好在吃午餐。她的消息不太好，坦普尔小姐还是昏迷不醒，她肯定几天都不能动弹。

通报完了以后，桑德伯恩太太就把话题转到实际事务上来。她为那些愿意回伦敦去的人们拟定合适的乘车时刻表；又向那些打算第二天继续旅行的人们提出了合适的计划；还列出一张当天下午几个小组坐出租汽车在附近作短途旅游的合适的表格。

他们一走出餐室，旺斯蒂德教授就把马普尔小姐拉到一旁。

“您今天下午或许要休息吧，如果不，一小时以后我来看您。有一座颇具风趣的教堂您或许会很乐意去看的……”

“那太好了。”马普尔小姐说。

2

马普尔小姐安静地坐在来接她的车子里面。旺斯蒂德教授按照预定的时间来拜访她了。

“您看了这座奇特的教堂，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村庄，我想您会很高兴的。”他解释道，“能够欣赏本地风光却不去欣赏，那的确是毫无道理的。”

“您人真好。”马普尔小姐说。

她用一种略带不安的目光望着他。

“您真好，”她说，“只是，嗯，我不想说那样显得铁石心肠，不过，嗯，您知道我的意思。”

“我亲爱的女士，坦普尔小姐并不是您的老朋友或是什么人，尽管她遭到意外是够可怜的。”

“嗯，”马普尔小姐又说，“您真好。”

旺斯蒂德教授已经为马普尔小姐打开车门，她钻了进去。她猜想汽车是租来的。带一位老太太去观赏附近的风景也真是好心肠，旺斯蒂德教授本可以带一个年轻些的，一个更风趣当然也会是更漂亮的什么人。他们驰过村庄的时候，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两次；他却正望着窗外，没有看她。

他们把村庄抛在后面，驰上一条二级乡间公路，车环绕着山腰行驶。这时，他转过头来对她说：

"恐怕我们去的不是教堂吧?"

"不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我想不是。"

"好,我想您也看出来了。"

"请问,我们是去哪儿呀?"

"到卡里镇的一家医院去。"

"啊,对了,就是坦普尔小姐那儿吗?"

虽然是个问题,不过看来并不需要问。

"是的,"他说,"桑德伯恩太太去看过她,并从医院带回来一封信。我刚刚跟他们通过一次电话。"

"她有所好转吗?"

"没有,并不见有多大好转。"

"我明白了,至少……我想还是不明白的好。"马普尔小姐说。

"她能不能康复还很难说,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可能她再也不能恢复知觉了;另一方面她也有神志清醒的瞬间。"

"那么您为什么带我到那里去?您知道,我并不是她的朋友,我只是在这次旅行中初次遇到她。"

"当然,我知道这一点。我带您到那儿去是因为她在一次清醒的时候问起您。"

"我明白了。"马普尔小姐说,"我真奇怪她为什么会问到我,她怎么会想到我可能对她有用处,能够做点什么事情。她是一个精明的女人,从她的角度来说,她也是一个杰出的女人。作为法洛菲尔德的校长,她在教育界是有显著地位的。"

“我想那是最好的一所女子学校吧？”

“是的。她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一个学识渊博的女人，数学是她的特长。不过她也是一个全才，我们应该管她叫教育家。她热心教育，想的是女孩子该怎么教育怎么鼓励。哦，还有不少别的哩。假若她死了，那真是使人伤心，也太残酷了。”马普尔小姐说，“这看起来是生活中的一个巨大损失，虽然她已经从校长的职位上退了休，但是她仍然掌握着许多权力。这次意外事故……”她停了下来，“或许您并不想讨论这个意外事件？”

“我觉得能讨论一下也好。一块大圆石会从山上砸下来，这种事以前虽然发生过，不过通常很久才发生一次。不管怎么说，有人跟我讲起过这件事。”旺斯蒂德教授说。

“讲起过这件意外的事故，那是谁呢？”

“两个年轻人，乔安娜·克劳福德和埃姆林·普赖斯。”

“他们说些什么呢？”

“乔安娜告诉我说她总觉得山腰上有人。山确实有点儿高，她和埃姆林从下边的主路爬上去，沿着一条盘旋上山的崎岖小径走着。她转过一个弯，清清楚楚地看到以天空为背景，映出了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的轮廓，此人正试图把一颗硕大的圆石滚下山去。这颗圆石摇摇晃晃的，最后它开始滚起来，起初是缓慢地，接着就以全速滚到山脚下边。坦普尔小姐正在下边的主路上走着，而且刚好走到圆石滚下来的那个地点，她就被砸伤了。如

果这是有意的，它可能击不中，石块可能错过她。但是事实是击中了。如果所策划的竟是想击中在下面走着的这个女人，那么这算得上是非常的成功。”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男人呢，还是一个女人?”马普尔小姐问。

“不幸得很，乔安娜·克劳福德说不上来。不管是谁，这个人穿的是工作裤或者普通的裤子，以及一件难看的绒线套衫，上面印有红色与黑色相间的花格子。这个人的身影几乎是即刻就转了个弯儿消失了。她认为是男人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能肯定。”

“那么她认为，或者是您认为，这是一次有意的安排，企图谋杀坦普尔小姐?”

“她越是反复考虑，就越认为确实是那么回事。那个少年也表示同意。”

“你还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吧?”

“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那可能是我们这些旅伴中的一个，那天下午有人散步去了；那也可能完全是一个陌生人，这个人知道车子要在这里停歇，就选择了这么一个地方来袭击其中的一位旅客。干这事儿的也许是一个年轻的喜欢暴力的人，或者是坦普尔小姐的一个仇人。”

“假若说是隐蔽起来的敌人，那似乎太富于戏剧性了。”马普尔小姐说。

“是的，是这样。谁会想杀害一个已经退了休的，又是受人尊敬的女校长呢?我们需要找到答案。坦普尔有可能，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可能会告诉我们的，她可能已经

认出在她上面的那个人的身影，或者她更可能知道什么人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对她怀有恶意。”

“那看来也不像。”

“我同意您的意见，”旺斯蒂德教授说，“她看来绝对不像是会受到攻击。不过仔细想一下，一个女校长认识许多人，我们可以这样说，她处理过很多事情。”

“你的意思是她处理过很多女孩子的事情？”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女孩子和她们的家人。一个校长必须有多方面的知识，例如女孩子坠入情网，而她们的父母却一无所知。那类事情会发生，您知道吧，而且经常发生，特别是在近一二十年以来。据说女孩子们会更早熟一些，那只是体格上的表征，不过从深层的意义来看，她们是晚熟的。她们身上还保留着孩子气：她们喜欢穿孩子气的衣服，喜欢像孩子一样披散着头发，甚至她们的超短裙都表现出孩子气来，她们的娃娃式的睡衣，她们的运动短裤和运动鞋，全都是小孩的式样。她们不希望长成大人，不想承担大人的责任；同时又像一切小孩一样，希望别人把她们当大人看，并能够随心所欲地做她们认为是大人才能做的事情。这有时就会导致悲剧或者悲惨的后果。”

“您想到了某个特殊的案件吗？”

“不，其实没有，我只不过在想——可不可以这样说，在想事情的各种可能性。我无法相信伊丽莎白·坦普尔个人会有一个仇家——一个无情得竟打算找机会谋害她的仇家。我认为……”他望着马普尔小姐，“您愿意谈谈

您的见解吗?”

“谈谈一种可能性吗?嗯,我知道您会说些什么了,您会说坦普尔小姐知道点什么,知道某些内情或事实——而这些内情或事实一旦被人觉察,就会对某些人造成不利甚至危险。”

“是的,我的确感觉到了这一点。”

“假使那样,”马普尔小姐说,“就似乎表明在我们这旅行团中有什么人认出了坦普尔小姐,或者知道她是谁。但是经过多年以后坦普尔小姐恐怕不大记得,或者认不出那个人了。这样,我们好像就又要回头想想我们的旅伴了,对吗?”她停了停,“您提到的那件绒线套衫,您说是红色与黑色格子花的吗?”

“哦,是的。那件绒线套衫……”他好奇地望着她,“是什么使您突然想到它的呢?”

“它非常抢眼。”马普尔小姐,“正是您的话引起了我的推断,它很值得重视,因为乔安娜这姑娘非常明确地提及了这一点。”

“嗯,那么您得到了什么启示呢?”

“旗子的摇曳。”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地说,“有些事情可以看得清,记得起,观察得着,认得出来。”

“是的。”旺斯蒂德教授用鼓励的目光望着她说。

“当你描绘你看见过的一个人——不是在身边,而是在远处,你首先要描绘的会是他们的衣服,而不会是他们的面庞,他们的步态,也不是他们的手,他们的脚。你要描绘的是一顶深红色的圆帽,一件紫色的斗篷,一件奇特

的皮茄克，一件耀眼的红黑格子花的绒线衫。这些东西非常容易辨认，也非常引人注目。你观察的是那个人怎样脱掉那件外套，怎样甩掉它，或把它放在包裹里寄到某个地方去，比方说一百英里以外的某处，或是把它扔进城里的一个垃圾箱里去，或是把它烧掉、撕碎、毁掉。此人可能是一个谨慎的人，再穿一件稍微单调的服装就不会被怀疑、被注意或者是被联想到了。被联想到的只能是那件红黑格子花的绒线运动衫，人们想到的是再找着那件红黑格子花绒线衫，可事实上你再也不会看到那件红黑格子花绒线衫穿在那个人的身上了。”

“真是非常正确的见解。”旺斯蒂德教授说，“正如我已经告诉过您的，”教授继续说，“法洛菲尔德离这儿并不很远，我想是十六英里。因此这里是伊丽莎白·坦普尔的世界，这个地方她十分了解，而住在此地的人们她也相当熟悉。”

“嗯，那就增大了可能性。”马普尔小姐说，“我同意您的想法。”她很快说道，“看来袭击者更像是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女人。那块圆石，假若是预先安排好了的话，它的滚动是相当准确的，而男人的准确性要比女人强些。在另一方面，我们车上或者附近的某个人在街上看到过坦普尔小姐，可能就是她从前的一个学生；由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已经认不出这个人来了。但是这个姑娘或者女人却认得出她来，因为一个六十多岁的男校长或者女校长和她在五十岁时没有多大的区别。她是很容易被辨认的。有某个女人认出了她是从前的校长，也晓得这

位校长知道她的一些不名誉的事情，有人在某些方面会对她是一种危险。"她叹息着说道，"我对这个地方毫不了解，您知道什么特别情况吗？"

"不知道。"旺斯蒂德教授说，"对于这个地方我不可能提供个人的见解。如果说我知道一些发生在这里的形形色色的事情，那完全是您告诉我的；假使我不是认识了您，那么连您告诉我的这些事情我都不会知道的。

"您是在这里做些什么呢？您不知道，可是您却被送到这里来了。这是由拉菲尔先生精心安排好了的，那就是您应该到这里来，您应该参加这次旅行，而我们也应该相遇。还有许多地方我们得停留或者要经过，但在这里的安排是要您在这里住宿两个晚上。您受到了他的老朋友的接待，她们并不拒绝他的任何请求。这里面有原因吗？"

"为的是让我知道某些我必须知道的事实。"马普尔小姐回答。

"发生在许多年以前的一系列谋杀案件吗？"旺斯蒂德教授疑惑地望着她，"事情本身并不稀罕，同样你也可以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许多地方也是如此。这些事件看来总是一连串的，首先是发现一个姑娘被凶杀了，接着在不远的地方又有另外一个姑娘，接着也许在二十英里以外的地方又会有类似的情况，同样的死法。

"有两个姑娘据说在乔斯林·圣玛丽失踪了。我们要找的那一个的尸体终于在六个月以后，在很远的地方找到了。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她是跟迈克尔·拉菲尔在

一起……”

“那么另外一个呢?”

“她叫做诺拉·布罗德。她不是‘一个没有男朋友的不爱说话的姑娘’,恐怕男朋友有一大堆。她的尸体一直没有被发现,那可能会在……某一天。有些案子是搁了二十年的。”旺斯蒂德说,他的语调缓慢下来,“我们到了,这就是卡里镇。而这里就是医院。”

旺斯蒂德带着马普尔小姐进去了。看来他并非不速之客,他被引进一个小房间,书桌旁的一个女人站了起来。

“哎呀,”她说,“旺斯蒂德教授。呃,这位是,呃……”她有点说不上来了。

“简·马普尔小姐。”旺斯蒂德教授说,“我先打电话跟巴克护士长讲过了的。”

“哦,是的,巴克护士长说过她会来陪您。”

“坦普尔小姐的情况怎么样?”

“没什么变化,恐怕不会有什么大的进展可以对您说。”她说,“我带您到巴克护士长那里去。”

巴克护士长是一个瘦长的女人,说话声音低沉、决断,眼睛深灰色,喜欢看你一眼又很快把目光移开,给你留下一种感觉,仿佛在很短的时间内你就受到了审查,并得到了判决。

“我不知道您心里做出了些什么安排。”旺斯蒂德教授说。

“嗯,最好把我们刚刚安排好了的告诉给马普尔小姐

听。首先我得让您明白，病人坦普尔小姐仍然处于昏睡状态，极偶尔地出现一段清醒的时刻。她醒来时还认得出周围的事物，还能说一两句话，但是谁也不能刺激她，对她得有极大的耐心。我想旺斯蒂德教授早已告诉过您，病人有一次恢复知觉的时候，十分清楚地说出了这个名字：‘简·马普尔小姐，’接着又说：‘我要同她讲话，简·马普尔小姐。’说了这些以后，她又失去了知觉。医生认为最好是与车上的旅客都接触一下。旺斯蒂德教授来看我们，解释了各种情况，并说他会把您带来的。恐怕我们所能要求您做的也只是坐在坦普尔小姐的病房里，随时准备着她一旦清醒过来，就把她所说的话记录下来。看来她的情况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我想，坦白地说似乎更好。您既然不是她的近亲，我这样说也许不会惊吓到您，医生说她正急剧衰竭下去，她可能恢复知觉之前就会死去。没有人能够解救患脑震荡的人。应该有什么人听到她说的话，这点很重要。医生认为如果她再清醒过来的话，最好是不让她看到周围有太多人。如果马普尔小姐不介意单独坐在那儿，房间里还会有一个护士，坐在不显眼的地方，也就是说，病人在病床上不会看见她，而且除非有需要，否则那护士不会走动，她将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有屏风遮掩着。”她又说道，“我们在那里也安排了一个警官，随时准备记下一切。医生认为最好他也别让坦普尔小姐看到。单独一个人，一个她所希望见到的人，这样就不会惊动她或者使她忘掉了她要向您讲的话。我希望对您的这个要求不会是太为难吧？”

"哦,不,"马普尔小姐说,"我准备那样做。我带着一本袖珍笔记本和一枝微型自来水笔,它们是不显眼的。在短时间内,我还能够把事情记得住,所以她说什么,我也无须显出是在记录的样子。您得相信我的记忆力,我也不聋——就聋字的真正含义来说是如此。我并不是说我的听力和以前一样好,但是假若我是坐在床边附近,我就能够非常容易地听到她所说的任何话,哪怕是耳语也不要紧。我习惯和病人在一起,我年轻的时候也伺候过病人。"

巴克护士长又向马普尔小姐投去了一瞥,这一次她的头微微地偏斜着,表示她很满意。

"您太好了。"她说,"而且如果您能给我们一些帮助的话,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如果旺斯蒂德教授乐意坐在楼下的候诊室里,我们就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喊他。现在,马普尔小姐,请您跟我来。"

马普尔小姐跟着护士长沿着一条过道走进一个小巧的、陈设典雅的单人房间。因为窗帘拉上了一半,房间处于半明半暗之中。伊丽莎白·坦普尔在床上躺着,她像一具雕塑那样躺着,一点也看不出是睡着了。她的呼吸不均匀,而且有点气喘。巴克护士长弯腰检查她的病人,示意马普尔小姐坐到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去,然后她又走过房间到门边去。一个拿着一本笔记本的年轻男人从屏风后面走出来。

"医生的命令,雷基特先生。"巴克护士长说。

一直坐在屋那边角落里的一个护士也出现了。

“有什么事就叫我，埃德蒙兹护士。”巴克护士长说，“马普尔小姐需要什么也请给她。”

马普尔小姐解开她的上衣。房间很暖和。护士走过来从她手里把上衣接过去，然后又回到原位去了。马普尔小姐在椅子上坐下来，她沉思地望着伊丽莎白·坦普尔，就像她在车上时那样沉思地望着她。她的头型多么好啊，她的灰色头发往后梳着，配着她的脸庞就像是戴着一顶帽子。一个体面的女人，也是一个出色的女人。马普尔小姐认为，如果世界上失去了伊丽莎白·坦普尔，那将是万分遗憾的。

马普尔小姐把垫子放到椅背上，又把椅子移开了一点，然后静静地坐着等候。是白等呢，还是多少会等着点什么，她也不清楚。时间过去了，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三十五分钟，接着突然，简直是出人意料的，一个声音传来了，低沉，可是清晰，稍稍带点嗄音，却并没有以前出现过的那种共鸣：“马普尔小姐。”

伊丽莎白·坦普尔的眼睛现在睁开了，她望着马普尔小姐，看来神志已完全清醒。她正仔细瞧着坐在她床边的这个女人的面孔，不带一丝激动或惊讶，你也许会说是在审视。接着她说话了：“马普尔小姐，您是简·马普尔小姐吧？”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我是简·马普尔小姐。”

“亨利经常谈到您，他说起许多有关您的事情。”

声音停止了。马普尔小姐带着疑问的语气说道：“亨利？”



“亨利·克利塞林，我的一个老朋友，多年的老朋友。”

“也是我的老朋友，”马普尔小姐说，“亨利·克利塞林。”

她回想到许多年前跟亨利·克利塞林先生相识的时候，当时他对她说过的话，他是怎样请求她帮他的忙，她又是怎样请求他帮她的忙。一个多年的老朋友。

“我记得您的名字，在旅客表上一看到它，我就认为那一定是您。您能够帮忙的，我想亨利如果还在的话也会这么说的。您一定能够帮忙查明真相，那很重要，非常重要，虽然事情距现在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她的声音略微有些颤抖，眼睛半睁半闭。护士站起身来，走到屋那边，拿了一杯水递到伊丽莎白·坦普尔的唇边。坦普尔小姐啜了一口，微弱地点了点头，像是让她离开，护士放下玻璃杯，又回到她的座位上。

“假如我能够帮上忙的话，我很愿意。”马普尔小姐说。她没有再发问。

坦普尔小姐说：“好的。”过了一两分钟又说：“好的。”

她闭着眼睛躺了两三分钟，她可能睡着了，或者失去了知觉。突然，她的眼睛又睁开了。

“哪一个？”她说，“她们当中的哪一个呢？那就是人们必须知道的。您知道我在谈什么吗？”

“我想我知道，一个姑娘死了——叫诺拉·布罗德？”

伊丽莎白·坦普尔很快皱起了眉头：“不，不，不，是另外一个女孩子，叫维里蒂·亨特。”

停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简・马普尔，您老了，比他谈到您的时候要老些了。不过您虽然老了一些，您还是能查明事情的真相的，对不对？"

她的嗓音有点高起来，也更连贯了。

"您能够的，对不对？就说您能吧。我活不长了，我知道，我很清楚。她们中间的一个，但是是哪一个呢？要找出来。亨利会说您能做到。也许对您有些危险，但是您一定会搞清楚，对吗？"

"有上帝保佑，我一定要搞清楚。"马普尔小姐说。这是一个誓言。

"啊。"

眼睛合拢了，接着又睁开。她的嘴唇尽力抽搐着，好像要浮起一丝微笑。

"来自上方的大石头，致命的石头。"

"是谁把那块石头滚下来的呢？"

"不知道。没有关系……只要……维里蒂。找出维里蒂那件事的真相，维里蒂这个词也是真相的意思。"

马普尔小姐看着床上的身躯缓缓松驰下来，接着是一阵微弱的细语："再见。尽力而为吧……"

她的身子松弛下来，眼睛闭上了。护士再次来到床边，这一次她是给她把脉搏，然后她向马普尔小姐打手势。马普尔小姐顺从地站起来跟着她走出了房间。

"她用极大的力量支撑着。"护士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不会再恢复知觉了，或许永远不会了。我希望您了解到了一点什么。"

“我并没有了解到什么。”马普尔小姐说，“但是也说不准。”

“您知道些什么了吗?”他们走出来到汽车那里去的时候，旺斯蒂德教授问。

“一个名字，”马普尔小姐说，“维里蒂。这是那个女孩子的名字吗?”

“是的，维里蒂·亨特。”

伊丽莎白·坦普尔一个半小时后去世了，她死之前再也没有恢复过知觉。

第十四章
布罗德里伯先生的惊奇

“今天早上看了《泰晤士报》吗?”布罗德里伯先生向他的同事舒斯特先生问道。

舒斯特先生说他买不起《泰晤士报》,他正拿着《电讯报》。

“哦,那上面可能也有。”布罗德里伯先生说,“死亡栏,理学博士伊丽莎白·坦普尔。”

舒斯特先生略微有点迷惑地望着他。

“法洛菲尔德的校长。你听说过法洛菲尔德吗?”

“听说过,”舒斯特说,“是一所女子学校,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第一流的,学费特别昂贵。她过去是那里的校长,不是吗?这位女校长已经退休一段时间了,至少有六个月。我记得我是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的。另外还有一点关于新任女校长的消息:已婚,尚年轻,三十五至四十岁,思想很新潮,给女孩子们安排了美容课程,并让她们穿裤装等等。”

布罗德里伯“哼”了一声,这是他这样年纪的律师听到什么事情以后,根据长期的经验发表批评时几乎都会有的态度。“别以为她也会造成伊丽莎白·坦普尔那样的声望。坦普尔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算得上是个重

量级人物。”

“是的。”舒斯特先生不大起劲地说。他很奇怪布罗德里伯先生为什么对已故的女校长如此感兴趣。

学校对于这两位先生并不真的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他们自己的子女现在已安排妥当了。布罗德里伯先生的两个儿子分别在公共服务部门和石油公司工作；而舒斯特先生的两个较小些的子女则在不同的大学读书，他们在学校都分别给校方增添了无数的烦恼。

他问：“她怎么啦？”

“她当时正在乘游览车旅游途中。”布罗德里伯先生回答。

“游览车，”舒斯特先生说：“我不会让我的任何一个亲属去乘坐那些游览车的。上星期，在瑞士有一辆这样的车子从悬崖翻下去了；两个月前，还有一辆撞毁了，死了二十个乘客。不知道这年头是谁在开这种东西。”

“这是那些‘乡间游览协会’或者‘不列颠俱乐部’或者随便他们怎么称呼的组织所举办的一次旅行。”布罗德里伯先生说，“名称我不一定说对了，但是你晓得我的意思。”

“哦，是的，我晓得。哦，呃，是的，我们送一个叫什么名字的小姐去乘坐的就是这样的车子，那还是老拉菲尔预定的。”

“简·马普尔小姐就是坐的这辆车。”

“她也遇难了，是吗？”舒斯特先生问。

“据我所知没有。”布罗德里伯先生回答，“尽管我感

到有点奇怪。”

“是路上出了车祸吗?”

“不是。是在一个风景区。他们正在一条上山的小路上走着,那是一次艰苦的步行,要爬上一座颇有点陡峭的小山。山上到处都是乱石,有些石块松动了,滚到了山腰下来。坦普尔小姐挨了一击,由于脑震荡被送到医院里去,接着就死了……”

“真倒霉。”舒斯特先生说,等着布罗德里伯先生继续说下去。

“我只是有点奇怪,”布罗德里伯先生说,“因为我碰巧记得,嗯,法洛菲尔德就是那个女孩子读书的学校。”

“哪个女孩子?我真不知道你说的是怎么回事,布罗德里伯。”

“就是被小迈克尔·拉菲尔杀害的那个姑娘。我正在回想几件看来与拉菲尔所关切的这个简·马普尔的事务有点关系的事情。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就好了。”

“是些什么关系?”舒斯特先生问。

他现在看来比较感兴趣了。他在法律事务方面的才思敏捷起来,打算对于布罗德里伯先生将要告诉他的秘密提出正确的见解。

“那个姑娘,她的姓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她的教名是叫霍普或者费恩或者类似的字眼。维里蒂,这就是她的名字,我想,她叫维里蒂·亨特。她是那一连串被杀害的姑娘之一,她的尸体是在离她失踪的地方大约三十英里的一条壕沟里被发现的,死去已六个月了。很显然,是被

勒死的，并且她的脸部和头部也被破坏了，他们以为这样认出死者就要花费一些时间。但是她还是被认出来了，衣服、手提包、首饰，身上的一些黑痣或者疤痕。哦，的确，她十分容易辨认。"

"自然，她就是与这个案子有关的那个女孩子，对吗？"

"是的。我怀疑迈克尔在前一年或许还弄死过另外三个姑娘，不过好几次的证据都不如这一次明确，所以警察在这一次是竭尽全力地破案——证据充分，又有旧案可作佐证，早期的行凶案和强奸案。嗯，我们都知道如今的强奸是怎么回事了。妈妈告诉女儿去告发她的男朋友强奸她，即使这个少年并没有很多机会能够在妈妈外出工作的时候或者爸爸外出度假的时候跟姑娘一块儿待在屋里，她却不断缠着他，终于两个睡在一起了。然后，正如我所说的，妈妈让女儿告男朋友强奸。无论如何，这还不是主要的。"布罗德里伯先生说，"我很想知道事情是否有一点联系，你要明白，我认为拉菲尔委托这位简·马普尔的事务一定与迈克尔有些关联。"

"迈克尔被判了罪，是吗？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我现在记不得了，事情隔得太久了。或者是他们撤销了减刑的判决吧？"

"而维里蒂·亨特过去在那学校受过教育，坦普尔小姐的学校。她被杀害的时候已经不是学生了，是吧？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哦，不是的，她有十八九岁，与她父母的亲戚或朋友

或类似的什么人生活在一块。漂亮的房子，和善的人们，各方面都很不错的姑娘。这个女孩子的亲属们说起她时总会说：'她是一个很不爱讲话的姑娘，有点羞怯，不会与陌生人搅和在一起，也没有男朋友。'亲戚们从来不会知道一个女孩子会有些什么样的男朋友，姑娘却十分注意这一点。听说小拉菲尔很逗姑娘们喜欢。"

"对于他的罪行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吗?"舒斯特先生问。

"丝毫也没有。总之，在证人席上他讲了一大篇谎话。他的辩护律师本应该努力不让他提供反证，他的许多朋友也为他提出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来证明他不在罪案发生的现场。你知道，他所有的朋友似乎都是些能言善辩的骗子。"

"你对这桩案件怎么看的呢，布罗德里伯?"

"哦，我还没有什么看法。"布罗德里伯先生说，"我只是在想，这个女人的死是否与他有关系。"

"这话怎么说呢?"

"嗯，你晓得，那些圆石从峭壁边滚下来，又正好落到某人的头上，那看来并不是自然发生的。按我的经验，石头通常是静止不动的。"

第十五章
维里蒂

1

“维里蒂。”马普尔小姐说。

伊丽莎白·玛格丽特·坦普尔头一天晚上去世了，她死得很平静。马普尔小姐又坐到了“老庄园”的会客室里退了色的印花棉布中间，她把之前忙着编织的粉红色童装放到了一边，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紫红色围巾。这种带点哀悼意味的动作，是充满早期维多利亚时代思想的马普尔小姐在面对悲剧时的一种含蓄表现。

第二天进行了一次验尸审讯。教堂牧师走过来，并且同意一俟准备停当就在教堂举行一个简单的追悼仪式。殡仪馆服务人员穿着恰当的服装，露出恰当的神色，担任和警察联络方面的事务。验尸是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开始的，旅行客车上的成员都同意到场观看这次验尸，还有些人打算留下来以便到教堂去参加礼拜。

格妮太太早已来到戈尔登波尔旅馆催马普尔小姐回

“老庄园”去住并一直住到最后回旅行团的时候。

“您会躲开所有记者。”

马普尔小姐热情地感谢她们三姐妹，接受了邀请。

这次旅行在追悼会后将重新开始，客车首先要驶到南石床，离这儿三十五英里路程，那里有一个上等旅馆，是之前就选好了的，作为停下休息的地方。之后，旅行就照原计划进行。

不过，正如马普尔小姐所预料的那样，有些人想退出来回家去，或者掉头往回走，不想继续旅行了。不管做出什么决定都是有情可原的。放弃一个能引起痛苦回忆的旅行，或是继续游览，因为旅费已付，现在不过是被一次不幸的意外事件打断了一下，而这样的意外在任何旅游观光中都是碰得着的。马普尔小姐认为，许多情况都得看验尸的结果而定。

马普尔小姐在和这三位女主人寒暄了几句后，又一心织她的紫红色毛线围巾，坐在那里想她的下一个探索方向。因此，虽然她的手指还是在忙，她轻声说出一个名字“维里蒂”——就像一个人把一颗小石子扔到水里，看是什么结果一样——假如会有什么结果的话。这对于这三个女主人有什么意义吗？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无论无何，她想，这天晚上参加在旅馆里举行的、早安排好了的旅伴们的聚餐的时候，她一定要试试。她心想，“维里蒂”是伊丽莎白·坦普尔临终时所吐露的最后的或几乎是最后的一个字眼。所以，马普尔小姐想，（她的手指还在忙着，因为她没有必要去注意手中的纺织活计。即使

她在看书或者谈话，虽然手指因风湿症而有点伸屈不灵，她还是能够准确无误地编织。)“维里蒂”就像一颗石子扔进水里，激起了涟漪，溅起了水珠等等，但也许什么也没有。不管怎样，这些反应中总有一种。是的，她没有弄错，虽然她的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但是她按照经过多年训练而形成的习惯，她的敏锐的眼睛却已经从眼镜后面同时注意到了三个人。她在圣玛丽米德的时候，为了猎取一些有趣的新闻或谈话，她就是这样在教堂、母亲会或者其他的公共场所观察她的邻居们。

格妮太太扔下了她正拿着的一本书，并略微惊讶地注视着马普尔小姐——这种惊讶不是因为听到这个词而是因为从马普尔小姐那里听到了它。

克罗蒂尔德的反应却不同。她的头高昂着，身子往前倾着，她没有看马普尔小姐，却是望着房间那头窗户的方向，她紧握着双拳，非常的沉默。马普尔小姐虽然微微低头，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是她还是注意到克罗蒂尔德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克罗蒂尔德沉默地坐着，让眼泪顺着面颊滚下来。她无意拿出手帕擦一下，也不说一句话。马普尔小姐感受到，从她身上传出一种悲哀的气氛。

安泰娅的反应又不同，迅速，兴奋，几乎是愉快。

“维里蒂？您说的是维里蒂？您认识她？我还不知道呢。您是指维里蒂·亨特吗？”

拉维尼娅·格妮问：“那是一个教名吧？”

“我从来不知道谁叫这个名字，”马普尔小姐回答，“不过我的确是指一个教名。是的，它是很不常见，维里

蒂。”她若有所思地又重复了一遍。

她让紫红色的毛线球掉下来，并略略带着歉疚和尴尬地看了看四周。就像是一个女人意识到自己失言，却又不知自己说错了什么。

“我，我很抱歉，我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吗？那只是因为……”

“没有，当然没有。”格妮太太说，“那只是由于它是……它是我们知道的一个名字，一个与我们有关系的名字。”

“它之所以被我想起来，”马普尔小姐仍然带着歉意说，“是因为，可怜的坦普尔小姐提到这个名字了。您知道，我昨天下午去看过她，是旺斯蒂德教授带我去的。他好像觉得我能够用某种方式——嗯，我也不知道这个字眼是否恰当——‘叫醒’她，她在昏睡状态中，他们想虽然我并不是她的朋友，但我们在旅行中有过闲谈，而且有几天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谈话。也许，他认为我会起到一些作用，但我恐怕是没有。一点也不起作用。我只是坐在那儿等着，终于她说了一两句话，不过听来毫无意义。但是最后，正当我要走的时候，她睁开眼睛望着我——我不知道她是否把我错认为别的什么人了——但是她说了那个词：维里蒂！嗯，当然，它就印进了我的脑子，尤其是她昨天傍晚去世了。我想她一定惦念着什么人或什么事，不过当然那也可能指‘真相’，那就是‘维里蒂’的含义①，不是吗？”

---

① 维里蒂(Verity)有“真实”的意思。

她从克罗蒂尔德打量到拉维尼娅，又从拉维尼娅打量到安泰娅。

“那是一个我们认识的姑娘的教名。”拉维尼娅·格妮说，“我们吃惊就是因为这个。”

“特别是由于她死得那么可怕。”安泰娅说。

克罗蒂尔德用她的深沉的声音说道：“安泰娅！没有必要讲这些细节了。”

“但是毕竟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地了解她的情况。”安泰娅说，她望了望马普尔小姐，“我想您或许也听说过她的情况，因为您认识拉菲尔先生，对吗？嗯，我的意思是说，他给我们写的信里谈到了您，所以您一定认识他。而且我想，嗯，或许他对你谈过整个事情。”

“很抱歉，”马普尔小姐说，“我不十分明白您所说的话。”

“人们在一条壕沟里发现了那姑娘的尸体。”安泰娅说。

马普尔小姐想，安泰娅一打开话匣子任谁也阻止不了。但是她觉得，安泰娅的滔滔不绝让克罗蒂尔德增添了额外的紧张。此刻，她悄悄地、不动声色地取出一块手帕，擦了擦眼睛里的泪水，然后笔直地坐着，她的脊背很直，她的眼睛深沉、悲凄。

“维里蒂，”她说，“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个女孩子。她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她……”

“她也格外喜欢你。”拉维尼娅说。

“她的父母是我的朋友，”克罗蒂尔德说，“他们在一次飞机失事中遇难了。”

“她在法洛菲尔德学校读过书。”拉维尼娅解释说，

“我猜想这就是坦普尔小姐怎么会记起她来的原因。”

“哦，我明白了，”马普尔小姐说，“坦普尔小姐是那里的校长，是不是？我经常听到法洛菲尔德这个名字。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是吗？”

“是的。”克罗蒂尔德说，“维里蒂曾经是那里的学生。她双亲去世后，她就来这儿与我们住了一段时间，那时她正打算着她该怎么办。她大约十八九岁，是一个非常逗人喜欢又是很有爱心的姑娘。她也许想过当护士，但是因为她聪明，坦普尔小姐坚决主张她上大学。所以她继续读书，也有人辅导。就在这时，那桩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她把脸转过去。

“我……假如我不再谈下去了，您不会见怪吧？”

“当然不会。”马普尔小姐说，“没想到我扯出一起悲剧。我不知道……我没听说过……我以为……嗯，我的意思是说……”她越来越语无伦次了。

2

那天晚上，她听到了更多的一点信息。她正换衣服准备到旅馆去参加聚餐的时候，格妮太太到她的寝室来了。

“我觉得我应该来给您稍稍解释一下与维里蒂·亨特这个姑娘有关的事情。”格妮太太说，“当然，您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姐姐克罗蒂尔德是怎样喜欢她。而她的惨死

也真是个可怕的打击,我们尽可能不提起她。但是,假若我把事实完全告诉了您,让您知道,事情就好理解了。很显然,维里蒂瞒着我们和一个讨厌的人物——还不止是讨厌——事后证明是危险的——年轻人交了朋友,这个青年有犯罪前科。他有一次经过这里来看望我们,我们跟他的父亲很熟悉。"她停了停,"我想我最好把整个事实的真相告诉您,假使您不知道的话。而看起来您是不知道,实际上,他就是拉菲尔先生的儿子迈克尔……"

"天哪!"马普尔小姐说,"该不会是……,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不过我记得听说过他有一个儿子,是一个不怎么成材的儿子。"

"还不止这样,"格妮太太说,"他总是制造麻烦。他不只一两次被告上法庭,原因都不一样。有一次是侵犯一个少女,总之是那一类的。当然,我个人认为法官对那类案件是太宽大处理了,他们不想断送一个大学生的前途,所以他们就把这少年释放了——用了一个什么词儿我忘了,大抵是缓期宣判一类的话。如果把这种孩子立即送进监狱,也许能警告他使他不再犯罪。他还是一个贼,他伪造支票,敲诈勒索,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我们是他母亲的朋友。我认为他母亲很幸运,她很年轻就死了,还没有尝到因儿子的堕落而产生的烦恼。拉菲尔先生做了他可能做的一切,他尽力为这个孩子找一个合适的工作,为他偿付罚金,还有一些什么别的。不过,我认为儿子是这个样子,对他总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虽然他装出一副多少有点冷漠的态度,把儿子惹的祸轻描淡

写一笔勾销。大概住在这个村庄的人们都会告诉您，我们这个地方出过一件谋杀案和暴力事件。不仅是在这儿，在乡里各区域都有，有的在二十英里以外的地方；有的在五十英里以外的地方；据警方怀疑，有一两起案子差不多发生在一百英里以外。不过看来这些案子大抵都集中在这部分地区。不管怎样，有一天维里蒂出外去看一个朋友，嗯，她就没有回来。我们到警察局去报了案，警察们搜寻她，找遍了整个乡村，但是没有发现她的踪迹。我们登了广告，他们也登了广告。有人提醒说，她是和一个男朋友一道出去的；接着又有传闻说，有人曾经看到她跟迈克尔·拉菲尔在一起。那时候，警方已经因为发生的某些罪案而把迈克尔·拉菲尔作为一个可能的凶手监视起来，虽然他们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据说有人看到过维里蒂跟迈克尔一起在他的汽车里，维里蒂的服饰，迈克尔的相貌以及他的车子的特征，样样都很符合。但是却没有更多的证据，一直到六个月以后她的尸体被发现——那是在离这儿三十英里路程的一个树木茂密的乡村里，在荒野的一条壕沟里，用石块和土块覆盖着。克罗蒂尔德不得不去辨认。那的确是维里蒂，她是被勒死的，头颅被砸碎了。这次打击对于克罗蒂尔德来说是难以平复的。还有某些记号，一颗黑痣和一处旧疤痕，当然还有她的穿着与手提包里面的东西。坦普尔小姐特别喜爱维里蒂，她临死之前一定想到了她。”

“我很抱歉，”马普尔小姐说，“我的确非常非常的抱歉。请转告您的姐姐，我以前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

第十六章
验尸

1

马普尔小姐沿着乡村马路慢腾腾地往市场走去，验尸就在那儿的一幢老式的乔治王时代的建筑里面举行，百年来人们管这幢建筑叫“宵禁武装”。她看了一下表，离规定时间足足还有二十分钟。她一家一家商店挨着看过去，后来在一家出售毛线和童装的商店前面停下来，并向里面望了一会儿。店里有一个姑娘在招待顾客，有两个小孩在试穿毛衣，在柜台的那一头是一个老太太。

马普尔小姐走进了商店，顺着柜台走到那个老太太的对面坐下，并拿出一束粉红色毛线的样品。她说，她已经用完了这种商标的毛线，可她的毛衣还差一点才能织好。同样的毛线很快就配好了，而且又拿来了几束马普尔小姐喜欢的别的样品给她看。没过多久，她们就交谈上了，话题从刚刚发生的不幸的意外事件开始。梅里皮特太太——如果她的名字跟商店外面的招牌上写的一样

的话——看来很重视这次意外事件，还提到要让本地政府在步行街或公共道路的安全问题上想点办法是多么困难。

“雨后，泥土都被冲走了，接着圆石松了，就滚了下来。我记得有一年落过三次石头，造成了三次灾难：第一次，一个男孩几乎丧了命；接着在那年的下半年，嗯，六个月以后吧，有一个男人的手臂被石头砸断了；第三次是可怜的沃克老太太，她是个瞎子，又有点聋，据说她什么也听不见，否则就可以避开那里。有人看到落石，就大声向她呼喊，但是距离太远，他们无法伸出援手，跑过去救她更来不及，于是她遇难了。”

“啊，好惨呀，”马普尔小姐说，“真是惨。这类事情人们是不容易忘记的，对吗？”

“的确不容易。我想验尸官今天会提到这些事情的。”

“我想他会的。”马普尔小姐说，“这种看似自然发生的灾祸真是可怕。不过，当然，有时候，意外是人为造成的，是有人在推，把石头摇松了，这种事也是有的。”

“嗯，有一些男孩确实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过我倒不曾看到他们跑上山去做那种傻事。”

马普尔小姐把话题扯到绒线套衫上面，色调鲜艳的绒线套衫。

“这不是为我自己买的，”她说，“是为我的一个侄孙买的。他要一件圆领的绒线套衫，而且他喜欢颜色特别鲜艳的。”

“是的，今天的人们都喜欢鲜艳的颜色，对吗?”梅里皮特太太同意地说，“我不是说工作裤，他们喜欢黑色的工作裤，黑色的或者是深蓝色的。不过他们喜欢上装稍微鲜艳点。”

马普尔小姐描绘了一种颜色鲜艳的有格子的绒线套衫。那里看来储存了相当多的绒线套衫和毛织运动衫，但是陈列出来的货品中却好像没有红黑格子花的，甚至在最近的存货里面也没有那一种。看了几种样品之后，马普尔小姐就准备起身了，又开始接着谈那些从前在这一带发生过的谋杀案件。

“人们毕竟抓住了他，”梅里皮特太太说，“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很难想到他会做这样的事，您要知道，他是在良好的教养中长大的，受过大学教育。听说他的父亲很有钱，我想，他还有点精神病。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们把他送到百老汇或者是什么别的地方去过，他们也并没有这样做，我这么说只是我自己这么想，他一定有精神病。人们还说，有五六个女孩子也被他伤害过，警方在附近找了好几个年轻人帮忙破案。他们提出是杰弗里·格兰特做的，他们确信那是他带的头。他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有点古怪，小女孩们上学的时候他跑过去和她们纠缠，他常常把糖果分给她们吃，把她们带到巷子里看樱草花之类的东西。是的，他们非常怀疑他，不过那不是他。接着又有另外一个人，名字叫伯特·威廉斯的。但是，至少有两次他在离犯罪现场很远的地方。他们提供了他不在现场的证明。所以，那不可能是他。后来就抓到了这

个——他叫什么名字,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我想是叫卢克,不,是叫迈克什么的。正像我们所说的,长得非常好看,但是,他却有犯罪前科。是的,偷窃,伪造支票,类似的罪行不少,而且还有两起涉及所谓的父权的诉讼案。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您知道我指什么。一个姑娘有了身孕,她们就会提出控诉,迫使这个家伙拿出钱来。在这之前,他已经使两个女孩子怀孕了。"

"这个姑娘怀孕了吗?"

"是的,她怀孕了。那具尸体刚找到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是诺拉·布罗德。她是布莱克特太太的侄女,在碾磨商店工作。她经常与小伙子们在一起,她也同样地从家里外出而失踪了,没有人知道她在什么地方。所以这具尸首在六个月以后被找到的时候,人们开始都以为是她。"

"但不是吗?"

"不是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那么她的尸体呢?发现了吗?"

"没有。我猜想总会有被发现的一天的;但是他们认为大概是被丢到河里去了。啊,这是说不准的,对吗?您决不会知道您可以从一片开垦过的田地或其他什么地方挖掘出什么来。有一回有人带我去看过那些宝藏,是叫卢顿·鲁之类的地方,在东部郡。就在一片开垦过的田地下面,美妙极了,黄金船与北欧海盗船,还有黄金碟子,一些极庞大的盘子。嗯,您不会想到,哪一天您也会找到一具死尸或者是一只黄金碟子。这碟子可能有数百年的

历史，就像那只黄金碟子一样；或者找到埋藏了三、四年的死尸，就像玛丽·卢卡斯一样，听说她一直失踪了四年，在赖盖特附近的什么地方被找到的。哎呀，这些怪事情！真是一个悲惨的人生，是的，真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人生，您不会想到有什么会落到您的头上。”

“住在这儿的还有一个孩子也是被杀害的，对吗？”马普尔小姐问。

“您的意思是说人们以为是诺拉·布罗德，实际上却又不是她的那一具尸体吗？是的。我现在忘记她的名字了，我想，是叫霍普吧，霍普或者查里蒂，总是这一类的名字，您知道的。这名字以前在维多利亚时代用得很广泛，但是今天很少听到了。她住在‘老庄园’，父母遇难后她就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

“她的父母死于一场意外事故，对吗？”

“是的。他们乘的一架飞往西班牙或意大利或其他什么地方的飞机失事了。”

“而您说她住到这儿来了？她们是她的亲戚吗？”

“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不过我认为格妮太太一直是她母亲的好朋友。当然，格妮太太结过婚，也出过国。但是黑皮肤的克罗蒂尔德，她们的大姐却特别喜欢这个女孩子，她带她出国，到过意大利、法国，还有些别的地方。她训练这个女孩子打字、速记，也让她学点美术。克罗蒂尔德很有点艺术气质。哦，她非常喜欢这个姑娘。姑娘失踪以后，她的心都要碎了。这一点她与安泰娅完全不同……”

“安泰娅小姐是最小的一个，对吗?”

“对。有人说，她的神经不大正常。她的头脑似乎有些毛病。有时看见她一边走路一边自言自语，并且奇怪地甩头，有时连小孩也被她吓着了。听说她处事有点古怪，我不太清楚。在村庄里你什么话都听得到。以前住在这儿的她们的叔祖父也有点古怪，总爱在花园里用左轮手枪练习射击，谁也看不出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他为他的射击术而自豪，不管是什么样的射击术。”

“不过克罗蒂尔德小姐不古怪吧?”

“哦，不。她很聪明，我相信，她懂得拉丁语和希腊语。她一度想过上大学，但是她又不得不照顾她的母亲——老太太病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她十分喜欢那位小姐——哦，她叫什么名字?或许是叫‘费恩’——她非常喜爱她，待她就像亲生女儿一样。后来就来了这个叫什么名字的青年，我想是叫迈克尔吧。接着，有一天，这个姑娘没有对任何人说一句话就出去了。我不知道克罗蒂尔德是否知道她怀了孕。”

“但是您都知道了。”马普尔小姐说。

“嗯，我是有丰富的经验的，一个女孩子怀了孕，我一看就知道了。事情很明显，逃不过我的眼睛。不光是从身材，你还可以从她们的眼睛，她们的步态，她们的坐姿，从她们不时的晕眩恶心看出来。哦，是的，我暗想，这里又多了一个那种女孩。克罗蒂尔德不得不去认尸，这几乎使她肝肠寸断。之后的几星期，她简直就像另外一个

女人了。她确实很爱那个女孩子。"

"那么另外一个，安泰娅小姐呢?"

"非常可笑，我觉得她有一种欢喜的表情，看来就像是……嗯，很高兴。这不好对吧？农夫普卢默的女儿以前看起来也是这样，常常去看杀猪，并从中获得乐趣。一个家庭里可笑的事时常发生。"

马普尔小姐说了一声再见，觉得还有十分钟，就走进一家邮局。乔斯林·圣玛丽地方的邮政局和一般的店铺正好在市场附近。

马普尔小姐走进邮局，买了几张邮票，看了几张明信片，然后就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到形形色色的平装书上面。一个有着一副酸溜溜的面孔的中年妇女在邮政柜台后面经营，她帮助马普尔小姐从放书的钢丝架子上取下一本来。

"它们有时粘到一起去了。因为有人没有把书好好放回去。"

此刻邮局里一个人也没有。马普尔小姐带着厌恶的表情看着平装书的封面：一个容貌奸险的杀人犯，手握一把血淋淋的匕首，伏在一个满脸血污的裸体的姑娘身上。

"真是的，"她说道，"我不喜欢现在这些恐怖图画。"

"他们的有些封面是表现得太过分了，对不对?"酸醋太太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它们的，我得说，今天处处都太喜欢暴力。"

马普尔小姐又取下第二本来。"《简姑娘的遭遇》，"

她念道,"哎呀,我们生活的世界真是太糟了。"

"没错,我知道您的意思。我看过昨天的报纸,有个女人把她的婴孩留在超级市场的外面,接着来了一个人用车子把婴孩推走了。谁也看不出什么道理来。还好警察发现了,不错,他们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无论是偷了超级市场的东西,还是带走了别人的婴儿。他们说不知道自己怎么会鬼迷心窍。"

"或许他们的确不知道。"马普尔小姐提醒道。

酸醋太太看来更带尖酸味了。

"说什么我也不信。"

马普尔小姐看了看四周,邮政局还是空的,她走近窗户。

"如果您不太忙的话,我不知道您是否能回答我一个问题。"马普尔小姐说,"我做了一件极端愚蠢的事情,近年来我犯了许多错误。这是一包寄给一个慈善机关的包裹,我寄衣物给它们——绒线套衫和儿童羊毛衫,我将它们包好写上地址,然后寄了出去。就在今天早上我突然想起我犯了一个错误,写错了地址。我想你们不可能有包裹地址的记录,不过,我认为也许碰巧有人会记得它的。我所要写的地址是:多克亚德与泰晤士河畔福利联合会。"

酸醋太太现在看起来十分和善,她的心为马普尔小姐坦率的无能和老迈的表情触动了。

"是您把它带来的吗?"

"不,不是……我还住在'老庄园'……她们中的一

个……我想，是格妮太太……说她或者她的姊妹会将它寄出去的。她真太好了……”

“我现在想想看。那可能是在星期二，对不对？不是格妮太太拿来的，是那最小的一个，安泰娅小姐。”

“是的，是的，我想是那一天。”

“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个大号的衣箱，我想，重量适中。不过不是您所说的‘多克亚德’协会，我记得一点也不像这个名称，那是‘雷弗恩·马修斯……’、‘伊斯特·哈姆妇女与儿童呢绒募捐协会’。”

“哦，是的，”马普尔小姐欣喜若狂地紧握着双手说，“您真聪明。我现在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在圣诞节时我送了一批东西给伊斯特·哈姆协会，作为对编织物品的一次特别起诉的答复。因此，我把地址抄错了。您还能重复一遍吗？”她小心地把它记在一本小笔记本上。

“但我恐怕包裹已经寄出去了……”

“是的。但是我能够写信解释这个错误，并请他们把包裹转寄到多克亚德协会去。多谢您了。”

马普尔小姐急匆匆地走了出来。

酸醋太太一面拿邮票给下一位顾客，一面对旁边的一个同事说：“她们处事太浮躁了，可怜的老家伙。可以料想她总是出这类差错。”

马普尔小姐走出邮政局就碰到了埃姆林·普赖斯和乔安娜·克劳福德。

她注意到乔安娜脸色苍白，并且看起来有些沮丧。

“我不得不提供证据。”她说，“我不知道……他们会

问我什么呢？我很害怕。我，我不喜欢那样。我告诉警官的是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事情。”

“你不要担心，乔安娜，”埃姆林·普赖斯说道，“这只是一次验尸。他是一个和善的人，一个医生，他只会问你几个问题，而你也只消把你所看到的告诉他就行了。”

“你也看到了。”乔安娜说。

“是的，我也看到了，”埃姆林说，“至少我看到有个人爬上山去了，在圆石堆附近。现在接着说吧，乔安娜。”

“他们来搜查我们在旅馆的房间。”乔安娜说，“他们请求我们允许他们搜查，但是他们却有一张搜查证，他们随意查看我们的房间和行李里面的东西。”

“我想他们是要寻找你所说的那件花格子绒线衫。不管怎么样，你也不用着急。如果你自己有一件红黑格子花的绒线套衫，你就不会那样说了，对不对？那是红色与黑色相间的格子花，是不是？”

“我不知道，”埃姆林·普赖斯说，“我不大会分辨颜色。我只知道这件衣服颜色鲜艳，我所知道的只有这点。”

“他们没有找到。”乔安娜说，“我们所带的东西毕竟不多，乘车旅行也用不着多带东西。大家的行李中都没有那类衣物，我的意思是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们之中有人穿过那种衣服，直到现在还没有。你呢？”

“我也没有。不过我以为……我即使看到了也不一定知道。”埃姆林·普赖斯说，“我总是分不清红色与绿色。”

“哦，你有一点色盲吗？”乔安娜说，“前几天我就注意

到这一点。”

“你说你注意到了是什么意思?”

“我问你是否看到我的红围巾,你说你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条绿的,而你拿来的却是一条红的。我把它遗忘在餐室里了,但是你竟然不知道它是红的。”

“好了,不要到处宣扬我的色盲了,我不喜欢这样。做人要厚道些。”

“男人患色盲的情况通常要比女人多些。”乔安娜说,“这是那些性连锁现象之一。”她用一种博学的口吻说:“你知道在女性是隐性遗传,在男性身上就是显性了。”

“按照你的说法,好像它就是梅毒了。”埃姆林·普赖斯说,“好,我们到了。”

“你好像不在乎。”上台阶的时候,乔安娜说。

“嗯,我确实不在乎。我从来没有参加过验尸。第一次要做的事情,总是使人颇感兴趣的。”

2

斯托克博士是一位中年人,灰白头发,戴着一副眼镜。首先给出的是警察的证据,接着是医生的证据,连同由于脑震荡而致死的纯技术性的细节问题。桑德伯恩太太提供了客车旅行的详细情节,那个特殊的下午所安排

的远足，以及如何发生那件致命的意外事件的详情。她说坦普尔小姐虽然不算年轻，但走路却非常有精神。当时旅行团正沿着一条著名的盘旋上山的小路缓慢地走向穆尔兰德教堂。这座教堂原来建于伊丽莎白时代，不过后来又经过了复修和加工。比邻的山峰叫"好运岩"，它是一个相当陡峭的斜坡，人们常常用不同的步速去攀登它，青年人经常是跑在前面或者是走在前面，总想超过别人早达目的地，老年人却行进得很迟缓。桑德伯恩太太自己一般就落在团体的后面，这样，她就能够在必要时建议那些累了的人们，不想前进了的话就往回走。她说，坦普尔小姐一直在和巴特勒夫妇俩谈话。坦普尔小姐虽然已六十开外，对于他们慢吞吞的步子却颇有点不耐烦，她把他们丢在后面老远，转了一个弯，就像她以前那样，迅速地走到前面去了。她如果等别人跟上等得太久的话，就会不耐烦，情愿走她自己的。他们听到前面一声喊叫，桑德伯恩太太和其他人就跑了过去，转过弯，发现坦普尔小姐躺在地上。一块巨大的圆石从山腰上落了下来，在上方还有几块相同的石头。他们认为，圆石一定是从那里滚下来的，当时坦普尔小姐正沿着下面的小路行走，恰恰击中了她。真是最不幸、最悲惨的意外事件。

"您除了认为这是一桩意外事件以外，再没有别的看法了吗？"

"确实没有。除了是一场意外，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

“在您上方的山腰处，您没有看到什么人吗？”

“没有。这是一条绕山的主要小路，当然，人们常常在山顶游逛。那个特殊的下午我确实没有看到任何人。”

接着被喊到的是乔安娜·克劳福德。详细问过她的姓名和年龄之后，斯托克博士问道：

“你没有和团里其他的人一起走吗？”

“没有。我们离开了小路，我们从斜坡的上面绕着道走。”

“你和一个同伴一起走的吗？”

“是的，和埃姆林·普赖斯先生。”

“那么自然没有别人和你们在一起啰？”

“没有。我们谈着话，并观赏着一两种鲜花，它们好像属于稀有品种。埃姆林对植物学是很感兴趣的。”

“你们看不见团里别的人吗？”

“有时看不见。他们正沿着主要的小路走着，也就是在我们下边的路。”

“你看见坦普尔小姐了吗？”

“我想是看到过的。她在别人前面走着，我想我看见她在他们前面的小路转了个弯，此后我就看不到她了，因为山的外形把她遮蔽住了。”

“你看见在你们上方的山腰处有什么人在走动吗？”

“是的，在上边许多圆石的中间。在山坡上面有一大片圆石块。”

“嗯，”斯托克博士说，“你所指的地方我已经很清楚了。巨大的花岗岩圆石，人们有时称它们为阉羊或灰

阉羊。”

“我想，它们在一定的距离以外看起来才像羊，不过我们离它们并不太远。”

“你看见有什么人在那上边吗？”

“是的，有什么人大概在这些石头的中间弯着身子。”

“推这些石块。你认为是这样吗？”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也在想这是为什么。他似乎是在推动石堆边缘的一块石头。它们又大又重，我以为那个人推不动它们，但是他推动着的那一块看来倒像是一块松动的石头。”

“你先前说过是他，现在又说是那个男人或女人。克劳福德小姐，你认为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嗯，我认为……我猜想……我猜想我原来认为那个人是男人，不过此刻实际上我并不这样认为。那个人……那个男人或女人……穿的是裤子和一件绒线衫，一种男式的圆领绒线套衫。”

“那件绒线套衫是什么颜色的呢？”

“有点鲜艳的红色与黑色花格子的。戴着贝雷帽的脑袋后面露出略长的头发，有点像女人的头发，不过那也有可能是男人的。”

“那完全可能。”斯托克博士冷淡地说道，“这年头要从头发来判断一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并不容易。”他继续说道：“接着发生了什么呢？”

“嗯，石头开始滚动起来，它在边缘摇摆着滚下来，接着就开始加快了速度。我对埃姆林说：‘啊，它就要滚下

山来了。'接着我们就听到轰隆一声响。我觉得我听见下面一声喊叫,不过这也可能是我自己的想象。"

"那么后来呢?"

"哦,我们又跑上去了一点,并绕过了山角,想看看这块石头是怎么回事。"

"你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看到圆石落到了下面的小路上,石头下面压着一个人,大家从拐弯处跑了过来。"

"发出喊叫声的是坦普尔小姐吗?"

"我想那一定是的。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刚刚从转弯处赶上来的。哦!那真是,那真是太可怕了。"

"嗯,确实很可怕。你看到的上面那个身影后来怎么样呢?就是那个穿红黑花格子绒线套衫的男人或者女人?那个人还在那堆石头中间吗?"

"我不知道,我再也没有看上面了,我,我正忙着看这起意外的事件,又跑下山去看是否能帮点什么忙。我也确实往上边看过,但是,什么人也没有,看到的只有石头。那里有许多屏障,谁都很容易躲起来不让你看见。"

"那个人会不会是你的一个旅伴呢?"

"哦,不会的,我确信这个人不会是我们中的一个。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可以从人们的穿着上把他们认出来。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人穿的是红黑花格子的绒线套衫。"

"谢谢你,克劳福德小姐。"

接着被问到的是埃姆林·普赖斯。他的叙述实际上

是乔安娜的翻版。

有几个证据并不重要。

验尸官的结论是:“既然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出伊丽莎白·坦普尔小姐的死因,验尸延期两星期。”

第十七章
马普尔小姐的走访

1

从验尸的地方回到戈尔登波尔旅馆的时候，谁都没有讲话。旺斯蒂德教授傍着马普尔小姐走。因为她走得不太快，所以他们稍稍落在别人的后边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马普尔小姐最后问道。

"您是指法律程序方面，还是指我们？"

"我两者都指，"马普尔小姐说，"因为其中一个因素必然影响另外一个。"

"由于那两个青年所提供的证据，针对这桩案件，警方大概还会做更进一步的调查。"

"是的。"

"更进一步的调查是必要的，验尸也非延期不可。很难期望验尸官会对一桩意外死亡做出一个判断。"

"是的。我懂得这一点。"她说，"您对他们的证据怎么看？"

旺斯蒂德教授突出的浓眉下面闪出锐利的一瞥。

“在这个问题上您有什么看法吗，马普尔小姐?”他的声音带有暗示意味。“当然，”旺斯蒂德教授说，“我们早就知道他们会说什么。”

“嗯。”

“我想您要知道的是我对于他们本人的看法以及他们对于这件事的感觉的看法吧?”

“值得注意，”马普尔小姐说，“很值得注意。红色与黑色花格子的绒线套衫，我觉得相当重要。您认为呢?不是很惹眼的吗?”

“是的，的确如此。”

他又从他的浓眉下面盯了她一眼：“那对您有什么确切的意见呢?”

“我认为，”马普尔小姐说，“我认为对于那件事的描述可能会给我们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他们来到戈尔登波尔旅馆，时间才十二点半钟，桑德伯恩太太建议午膳前吃点东西。雪利酒、番茄汁还有别的饮料快要喝完的时候，桑德伯恩太太发表了一通议论。

“我从验尸官和道格拉斯检察官那里都得到了消息，”她说，“由于医生的证据已经相当充分，明天十一点钟教堂里就会举行一次追悼仪式。我和本地的牧师考特尼先生将去安排一切。我想，最好后天恢复我们的旅行。旅行的安排稍微有点改变，因为我们损失了三天。不过我认为还能够重新选择几条略微简单的路线。我已经从我们团的一两位成员那里听说他们情愿回伦敦去，大概

是想乘火车走。我很理解这样的感情，不打算对你们有任何劝阻。这一次死亡事件确实令人难过，我还是相信坦普尔小姐之死是一起意外事故。类似的情形以前在那条小路上也发生过。尽管看上去并不是地理或者气候的原因造成的，我认为，还应该做更进一步的调查。当然，一些徒步旅行的游客在他们步行之际，可能无意推倒了圆石，他或她这样做，并没有意识到这对下面走路的人会是一种危险。如果是这样，如果那个人跑来自首了，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不过，目前人们还不能这样想当然。已故的坦普尔小姐似乎不像有什么仇敌，或者有什么人诅咒她。我的建议就是我们不要再讨论这个意外事故了。地方当局会做调查的，这是他们的职责。我想，我们大概都会乐意去参加明天在教堂举行的追悼仪式吧，并且在那完了之后继续参加旅行。我希望旅行能够使我们从遭到的惊吓之中解脱出来，还有许多非常有趣的著名建筑和许多非常美丽的景致可看。”

不久之后就是午餐，那个题目也没有讨论下去；换句话说，不再公开讨论了。午餐后，在休息室喝咖啡时，人们分成了若干小组聚集在一起，讨论着他们下一步的安排。

“您打算继续旅行吗?”旺斯蒂德教授问马普尔小姐。

“不，”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地回答，“不。我认为，我认为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使我有必要在这里再逗留一段时间。”

“在戈尔登波尔旅馆呢，还是在‘老庄园’呢?”

"那就要看我是否还会得到重返'老庄园'的邀请。我不愿意自己提出，因为当初我接到的邀请是这次旅行中在这儿住两个晚上。我想，留在戈尔登波尔旅馆对我来说可能更好。"

"您没有想到回圣玛丽米德去吗？"

"没有。"马普尔小姐说，"我想，我在这里还有一两件事情可做。有一件事情我早已经做了。"她迎向他询问的目光，"假如您打算——"她说，"继续与团体其他的人同行，我就会把我着手的情况告诉您，并且提出一条从侧面调查来的线索，这条线索很有用。至于我留在这儿的其他原因，我以后再告诉您。有某些调查——在当地的调查——是我要做的，这些线索也许没用。所以我想现在不提。您呢？"

"我应该回伦敦去了，在那里有工作等着我去做。除非，嗯，我在这里能对您有什么帮助吗？"

"没有，"马普尔小姐说，"此刻我不这样认为。我猜想您也有您自己准备要着手进行的各种调查。"

"我参加这次旅行为的是和您见面，马普尔小姐。"

"可您现在已经见到我了，并且知道了我所知道的，也可以说实际上是我所知道的一切。您还有别的事要着手调查，这我理解，不过在您离开这里以前，我认为还有一两件事情，嗯，会有用处的，会得出结果的。"

"我懂了，您心里有头绪了。"

"我在回忆您从前说过的话。"

"您或许嗅到了罪恶的气味了吧？"

“很难，”马普尔小姐回答，“要想确切地知道在周围的气氛中有什么不对头是困难的。”

“但是您已经感觉到在那气氛中有什么不对头了吧？”

“哦，是的，非常清楚。”

“而且特别是在坦普尔小姐死后。她的死当然不是一件意外事件，不管桑德伯恩太太怎么说。”

“对，”马普尔小姐说，“那不是一桩意外事故。我还没有告诉您坦普尔小姐是一位朝拜者，她有一次这样对我说。”

“有趣。”教授说，“的确有趣。她没有告诉过您朝拜什么吗？是去朝拜什么地方呢，还是去朝拜什么人？”

“没有。”马普尔小姐说，“如果她还能再活些时候，并且不是太虚弱的话，她就会告诉我的。但不幸得很，死神降临得太快了一点。”

“因此您对于这一点没有更多的想法了。”

“没有了。只有一个确定的感觉，那就是她的朝拜被一种罪恶的计划所打断。有什么人想阻止她去她打算去的地方；或者说是阻止她见她打算去见的什么人。只能期望机会或者天意能在这方面给点启示了。”

“这就是您要留在这里的原因吗？”

“不仅是这样，”马普尔小姐说，“我还想发现更多一些关于诺拉·布罗德的事情。”

“诺拉·布罗德？”他看起来有点迷惑。

“是与维里蒂·亨特同时失踪的那个女孩子。您记

得吧,您对我提到过她,一个有许多男朋友的姑娘。而且我听说,她交男朋友非常轻率。真是一个傻姑娘,不过对男性显然很富于吸引力。我认为,"马普尔小姐说,"更多地了解她的情况对我的调查会有些帮助的。"

"就按您自己想的办吧,马普尔侦探。"旺斯蒂德教授说道。

2

第二天早上举行了追悼仪式,旅行团的全体成员都在那儿。马普尔小姐看了看教堂四周,还有几个当地人也在那里,格妮太太和她的姐姐克罗蒂尔德也在那里,最小的安泰娅没有参加。还有几个从乡下来的人,他们大概并不认识坦普尔小姐,但是对于这桩现在被人们称为"卑劣的勾当"的事件却有着一种稍带病态的好奇心。还有一位年长的牧师,打着绑腿,看来有七十多岁。他是一个有着一头高贵的、鬃毛似的头发的,宽肩膀的老人,他略微有点跛足,无论是跪着还是站着都很困难。马普尔小姐认为,那是一副慈祥的面孔,她在想他是什么人。她猜想也许是伊丽莎白·坦普尔的什么老朋友,从远方赶来参加这次仪式的吧。

他们从教堂出来的时候,马普尔小姐与她的同伴们交谈了几句,她现在十分清楚哪一个人准备干什么。巴

特勒夫妇打算回伦敦去。

"我告诉亨利我再也不能继续旅行了。"巴特勒太太说,"您知道了吧,我一直感觉在我们从一个拐角转弯的时候,随时都会有什么人向我们开枪,或者向我们投掷石块的。也许有人憎恶这英格兰的著名建筑吧?"

"好了,玛米,好了,"巴特勒先生说,"别在那里胡思乱想了。"

"嗯,你真是不了解现在,你知道抢劫、绑架是怎么回事?我确实感到在哪儿都不安全。"

老拉姆利小姐和本瑟姆小姐打算继续旅行,她们的忧虑已经消除了。

"我们这次旅行付费很高,假使因为发生的这起十分不幸的意外而错过了什么地方,那似乎很可惜。昨天晚上我们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心的邻居打了一个电话,他会照顾那些猫儿的,所以我们不必担心了。"

拉姆利小姐和本瑟姆小姐还是认为这只是一次意外,她们认为这样看问题可以得到慰藉。

赖斯利—波特太太也打算继续旅行。沃克上校和沃克太太下了决心不让任何事情使他们错过观赏一种特别稀罕的晚樱科植物,这些植物生长在他们预定后天要去参观的一座花园里。建筑师詹姆森也打算去观赏他特别感兴趣的各种不同的建筑。然而卡斯珀先生说,他准备乘火车离开了。库克小姐和巴罗小姐似乎还没有决定。

"在这儿溜达溜达好极了。"库克小姐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戈尔登波尔旅馆住几天。您也打算这样,是吗,

马普尔小姐?”

“我的确想这样,”马普尔小姐说,“我觉得自己受不了继续旅行了。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以后,我想,休息一两天对我是有益的。”

这一小群人分散开来后,马普尔小姐朝一条不引人注目的小路上走去。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在那上面她写了两个人的地址,第一位是布莱克特太太,住在这条路的尽头一幢带花园的精巧的房子里。这条路朝着山谷倾斜着,一位整洁、矮小的女人开了门。

“布莱克特太太吗?”

“是的,是的,夫人,这是我的名字。”

“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进来和您讲一两分钟的话。我刚才参加了追悼仪式,我感到有点晕眩,我可以在这儿坐一会儿吗?”

“哎哟,是这样的吗,真替您难过。赶快进来吧,夫人,赶快进来吧。对了,您就坐在这儿。现在,我去替您倒一杯水来,要不给您沏一壶茶来?”

“不用了,谢谢您,”马普尔小姐说,“一杯水就行了。”

布莱克特太太端着一杯水回来,打算大谈失调、晕眩以及其他种种疾病。

“您知道吧,我有一个侄子就像这个样子。以他的年龄还不应该这样,只不过五十岁出头,但他却动不动就晕过去,除非他马上坐下来。嗯,您不知道,有时他就晕倒在地上。可怕,真是可怕。而医生,看来他们也无能为

力。给您水。”

“啊，”马普尔小姐一面喝着水，一面说，“我觉得好多了。”

“您参加了为那个可怜的小姐举行的追悼仪式吧？有人说她是被谋杀的；也有人说是一场意外事故。我得说事故每次都是意外，可这些验尸官总要把事情看成是犯罪，他们就是这样。”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过去这种事我听过不少，怪使人难受的。我还听说过许多关于一个名叫诺拉的姑娘的事情。我想，她是叫诺拉·布罗德。”

“哦，诺拉，是的，是的，嗯，她是我表妹的女儿。对了，那还是很久以前，有一次出去了就再没有回来。这些女孩子，什么也管不住她们。真的。我经常对南希·布罗德——我的表妹说：‘你整天在外面工作。’我还说：‘诺拉在干什么呢？你知道她是爱和男孩子们缠在一起的。嗯，’我说，‘会出事的，你等着瞧好了。’果然，我说对了。”

“您的意思是……”

“唉，也是常见的乱子，是的，怀孕了。跟您说吧，我并不认为南希表妹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不过当然，我已经六十五岁了，我一看便知是怎么回事，从女孩子的神色我就看得出问题。我觉得当时我也知道那男的是谁，只是拿不准儿，可能会弄错，因为他一直住在那个地方，而且当诺拉失踪以后，他的确是很伤心的。”

“诺拉逃走了，是吗？”

“呃，她从什么人——一个陌生人那里接受了帮助，

那是别人最后一次看到她。我现在忘记汽车的式样了，它的名称很可笑，叫'查账'牌什么的。不管怎样，有一两次别人看见她在那车子里。她就是乘这辆车子出去的，而且据说那个后来遭到谋杀的女孩也常搭这部车。不过我倒不相信诺拉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如果诺拉被杀害了，那么尸体到现在就应该被找到了。您觉得呢？"

"看来好像是这样。"马普尔小姐说，"她在学校这类地方表现还不坏吧？"

"嗯，表现不好。她很懒惰，也不太会读书。她从十二岁起就一心恋着男孩子，我相信她最终必定会与什么人一道私奔。但是，她从来不让谁知道她的心思，她连一张明信片也没有寄过。我想，她一发现有了身孕，就与什么人一起私奔了。您知道吧，我还认识一个姑娘——不过那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同一个非洲人一道私奔了。那非洲人告诉她说，他的父亲是一个酋长。话说来虽然好笑，不过总归是个大人物。无论如何，那是在非洲的一个什么地方，或许就是阿尔及尔。对了，是在阿尔及尔，那里的一个什么地方。她会拥有各种美妙的东西，她说，这个男孩的父亲有六匹骆驼和一群马，她要住的是一栋壮观的房子，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毡毯，那地方看起来就很可笑了。走了三年以后她又回来了。哎呀，她过了一段多么恐怖的日子啊，真可怕。他们住在一间十分邋遢的小土屋里，的确是这样，并且除了一种他们称之为'可食-可食'的食物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可吃的了。我总以为那是萬苣，但似乎又不是的，它倒更有点像麦粉布丁之类的

东西。哦，太可怕。最后男孩说她对他没什么用处，他要跟她离婚。她说，男孩只消对她讲三次：‘我要跟你离婚。’就算离婚了。他讲过了，然后出走。于是外面的社会团体来照顾她，并付给了她回英国的路费，于是她就回国了。啊，那已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了。嗯，现在的诺拉，只不过是七八年以前的事。但是我希望在这些日子里，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并能够吸取教训，知道那些漂亮的诺言不能当真。”

“除了她……她的母亲，也就是说您的表妹以外，她还同什么人到这里来过呢？哪一个……”

“嗯，有许多人待她很好，您知道吧，那些住在‘老庄园’的人们。那时格妮太太还不在那儿，但是克罗蒂尔德小姐，她对于上过学的女孩子总是很和善。的确，她送给了诺拉许多精致的礼物。有一次，她送给她一条非常漂亮的围巾和一件好看的上衣，那件上衣非常漂亮，是夏装，用一种薄软丝绸做的。啊，她的确非常善良，我是说克罗蒂尔德小姐，她总是设法使诺拉对学校生活感兴趣。这类事她做了很多，她劝诺拉别一错再错了，因为，您看……嗯，我不想提到这件事，倒不是因为她是我表妹的孩子，我也不想提。我的表妹只不过是一个与我的表妹夫结了婚的人，也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像诺拉那样和什么男孩子都缠在一起是可怕的，谁都可以与她交朋友，那的确糟糕。我得说她的末路就是当婊子，除此以外我不相信她还有什么前途。我不想谈这些事情，可事实又是如此。不管怎样，她这样总比住在‘老庄园’的被谋

杀了的亨特小姐要强些吧。那件事也真惨！据说她和什么人一道私奔了。警察呢，却忙得很，他们把那些和这个姑娘接触过的年轻人都找来帮忙，向他们问这问那。有杰弗里·格兰特，比利·汤普森和兰福德蒙的哈里，统统都是游手好闲的。但只要他们愿意，有许多工作可做。我年轻的时候，事情往往不是这样，女孩子们的行为很检点，男孩子们也都知道，如果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工作。”

马普尔小姐又谈了几句，并说，她此刻已经恢复体力了，谢过了布莱克特太太，就出去了。

她接着要去拜访的是一个种植莴苣的少女。

“诺拉·布罗德？哦，她早就不在这座村庄里了，与什么人一道私奔了，是这样的。她在男孩子的心目中是一个了不起的漂亮姑娘。我总想知道她死在什么地方。您有什么特殊的事要找她吗？”

“我从国外的一个朋友那儿收到了一封信。”马普尔小姐撒谎道，“那是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他们想雇用一个叫诺拉·布罗德的小姐。她遭遇了什么不幸吧，听说和一个坏家伙结了婚，这家伙遗弃了她，又和另外一个女人私奔了。她想找一个照料孩子的工作。我的朋友对于她一无所知，不过我想她是在这里长大的，所以我想知道这里是否有什么人能够……嗯，把有关她的情况告诉我。我听说，您和她曾经是同学吧？”

“是的，我们在一个班级，是这样的。我要对您说，她的很多行为我并不赞成，她简直是一个花痴，是这样的。我自己也有过一个不错的男朋友，那时我打算把关系确

定下来。我也跟她谈过，随随便便跟男人搭上关系，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这对她自己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有的带她乘小汽车兜风，有的请她上馆子。这当儿她也很可能把她自己的年龄说大一点。她是一个早熟的姑娘，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大。"

"头发是黑色的还是金色的呢？"

"哦，是黑头发，美丽的头发，是这样的，总是松散着，您知道吧，就像别的姑娘们那样。"

"她失踪了以后，警察局非常着急吗？"

"唉，您看，她一句话都没有说就离开了，有一天晚上她出去之后就再没有回来。有人看见她坐进一辆汽车，可以后再也没人看见过那辆汽车，也再没有看见过她了。那时恰巧出现过许多谋杀事件，也并不都是发生在这周围，但却是遍布在这个乡间。警察局逮捕了许多年轻小伙子。我们都以为诺拉的尸体还可以找着，但事实上竟没有，因此我想她多半还会活着，说不定还在伦敦或者什么大城市里赚钱，靠脱衣舞之类的节目。她就是那种人。"

马普尔小姐说："这种人给我的朋友干活是不合适的，如果她像您说的那样。"

"如果她真要适合的话，她就得有点改变。"这个姑娘说。

第十八章
布拉巴宗副主教

马普尔小姐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回到了戈尔登波尔旅馆。招待员赶快从柜台后面走出来迎接她。

“哦，马普尔小姐，这里有位客人要和您说话，布拉巴宗副主教。”

“布拉巴宗副主教？”马普尔小姐有点被弄糊涂了。

“是的，他一直在找您，他听说您和这个旅行团在一起，他想在您离开这里去伦敦之前和您谈一下。我告诉他有些人今天下午要乘晚班火车回伦敦去，但是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在您离开之前与您谈一次话。我已经带他去电视室里了，那儿比较安静，别的地方都很嘈杂。”

马普尔小姐略带惊讶地走进了招待员所说的房间。布拉巴宗副主教原来就是她在追悼会上见过的老牧师。他站起身向她走过来。

“您是马普尔小姐，简·马普尔小姐吧？”

“是的，这是我的名字。您是想……”

“我是布拉巴宗副主教，今天早上我来参加我的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伊丽莎白·坦普尔小姐的追悼仪式。”

“哦，是吗？”马普尔小姐说，“请坐吧。”

"谢谢。我身体不比以前了。"他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坐进一把椅子。

"那么您……"

马普尔小姐坐在他的旁边。

"嗯,"她说,"是您想见我吗?"

"哎,我得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我知道对您来说我完全是一个陌生人。事实上,我曾经到卡里镇医院做过一次短暂的访问,在来教堂之前与护士长谈过话。是她告诉我说伊丽莎白临终之前曾经要求与旅行团的一位成员简·马普尔小姐会面,而简·马普尔小姐在伊丽莎白去世之前也曾经看望过她,并跟她在一起谈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他急切地望着她。

"您是她的老朋友吗?"

"不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我只是在这次旅行中才遇到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感到诧异的原因。我们曾经交谈过,在客车上还坐在一起,我们就这么熟悉了。不过,她伤得那么厉害还表示想要见我,这是我没想到的。"

"的确是的,这一点我想象得出来。正如我说过的,她是我的多年老友。实际上,她是来看我、探望我的。我住在菲尔明斯特,也就是你们的客车后天要停留的地方。按照预约她要到那儿去探望我,她将跟我谈及她认为我能够帮助她的许多事情。"

"我明白了。"马普尔小姐说,"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我希望它不是一个太私人的问题。"

"当然,马普尔小姐,随便您问什么都行。"

"有一件事情坦普尔小姐对我说过,那就是她参加这次旅行不仅是想游览名胜古迹,她谈及这事时用了一个很不寻常的词语——朝拜。"

布拉巴宗副主教说:"她真的是这样说的吗? 嗯,那有趣得很,但也许很重要。"

"因此我要问您的就是,您认为她所说的朝拜也就是指去看望您吗?"

"我想可能是的,"副主教说,"是的,我想是这么回事。"

"我们曾经谈到过一个女孩子,"马普尔小姐说,"一个名叫维里蒂的姑娘。"

"啊,对了,维里蒂·亨特。"

"我不知道她的姓,坦普尔小姐提到她的时候只说是叫维里蒂。"

"维里蒂·亨特已经死了,"副主教说,"她死了有好几年了。您知道这件事吗?"

"嗯,"马普尔小姐说,"我知道,坦普尔小姐和我谈到过她。坦普尔小姐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她说维里蒂曾经跟拉菲尔先生的儿子订过婚。拉菲尔先生是我的朋友,或者说过去的朋友。承蒙他的好意,拉菲尔先生支付了这次旅行的全部费用。不过,我想,他可能是要我在这次旅行中与坦普尔小姐碰面;我想,他以为坦普尔小姐可能向我提供某些消息。"

"一些关于维里蒂的消息吗?"

“嗯。”

“那就是她到我这里来的原因，她想来了解某些实际情况。”

“她想要知道，”马普尔小姐说，“维里蒂为什么解除了与拉菲尔先生的儿子订的婚约。”

布拉巴宗副主教说：“维里蒂没有解除她的婚约。我可以肯定，确信无疑地肯定这一点。”

“坦普尔小姐不知道，对吗？”

“不知道。我想，她对于发生的一切感到莫名其妙，而且不太高兴。她打算来问我婚礼为什么没有举行。”

“为什么婚礼没有举行呢？”马普尔小姐问道，“请不要以为我过分好奇，驱使我的并不是无聊的好奇心。我其实也是在……不是在朝拜……不过我得称作是履行一项使命；我，也想要知道为什么迈克尔·拉菲尔没有同维里蒂·亨特结婚。”

副主教仔细地看了她一会儿。

“您大概多少也被卷进去了。”他说，“我看得出来。”

马普尔小姐说：“迈克尔·拉菲尔的父亲临终的遗愿把我卷进去了，他请求我替他做这件事。”

“我没有理由不告诉您我所知道的一切。”这位副主教慢条斯理地说道，“您要问的正是伊丽莎白·坦普尔想要问的，也是我本人搞不懂的一些问题。马普尔小姐，这两个年轻人是打算要结婚的，他们已经订了婚，我也准备去为他们证婚。我猜测这是一次秘密的婚礼。这两个年轻人我都认识，我认识那个可爱的孩子维里蒂已经是很

久以前的事了。我准备替她行坚信礼。我过去常常在四旬斋、复活节还有别的一些节日在伊丽莎白·坦普尔的学校里举行各种仪式。那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坦普尔小姐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女人，也是一位出色的教师，她对于每一个女孩子的才能——她最适合学习什么——有着一种极清晰的判断。她鼓励那些她认为爱好事业的姑娘们去从事事业；而决不勉强她们去做她感觉到不适合她们去做的事情。她是一个伟大的女人，也是一个非常可敬的朋友。维里蒂是我碰到过的小孩子——当然，是女孩子——中最美丽的一个，无论是精神、心灵和容貌，都是美丽的。在她真正成人之前，就极不幸地失去了双亲，他们在乘坐一架飞机去意大利度假的途中遇难了。维里蒂离开学校以后，就与克罗蒂尔德·布雷德伯里—斯科特小姐住到一块儿来了。大概您也知道她就住在这地方，她曾经是维里蒂的母亲的一位密友。她们有三姐妹，不过老二结婚了，并住在国外，所以只有两姐妹住在这里。最年长的克罗蒂尔德格外喜欢维里蒂，她尽一切可能来给她创造一个优裕的生活环境，她还带她出过一两次国，让她在意大利学美术，用各种方式去疼爱她、照料她。维里蒂，大概也像爱她的母亲那样来爱克罗蒂尔德，她依恋着克罗蒂尔德。克罗蒂尔德本人是一位有知识、有教养的女人，她从来不催促维里蒂读大学。不过，这一点我猜测是由于维里蒂并不很想上大学。她喜欢研究美术、音乐一类科目。她住在'老庄园'，而且，我想，生活无忧无虑，她看起来也总是很快乐。自然，从她到这里来了

之后我就再没有看到她了。因为菲尔明斯特，也就是我所住的教堂，离这儿大约有六十英里路程。我在圣诞节和别的节日给她写信，而她也总记得给我寄圣诞卡。不过以后有一个时期就没有看见她了，直到有一天我又看见她——那时她已经是一个非常美丽而且发育丰满的少女了。和她在一起的是一个体面的少年，这个少年我也有点认识，他是拉菲尔先生的儿子迈克尔。他们到我这里来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并且想要结婚。”

“而您也同意为他们证婚吗？”

“是的，我答应了。马普尔小姐，也许您会认为我不该那样做。很显然，他们是秘密到我那里去的。我可以想象，克罗蒂尔德·布雷德伯里一斯科特曾经竭力阻止他们之间的风流韵事，她很有权力这样做。至于迈克尔·拉菲尔，我坦率地告诉您，决不是那种您要为您的女儿或亲戚寻求的丈夫。那姑娘也确实太年轻了，对于这种事是拿不定主意的。而迈克尔从小就是个麻烦人物，他在初级法庭被控诉过，他有一些不安分的朋友，他被勾引去参加各式各样的强盗活动，他破坏过建筑物和公共电话亭，他和好几个女孩子有过亲密的关系，总是被牵进赡养诉讼案。的确，他对于姑娘们就像在别的方面一样，也是一个大坏蛋，可是他极有诱惑力，她们都被他迷住了，做了一些傻事。他曾经在监狱里服过两次短期的刑役，坦白地说，他有犯罪前科。我认识他的父亲，虽然我对他并不熟悉，可我觉得他的父亲已经尽了他的一切努力来帮助儿子。他设法营救他，帮他找到他也许能够干

好的工作，替他偿还债务，支付罚金。他做了这一切，我不知道……”

“您认为他应该做得更多吗？”

“不。”副主教说，“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此刻已经知道，一个人必须接受别人天生就是某种人的事实，并且，拿句时髦的话来说，每个人的性格都是由天生的基因成份塑造而成的。我倒不认为拉菲尔先生爱他的儿子——在任何时刻都给予的爱。您最可能说的是他爱他的儿子是有分寸的，因此他不爱他的儿子。我不知道如果迈克尔得到了他父亲的温暖是否会好些。也许不会有什么区别，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太可悲了。这个男孩并不蠢，他有一定的智慧和才干，假使他愿意，并且不辞劳苦的话，他是能够把事情办得很好的。但是，我们不妨直说，他天生就是一个罪犯。他具有使人欣赏的某种品质，他也有某种幽默感。在很多方面他都是慷慨、和善的，他愿意替朋友出力，帮助朋友脱离困境。他对待他的女朋友却不好，正如当地人所说的那样，给她们造成了麻烦，然后轻易地抛弃了她们，又去勾引另外的女子。因此，我面对的就是这两个人，而……呃……我同意为他们证婚。我告诉维里蒂，我十分坦白地告诉她，她想要嫁的是个什么样的青年。我发觉迈克尔一点欺骗她的意思也没有。他曾经告诉过她，在警察局或在别的方面他都是个麻烦人物。他对她说，等他与她结婚以后，他就准备揭开历史新的一页，一切都会改变的。我警告她，说这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改变。人是不会变的，即使他有心

想改。我想，维里蒂也知道这一点。她说过：‘我知道迈克尔是什么样的人，我也知道他也许总是像这个样子，但是我爱他。我也许能够帮助他，也许不能，但是我要担一点风险。’”

“而我将要告诉您，马普尔小姐。我知道——我替许多年轻人成全了好事，我为许多年轻人证过婚。我看到过结局悲惨的，也看到过意想不到地好起来的。我知道一对情侣是否真诚地相爱，我的意思并不是指性的吸引，谈性爱的本来也就够多了，注意力放在这上面的也太多；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谈性的问题是错误的，是很无聊的，但是性并不能取代爱情，它伴随着爱情，不过光靠性不可能成事。相爱就意味着要结婚，不管是好、是坏、是富、是穷、是患病、是健康；假使恋爱了，并且想要结婚的话，就得承担义务。两个情侣恋爱着，相亲相爱一直到死神将他们分开时为止。”副主教说，“而我的故事也就宣告终结，我不可能继续讲下去了，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我同意按他们所要求的去做。我做了必要的安排：我们确定了日期，时间，地点。我认为也许我应该为同意这桩秘密婚礼负些责任。”

“他们不想要任何人知道吗？”马普尔小姐问道。

“是的，维里蒂不想要任何人知道；我想，迈克尔多半也不想要任何人知道，他们害怕被别人阻拦。对维里蒂来说，我认为，除了爱情以外，也还有一点潜逃的意味。自然，那都是由于她生活的环境造成的：她失去了她的真正的监护人，她的父母；在他们死后她开始了一种新生

活，也就是一个女学生到了情窦初开、会迷恋某人的年纪。她是一个动人的姑娘，从许多方面看都是如此。她是游艺体育方面的好手，数学方面的高材生。是级长也是班上的大姐姐。但这个阶段并不会持续很久，不过是生命中很自然的一部分而已。接着就转到了下一步，那时便用一种男女之间的关系来填补生活中的空虚。开始在周围寻找配偶，生活中必需的一个配偶。而假若你很明智的话，你就会慢慢来。你有许多朋友，但是正如老保姆常常对孩子们说的那样，你总得找一个适意的。克罗蒂尔德·布雷德伯里一斯科特对维里蒂格外体贴；而维里蒂呢，我想，对她却是一种可以称为对英雄的崇拜。她是一个有个性的女人，漂亮、多才、风趣。我认为，维里蒂几乎是用一种浪漫的方式来爱她；而克罗蒂尔德爱维里蒂就好像她是自己的女儿似的。因此，维里蒂就在一种爱的气氛中成熟起来，过着一种有趣的生活，用各种有趣的科目激发她的智能。那种生活是愉快的，不过我觉得她逐渐产生了我们应该说是一种私奔的欲望，为爱情而私奔。至于说到如何私奔，或奔向哪里，她也不知道。但是在她遇到迈克尔之后她就知道了，她要逃往一种新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男女一起来创造他们的未来。但是她知道要想使克罗蒂尔德了解她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她知道克罗蒂尔德一定会强烈地反对她认真地去爱迈克尔。我想，克罗蒂尔德的信念是正确的……现在我明白了。迈克尔不是维里蒂应该选取的丈夫，她走的道路不是通向生活，不是引向生机勃勃与幸福，而是走向打击、痛苦、死

亡。您看，马普尔小姐，我内疚得很，我的动机是良好的，但是那时我没有领悟到。我了解维里蒂，但是我不了解迈克尔。我明白维里蒂要保密的原因，因为我晓得克罗蒂尔德·布雷德伯里—斯科特具有一种非常坚强的个性，她能够对维里蒂施加足够强烈的影响使她放弃这次婚礼。”

“那么您认为那就是她所做过的事了？您认为克罗蒂尔德已经把有关迈克尔的情况都告诉了她，来使她放弃与他结婚的主意吗？”

“不，我不相信这一点，我现在仍然不相信。如果是这样的话，维里蒂会告诉我的，她会有话对我说的。”

“实际上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还没有告诉您哩。日期、时间和地点都确定了，我就等候着，等候新郎和新娘的到来。结果他们却没有来，既没有消息，也没有原因，什么也没有。我不知道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为什么，这对我来说似乎还是难以相信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来是难以相信的，那还很容易得到解释；问题在于他们没有给我任何消息，连胡乱写几行字都没有。而这也是我感到奇怪的原因，我希望坦普尔小姐在临终之前会告诉您一点什么，或许还有带给我的口信。假若她知道或者感觉到她要死了，她就会打算送一个口信给我的。”

“她想从您那里打听点消息。”马普尔小姐说，“我确信这就是她准备到您那儿去的原因。”

“嗯，是的，这大概是真的。我以为，您看，维里蒂对于

那些可能阻止她的人们，譬如，克罗蒂尔德和安泰娅·布雷德伯里一斯科特，大概什么也没有说。不过由于她一直非常敬重伊丽莎白·坦普尔，而伊丽莎白·坦普尔对她也有强烈的影响力，据我看维里蒂也许给她写过信，告诉了她什么消息。"

"我想她会写的。"马普尔小姐说。

"告诉她这件事情，是吗?"

"她告诉伊丽莎白·坦普尔的消息是这样的，"马普尔小姐说，"她打算与迈克尔·拉菲尔结婚。坦普尔小姐知道这件事，这也是她对我谈及的情况之一。她说：'我认识一个名叫维里蒂的姑娘，她将要与迈克尔·拉菲尔结婚。'而惟一能把这件事告诉她的也只有维里蒂本人，维里蒂一定是写信告诉过她或者是带过信息给她。当时我问道：'她为什么没有与他结婚呢?'她回答说：'她死了。'"

"接着我们的故事也中断了。"布拉巴宗副主教叹息着说道，"伊丽莎白和我知道的事实只不过这两件：伊丽莎白知道维里蒂打算与迈克尔结婚，以及我将主持他们准备举行的婚礼。这是他们安排好了的，也是他们确定的日期和时间，我等候着他们，但是却没有举行婚礼，既没有新娘，也没有新郎，也没有信息。"

"您没有想到发生了什么事吧?"马普尔小姐问。

"我丝毫也不相信维里蒂与迈克尔分开了——闹翻了。"

"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吧？也许是维里蒂察觉到了迈克尔的人格与个性的某些方面是她以前没有预料到的。"

“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即使如此，她也还是会让我知道的，她不会使我老等着，等着为他们证婚。姑且撇开最荒谬的一面不谈，她是一个举止有度、又深有教养的姑娘，她应该送个信息来的。没有。我恐怕那只可能发生一种情况。”

“死亡？”马普尔小姐问。她回忆起伊丽莎白·坦普尔曾经对她说过的一个词，它就像深沉的钟声一样给她震撼。

“是的，”布拉巴宗副主教叹息道，“死亡。”

“爱情。”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地说。

“您的意思是说……”他踌躇道。

“那是坦普尔小姐对我说的。我问：‘是什么杀害了她呢？’她回答：‘爱情。’并说，爱情是世界上最令人恐惧的字眼之一。”

“我明白了，”副主教说，“我明白了……或者说我认为我明白了。”

“您的解释是什么呢？”

“分离的人格。”他叹息着说，“那是一种在别人看来很隐晦的东西，除非人们具备一定技术能够观察它。化身博士的故事是真实的[1]，您知道吧，他们不是史蒂文森凭空捏造出来的。迈克尔·拉菲尔是一个——曾经一定

---

① 化身博士是史蒂文森（R. Stevenson）作品中《化身博士》的人物，原为善良绅士，后受诱惑服药后忽然变成凶恶狂暴的另一个人。

是早发性痴呆症患者，他具有双重人格。我没有医学方面的常识，也没有精神分析的经验，不过在他的身上一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人格：一是好心的，几乎是可爱的少年，这个少年主要的魅力或许就出于他对幸福的渴望；但同时也存在着第二重人格，这种人在变态心理的驱使下——此类情形我们至今还不大拿得准——或许会去杀害的不是一个仇敌，却是一个他爱恋着的人。所以他杀死了维里蒂。无从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也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在当今的世界上有许多令人震惊的事情：心理的奇想、心理的疾病与大脑的缺陷。在我这教区一个教民身上发生的事就是一个十分悲惨的实例：那是两个靠养老金生活在一起的老太婆，她们曾经在同一个地方帮佣，结成了朋友，看来她们在一起是很幸福的。可是有一天，她们之中的一个杀害了另一个，她派人去叫来她的老朋友——她所属的教区的牧师，她说：'我把露易莎杀死了，真不幸。'又说：'但是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魔鬼，我知道我接到了杀死她的命令。'像这样的事情有时会使一个人对生活感到绝望。你说：为什么？怎么办？可是某一天总会真相大白的，医生会找出或者查明一个染色体或者一个遗传原质上的某些小缺陷——什么腺过度操劳或者停止工作了。"

"所以您认为这一切就是这么发生了？"马普尔小姐问道。

"当然了。我听说，尸体很久都没有找到。维里蒂失踪了，她从家里出去以后就再没有人看到过她……"

“不过当时——就是那一天，一定发生过什么事……”

“是的，在审判的时候……”

“您的意思是说当尸体被发现后，警察局终于逮捕了迈克尔这件事吧？”

“第一批公开协助警察的人之中就有他。曾经有人看到他与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也曾经有人注意到女孩子出现在他的车子里。他们始终确信他就是他们所需要寻找的那个人，他是他们第一个怀疑的对象，他们一直在怀疑他。其他认识维里蒂的青年也都被询问过，但是谁都可以找出证明不在现场或者找不出足够可以怀疑的证据。警察局继续怀疑迈克尔。最后尸体被找到了，是勒死的，头部和脸部在重击之下变形了。让我这样说吧，双重人格中魔鬼的一面出现了，是他干的。”

马普尔小姐战栗起来。

副主教继续讲着，他的声音低沉、悲伤。“可是有时，甚至现在，我都想着并且觉得那是另外的一些青年杀害了她，是那些精神错乱的人，虽然谁也不知道。也许是她在附近遇见了什么陌生人，一个很偶然的相遇，这个人让她上车，接着就……”他摇了摇头。

“我想这样也是很可能的。”马普尔小姐说。

“迈克尔在法庭上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副主教说，“尽说些傻话，扯些毫无意义的谎，什么汽车到过了哪里呀，使他的朋友无法给他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明。他当时吓坏了，竟毫不谈及他要结婚的计划。我敢说他的辩护律师也会说他的做法会害了他自己，说什么维里蒂可

能一直在逼他同她结婚，而他又不想与她结婚。时间离现在太久了，细节我都记不得了。但是证据对他是绝对不利的。他过去犯过罪，而他看起来也像是有罪的。”

“所以，马普尔小姐，您看我该是一个非常难过而不幸的人了吧？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鼓励一个十分温柔可爱的姑娘走向死亡。因为我对于人类的天性没有足够的认识，我全没想到她正走向险境。我相信如果她对迈克尔有任何恐惧的心理，或者突然地察觉到他的品格上的某些隐藏的罪恶，她就会毁弃跟他的婚约，并且会到我这儿来把她的恐惧或者把她看到的他的恶劣品质告诉我。但是没有发生过这类事。迈克尔为什么杀害她呢？是因为他知道她将要生小孩了吗？是因为当时他已经和另外的一个姑娘有了某种关系，不愿被维里蒂缠着结婚吗？我不相信这一点。或者是有什么完全不同的别的原因呢？因为维里蒂突然对他感到了害怕，从他那里意识到了什么危险因而跟他断绝往来吗？因此激起了迈克尔的愤怒，他的狂暴，而导致他行凶把她杀害了吗？没有人知道。”

“这您不知道。”马普尔小姐说，“不过您仍然知道并且相信一件事情，对吗？”

“您所指的‘相信’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您是从宗教的观点来谈的吗？”

“哦，不，”马普尔小姐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您似乎这样认为，或者我这样感觉，有一个十分坚强的信念，就是这两个情人相爱着，他们打算结婚，但

是发生了什么意外阻止了这件事——以她的死亡作为结局。但是您仍然相信，他们说不定哪一天会到您那儿去举行婚礼的吗？"

"您说得非常正确，亲爱的。是的，我还是忍不住要这么相信，我相信这两个情人是希望结婚的，不管对方是好是坏、是富是穷、是有病还是健康。维里蒂爱他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而就维里蒂所遭遇到的后果来看，她选择的是更坏的他，这就给她带来了死亡。"

"您得继续相信这一点。"马普尔小姐说，"我认为，我也相信这一点。"

"不过以后呢？"

"我还不知道，"马普尔小姐说，"我说不准。不过我认为伊丽莎白·坦普尔知道、或者开始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一个使人恐惧的字眼，她说，'爱情'。我觉得她讲这个词的意思是指这个姑娘由于爱情而自杀了。因为她发现了迈克尔的什么事情，或者因为有关迈克尔的什么事情而突然使她感到烦乱和厌恶起来。但是那不可能是自杀。"

"不可能的，"副主教说，"那不可能是自杀。在验尸的时候伤势记载得非常详细，人绝对不会敲碎自己的脑袋来自杀。"

"真可怕！"马普尔小姐说，"太可怕了！人不可能对自己所爱的人那样做，即使你为了爱情而不得不杀人也不会的。即使是迈克尔杀害了她，他也不可能用那种方法。勒死，那也许还能；但是不会砸碎心爱的人的脸部和头部的。"她喃喃地说："爱情，爱情——一个使人恐惧的字眼。"

第十九章
频频道别

翌日清晨，客车在戈尔登波尔旅馆前面停着。马普尔小姐下来跟许多朋友说了再见，她发觉赖斯利—波特太太表现出一种相当激愤的神情。

“的确，今天的女孩子们，”她说，“既没有活力，又没有干劲。”

马普尔小姐好奇地望着她。

“我是指乔安娜，我的侄女。”

“哦，亲爱的，她不舒服吗？”

“嗯，她说不舒服，我看不出她有什么病。她说她咽喉疼，她觉得有些发烧。我想，统统都是胡扯的。”

“哦，别为她担心。”马普尔小姐说，“我能够帮上什么忙吗？要照顾她吗？”

“依我的意思，就让她独自留在那里。”赖斯利—波特太太说，“如果您问我，我会说她说的完全是借口。”

马普尔小姐再次好奇地望着她。

“姑娘们这样傻，动不动就恋爱起来。”

“她爱的是埃姆林·普赖斯？”马普尔小姐问道。

“噢，看来您也注意到了。是的，他们的确到了谈情说爱的地步。我对那小子并没有好感。您知道吧，这个

长头发的学生，总是在说‘示威’之类的词。为什么他们不把它好好说成‘示威活动’？我讨厌说半截话。并且我该怎么往下走？没有人照顾我，给我收拾行李，把它拎进拎出。这趟旅行的所有费用都是我出的。”

“我觉得她似乎对您十分关心。”马普尔小姐说。

“嗯，最后这一两天却不是。女孩子们不懂得人们到了中年总得有点积蓄。他们好像有一种荒诞的念头——她和普赖斯这小子——打算去朝山拜岳，往返大约七八英里路程。”

“但是如果她真的咽喉疼，发烧呢？”

“您就会看到的，等客车一走，咽喉就不会疼了，烧也会退了。”赖斯利—波特太太说，“哦，亲爱的，现在我们必须上车了。噢，再见吧，马普尔小姐，碰到您真使人愉快。可惜我们不同路。”

“我也感到很遗憾。”马普尔小姐说，“不过真的，您要知道，我不及您那样年轻有精神，赖斯利—波特太太。这些日子里受到的惊吓不小，嗯，我确实得来个二十四小时的休息。”

“那么，我们后会有期。”

她们握过手，赖斯利—波特太太爬进了车子。

马普尔小姐听到身后有人说话：“旅途平安，一路顺风。”

她转过身去，看见了埃姆林·普赖斯，他正露齿微笑着。

“你是在向赖斯利—波特太太打招呼吗？”

"是的。不然还有谁呢?"

"我很难过,听说乔安娜今天早上不舒服。"

埃姆林·普赖斯又对马普尔小姐来了个微笑,他说:"等车子一走,她就会好的。"

"哦,真的!"马普尔小姐说,"你的意思是说……"

"嗯,我的意思是,"埃姆林·普赖斯说,"乔安娜已经对她的那个成天管教着她的姑母领教够啦。"

"那么你也不打算搭这趟车了?"

"是的,我准备在这里待两天。我想回避一下,到哪儿去玩两天。别这么不以为然,马普尔小姐,您其实没那么不赞成,是吗?"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类事情,借口可能不同。不过,我认为我们那时逃脱的机会比你们现在少多了。"

沃克上校与沃克太太走上前来热情地和马普尔小姐握手。

"很高兴认识您,也很高兴和您谈了一些有关园林艺术的事情,"上校说道,"不出意外的话,后天我们一定能够大饱眼福。的确,这次的意外真是太不幸了。我得说这是一次意外,我确实认为验尸官是非常重视这件事的。"

"那看来很奇怪,"马普尔小姐说,"没有人来自首。我是说如果他们去过山顶那儿,把岩块、圆石或其他东西推下来过,为什么他们没有出面来说明这件事呢?"

"当然是因为怕大家会怪罪。"沃克上校说,"他们像

没事人儿似的，什么也不打算说。好了，再见，我会寄给您一根长茸木莲树的插枝和一株红木山茶树，可我拿不准在您家乡这些东西是不是也会生长得好。”

他们依次进了客车。马普尔小姐走开了，她回头看到旺斯蒂德教授正在向即将离开的客车挥手。桑德伯恩太太走出来，跟马普尔小姐告别以后走进了车子。马普尔小姐挽起了旺斯蒂德教授的手臂。

“我需要您，”她说，“我们找个什么地方谈一下好吗？”

“好的。我们前几天坐过的那个地方怎么样？”

“就在这儿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走廊，我想那里很好。”

他们绕过了旅馆的拐角，那里听得到欢乐的喇叭声，客车开了。

“我倒有个愿望，”旺斯蒂德教授说，“您别留下来，最好还是平安地上车离开这里。”他敏锐地望着她，“您为什么要留在这儿呢？是心力方面的枯竭，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有其他的原因。”马普尔小姐说，“我并不觉得特别疲惫，虽然这对于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来说，倒是一个十分自然的借口。”

“真的，我觉得我应该留在这儿照料您。”

“不，”马普尔小姐说，“没有必要那样做。您应该去做别的事儿。”

“什么事？”他望着她，“您有了什么想法或线索了吗？”

“我想我有线索了，不过还有待证实。有些事情我自己还不能去做，我想您可以协助我做，因为您跟我曾提到与某些当权人物有来往。”

“您的意思是指伦敦警察厅的警长和皇家监狱的典狱官吗？”

“是的，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或者全部，可能内务部长也得听您的吧。”

“您真是想入非非了！好，您需要我做些什么事呢？”

“首先我要把这个地址给您。”

她掏出一本笔记本，从上面撕下一页纸来递给他。

“这是什么？哦，对了，著名的慈善机关，是吗？”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慈善机关之一，他们做了很多善事。人们送些衣服给他们，”马普尔小姐说，“小孩的衣服，女人的衣服，短大衣，绒线衫等。”

“那么您要我捐钱捐物给这个地方？”

“不。我只是请您做善事。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

“用什么方式呢？”

“我要您调查一个包裹。这件包裹是两天以前从这儿寄出去的，从本地的邮局寄发出去的。”

“谁寄的？是您吗？”

“不，”马普尔小姐说，“不是的。不过假定是由我承担责任。”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是，”马普尔小姐微笑着说，“我去过这里

的邮局，语无伦次地跟他们解释——嗯，就像我这样的老太婆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我说我糊里糊涂地请求一个人替我寄送一件包裹，却把上面的地址写错了，我为此非常烦恼。那位女邮政局长很和蔼地对我说她记得那件包裹，但是那上面的地址不是我所提到的那一个，而是这一个，也就是我刚才给您的这一个。我解释说，我太糊涂了，写错了地址，把它和我有时寄东西去的另外一家慈善机关的地址搞混了。她告诉我为时太迟，已经是无法可想了，因为那件包裹早就递发出去了。我说那倒没有关系，我会写封信给收到包裹的那家慈善机关，向他们解释地址弄错了，他们一定会把包裹转寄给我要寄去的慈善机关的。"

"这看来倒颇费周折。"

"嗯，"马普尔小姐说，"人总得有话说呀。可我倒不打算去做这个了，就由您去处理这件事吧。我们必须知道包裹里面是什么。我毫不怀疑您能够做好这件事。"

"包裹里有什么可以说明寄的人是谁吗？"

"我倒不这样想。那可能是一张小纸条，写着'朋友寄'；也可能是一个虚构的姓名和地址——譬如：皮平太太，西区园林十四号。假使真有人到那里去调查，就会发现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住在那里。"

"哦，还有其他可能吗？"

"也可能，虽然看来不大会，但是却有可能。那就是一张小纸条，写着'安泰娅·布雷德伯里—斯科特小姐寄'……"

"是她？……"

"是她把包裹拿到邮局去的。"马普尔小姐说道。

"那么是您托她去寄的吗？"

"哦，不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我没有托任何人寄过任何东西。我第一次看到那件包裹是当您与我坐在戈尔登波尔旅馆花园里谈话的时候，安泰娅提着它经过我们那个地方。"

"但是您到邮局去说那包裹是您的。"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那完全是假的。但是邮局是谨慎的。您看，我想要查明的是包裹要寄到什么地方去。"

"您想要知道这件包裹是否已经寄出去了，您还想知道它是不是由布雷德伯里—斯科特姐妹中的一个，特别是安泰娅小姐寄出去的？"

"我知道那一定是安泰娅，"马普尔小姐说，"因为我们看见过她的。"

"是吗？"他从她的手里接过那张纸条，"嗯，我能够做这桩事情。您对这件包裹很感兴趣吗？"

"我认为那里面的东西十分重要。"

"您喜欢保守秘密，对吗？"旺斯蒂德教授说。

"并不一定是秘密，"马普尔小姐说，"它们只是我所要探查的可能性。一个人对于一件事还没有确切了解之前，是不能轻易断言的。"

"还有别的什么吗？"

"我想……我想，不管是谁负责管这件事都应该警

觉，那就是可能还会发现第二具尸首。”

“您的意思是指与我们一直关心的那桩案件有关联的第二具尸首吗？发生在十年前的一桩罪案？”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事实上，我对这一点确信无疑。”

“另外一具尸首是谁的呢？”

“嗯，”马普尔小姐说，“目前为止，我只想到这些。”

“您想到过这具尸首藏在哪儿吗？”

“哦，对了！”马普尔小姐说，“我敢说我知道这尸首藏在什么地方，不过我还得等一段时间才能告诉您。”

“是怎样的一具尸体呢？男人的？女人的？小孩的？姑娘的？”

“还有另外一个姑娘失踪了，”马普尔小姐说，“一个名叫诺拉·布罗德的女孩子。她就是在这里失踪的，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了。我认为她的尸体会在一个特殊的地方。”

旺斯蒂德教授望着她。“您知道，您越说我越不愿意离开您了。”他说，“有了这一切想法，又可能正做着一些傻事……或许……”他停下来。

“也许统统都是胡说八道……”马普尔小姐说。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您也许知道得太多了，那就会有危险……我打算留在这儿照顾您。”

“不，用不着。”马普尔小姐说，“您得到伦敦去，要使情况有所发展才好。”

“您的谈话就好像您知道许多似的，马普尔小姐。”

"我认为我现在的确知道了许多，但是我还得去证实。"

"是的。不过假如您真的证实了，那可能就是证实了一件最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想要第三具尸体——您的尸体。"

"啊，我倒没想到会有那样的事情。"马普尔小姐说。

"如果您的想法都是正确的话，您得知道，那您就会遇着危险。您怀疑什么人吗？"

"我认为我从某个人身上看出一些迹象，我必须查明……我得留在这儿。您有一次问过我，我是否感觉到了罪恶的气味。那么，那种气味就在这里，对了，罪恶的气味，危险的气味，假使您爱这么说的话，也是不幸的气味，恐怖的气味。我想点办法，尽我的力量去做。不过像我这样的老太婆作用也不会太大了。"

旺斯蒂德教授小声地数着："一——二——三——四——"

"您在数什么呀？"马普尔小姐问道。

"看看有多少个人搭车走了。他们不会是您的怀疑对象，因为您让他们离开了，而您却留在这儿。"

"我为什么要怀疑他们呢？"

"因为您说过，拉菲尔先生为了一个特殊的原因派您坐上这趟客车；也为了一个特殊的原因派您参加这次旅行；也为了一个特殊的原因派您到'老庄园'去。那么，伊丽莎白·坦普尔的死就与车上的什么人有关系了，您留在这里就与'老庄园'有关联。"

“您说的不对。”马普尔小姐说，“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但我需要某个人告诉我一些事情。”

“您认为您能够使任何人都告诉您一些什么吗？”

“我想我可以，您如果不马上走就要误车了。”

“请您多保重。”旺斯蒂德教授说。

“我会照顾我自己的。”

休息室的门开了，两个人走了出来——库克小姐和巴罗小姐。

“你们好，”旺斯蒂德教授说，“我还以为你们两位搭上车走了哩。”

“呃，在最后一刻我们改变了主意。”库克小姐高兴地说，“您知道吧，我们刚刚发现这儿附近有一个惬意的散步场所，并且还有一两处地方我很想去看看。有一座教堂里面有一个非常罕见的撒克逊圣水盘，教堂离这儿只有四五英里路，我想，乘当地公共汽车去十分方便。不仅是建筑和花园，我对教堂建筑艺术也很感兴趣。”

“我也是。”巴罗小姐说，“还有芬利公园，那是一处非常精致的植物园，离此地不远。我想，在这儿逗留一两天会使人感到更愉快的。”

“你们两位就住在戈尔登波尔旅馆里吗？”

“是的，我们很幸运地住进了一套非常雅致的双人房，确实比我们前两天住的那一套还要好。”

“您要误车了。”马普尔小姐又说了一遍。

旺斯蒂德教授说：“但愿您……”

“我会很好的。”马普尔小姐急切地说道。“多好的

人，”他转过房子消失了的时候，她说，“他真的很照顾我——就好像我是他的姑奶奶似的。”

“这些天可让我们饱受惊吓了，是吗？”库克小姐说，“我们要去观赏格罗夫的圣·马丁教堂，您或许也愿意跟我们一块儿去？”

“你们两位太好了。”马普尔小姐说，“不过今天我觉得没有精神去那儿；假如有什么值得看的东西，也许明天我能够去。”

“嗯，那么我们得走了。”

马普尔小姐朝她们两人笑了笑，走进了旅馆。

第二十章
马普尔小姐有了主意

在餐室里吃过午饭后，马普尔小姐出来到阳台上喝咖啡。她正喝着第二杯，一个高大瘦削的人影跨上台阶向她走来，说话有点气喘。她看清那是安泰娅·布雷德伯里一斯科特。

“哦，马普尔小姐，我们刚才听说您到底没有搭车走。我们以为您准备继续这趟旅行的，没想到您会留在这里。克罗蒂尔德和拉维尼娅派我到这里来告诉您，我们很希望您回到‘老庄园’去和我们住在一起。我相信那里会使您更舒适些，这里总是有许多人进进出出，特别是像周末这样的日子。如果您愿意回到我们那里去，我们会非常、非常高兴的。真的。”

“哦，你们太好了，”马普尔小姐说，“你们的确很热情。不过我想——我的意思是，原本我只打算在这儿住两天的。我本来是打算跟游览车走的，我的意思是说在这儿待了两天以后，假如不是因为这桩非常悲惨的意外祸事的话。不过……嗯，我真的觉得我再也不能够继续走下去了，我认为我至少得，嗯，至少得休息一个晚上。”

“但是我的意思是如果您到我们那儿去会更好，我们会尽力使您舒服。”

“哦，我不怀疑这一点，”马普尔小姐说，“跟你们住在一起我觉得很舒服。啊，是的，我感觉很舒服，那么美丽的房子。一切东西都那样精巧，比如说，屋子里的瓷器、玻璃盏子，还有家具。住在家里当然比住在旅馆里要舒服多了。”

“那么您现在一定会跟我一起走了。是的，您真的一定得走，我可以替您收拾行李。”

“哦……嗯，您太客气了，我自己能行。”

“那么，要我来帮您吗？”

“那太好了。”马普尔小姐说。

她们一起往她的寝室走去。在那里，安泰娅草率地收拾着马普尔小姐的行李，使得一向把衣物收拾得有条有理的马普尔小姐咬着嘴唇，脸上还得显出满意的神态。的确，她认为这女孩什么都叠不好。

安泰娅从旅馆里叫来一个挑夫，他就扛着皮箱，转过弯，沿着马路朝“老庄园”走去。马普尔小姐付给了他足够的脚力钱。嘴里一面称谢，一面走向那三姐妹。

“这三姐妹，”她想，“我们又会面了。”她坐在客厅里闭目养了一下神，呼吸稍微有些急促。她显得有点气喘，她觉得这在像她这样年纪的人是很自然的，更何况安泰娅和旅馆挑夫的步子又挪动得那么快。但是，她在闭着眼睛的当儿，确实想理清一下再度来到这屋子里是个什么感觉。有什么凶险的预兆吗？不，与其说是凶险，还不如说是难受，无边无际的难受，难受到几乎令人恐惧的地步。

她睁开眼睛，看看房子的另外两个主人。格妮太太刚刚从厨房出来，托着一只午茶盘，她的目光始终如一——安详，没有特别的情感。马普尔小姐想，也许可以说是缺乏情感。难道她惯于承受生活上的压力和挫折，不在外部表露出来，保持着缄默而不让任何人知道她的内心世界吗？

她把目光从格妮太太移到克罗蒂尔德。克罗蒂尔德有点克吕泰尼丝特拉的眼神①。正如她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她当然未曾谋杀过她的丈夫，因为她没有丈夫可谋杀。看来也不像是她谋杀了那个据说是她极为钟爱的女孩子。马普尔小姐对这点深信不疑，她以前提及维里蒂之死的时候，看到克罗蒂尔德总是热泪盈眶。

那么安泰娅呢？安泰娅曾经把纸板箱拿到邮政局；安泰娅曾经来找过她；安泰娅……她不相信安泰娅会做什么坏事。浮躁吗？在她这样的年龄是太浮躁了，眼光在你的身上扫来扫去，别人不大注意到的东西，她的眼睛偏偏不放过，从你的肩膀上看过去。她在害怕，马普尔小姐认为，在害怕什么事情。她怕什么事情呢？她或许是怕到什么机关或者学校去，可能要在那里过上一段时间吧？或者怕她的那两个姐姐会以为让她自由自在不是办法？那两个姐姐会不会担心她们的妹妹安泰娅会出人不意地说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

这里似乎有一种什么气味。当她吞下最后一口茶时

---

① 参见第92页注①。

她很想知道库克小姐和巴罗小姐在干什么。她们是去教堂参观了吗？或者那一切都不过是毫无意义的鬼话？这事很奇怪，奇怪的是她们去圣玛丽米德看过她，以便在车上再将她认出来，但是她们又不承认以前见到过她或者碰到过她。

这里头有太多难以解释的事情。一会儿，格妮太太收拾了茶盘，安泰娅到花园里去了，只剩下克罗蒂尔德单独跟马普尔小姐在一起。

“我想，”马普尔小姐说，“您认识一位布拉巴宗副主教，是吗？”

“是的。”克罗蒂尔德说，“昨天他在教堂做过礼拜。您认识他？”

“不认识。”马普尔小姐说，“但是他确实到戈尔登波尔旅馆去过，他到那儿跟我谈过话。我想他曾经到医院去过，想探问坦普尔小姐死亡的内情。他很想知道坦普尔小姐是否有什么口信带给他，我想坦普尔小姐打算去看他。不过当然，我告诉了他我去过那里，看我能做点什么事。但是我除了坐在可怜的坦普尔小姐的床边之外，竟毫无事情可干，她是不省人事的，我做不了任何事来帮助她。”

“她没有说……说过什么话……或是解释过什么吗？”克罗蒂尔德问道。

她问得似乎漫不经心。马普尔小姐猜不透她是不是很想知道却故意装得漫不经心。但是总的来说她认为不是的，她认为克罗蒂尔德正考虑着完全不同的事情。

"您认为那是一桩意外事故吗?"马普尔小姐问,"您认为赖斯利—波特太太的侄女说她看见什么人推倒了一块圆石这番话可信吗?"

"嗯,我想假若他们两个人都这样说,那么他们就一定看见了的。"

"是的,他们两个人都这样说。"马普尔小姐说,"虽然说法不完全一样,但那也是很自然的。"

克罗蒂尔德好奇地望着她:"您似乎对此很感兴趣。"

"嗯,她说的话似乎匪夷所思。"马普尔小姐说,"非常的匪夷所思,除非……"

"除非是什么?"

"嗯,我不过是好奇。"马普尔小姐说。

格妮太太又走进房间里来。"您刚才好奇的是什么?"她问。

"我们正在谈论那桩意外事故,也许不是一桩意外事故。"克罗蒂尔德说。

"但那是谁……"

"他们的说法似乎非常不可思议。"马普尔小姐又说。

"这个地方总有点什么,"克罗蒂尔德突然说道,"这里的气氛不对。我们从来就没有摆脱过,从来没有。自从……自从维里蒂死后就从来没有,虽然有好几年了,但是气氛还在。这个地方笼罩着一层阴影。"她盯着马普尔小姐,"您也这样认为吗?您也感觉到这个地方笼罩着一层阴影吗?"

"嗯,我是一个异乡人,"马普尔小姐说,"跟住在这儿

并且认识那个死去了的女孩子的您以及您的妹妹们是不同的。她是，我想，正如布拉巴宗副主教所说的，一个非常美丽又动人的姑娘。”

“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也很贴心。”克罗蒂尔德说。

“要是那时我跟她更熟一点该多好！”格妮太太说，“当然，那时我还住在国外，我和我丈夫回来度过假。可我们多半是在伦敦，不常到这儿来。”

安泰娅从花园进来，手中捧着一束百合花。

“吊丧的花。”她说，“这就是今天我们这里应该有的东西，对吗？我要把它们插在一只大花瓶里。吊丧的花。”她突然笑起来——一种古怪的、歇斯底里的傻笑。

“安泰娅，”克罗蒂尔德说，“不要……不要这样，这不……这不大好。”

“我把这些花放到水里去。”安泰娅兴致勃勃地说着，走出了房间。

“真的，”格妮太太说，“安泰娅！我倒不认为她……”

“她变得更糟糕了。”克罗蒂尔德说。

马普尔小姐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似的，她拿出一只小珐琅匣子，用赞赏的眼光看着。

“现在她大概要打破一只花瓶了。”拉维尼娅说。

她走出了房间。马普尔小姐问道：“你们替你们的妹妹安泰娅担心吧？”

“嗯，是的。她总是有点反常，她的年纪是最小的，是个娇弱的姑娘。但是近来，她明显地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我认为，她完全不知道事情的轻重。她有点歇斯底里，对于理当严肃对待的事情却发出歇斯底里的笑声。我们也不想……嗯，送她到什么地方去，也许……您知道吧，她应该得到治疗。不过，我认为她不会愿意离开家的。这毕竟是她的家，虽然有时生活挺困难的。"

"生活总是不免有困难的。"马普尔小姐说。

"拉维尼娅谈到过要搬走，"克罗蒂尔德说，"她谈到打算再度到国外去生活。我想，是去脱敏拉，她和她的丈夫到那儿去过许多次，他们过得很愉快。现在她与我们在一起有许多年，但是看来她极想出外旅行。有时我想……有时我想，她不喜欢跟安泰娅住在一块儿。"

"哎呀，"马普尔小姐说，"是的，这类困难重重的事情我听到过不少。"

"她害怕安泰娅，"克罗蒂尔德说，"明显地怕着她。我不断地告诉她没有什么可怕的，安泰娅只不过有时有点傻，有点古怪念头，也说点古怪的话。但是，我认为她并没有任何危险。……嗯，我的意思是说……哦，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她不会做出什么危险或诡异的事情的。"

"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烦恼吗？"马普尔小姐问。

"没有，从来没有。她有时神经发作，突然对人们厌恶起来；她遇事常猜忌，对于许多事情都非常多疑；嗯，她在许多人面前都是大惊小怪的。我不知道怎么说。有时我觉得最好是卖掉这栋房子，搬得远远的。"

"您觉得这儿对您来说是个伤心地，是吗？"马普尔小姐说，"我想我能够理解这一点，住在这儿回忆过去，那对

您来说是怪难受的。”

“您懂，对不对？嗯，我能够看得出您是懂的。我是身不由己，总是想到那个可爱的、逗人喜欢的女孩子，她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其实，她是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的女儿。啊，她也很聪明，她是一个伶俐的姑娘，也是优秀的美术家，她对于美术训练与设计造诣很深，她设计了许多图案，我为她感到十分骄傲。可是……那种扭曲的爱情，那个可怕的、心理变态的小子。”

“您是指拉菲尔先生的儿子，迈克尔·拉菲尔吧？”

“是的。假若他从没有来过这儿就好了。世界这么大，他偏偏住在附近，他的父亲吩咐他来探望我们，他跟我们吃了一次饭。他可能长得俊，却是一个可耻的罪犯，有犯罪记录，他进过两次监狱，勾引女孩子的事情也不少。可我从来没想到维里蒂……我还以为那只是一种糊涂的热情，我想这在她那样年纪的姑娘是容易发生的。她迷恋着他，别的什么也不想，也听不进一句说他不好的话，偏要说有关他的一切都不是他的过错。您知道姑娘们说的话吧：‘每个人都跟他作对。’这就是她们常说的。每一个人都跟他作对，没有一个人同情他。哦，简直听腻了这些话，难道女孩子就不能理智点吗？”

“我同意，她们通常是没有多少理智的。”马普尔小姐说。

“她不听，我……我试过要那小子离开这栋屋子，我告诉他说，以后再也不要到这里来了。当然，我这样做是愚蠢的，我在后来意识到了，那只是意味着叫维里蒂到房

子外面去和他会面。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们有各种不同的约会地点。他常常开着车子到约定的地点去接她，然后在深夜再把她送回家来，有一两次他一直到第二天才把她送回来。我告诉他们不能再这样了，一切都必须到此为止。但是他们不听，维里蒂不听，当然，我不指望她会听。"

"维里蒂打算和他结婚吗?"马普尔小姐问道。

"事态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我认为，迈克尔也不曾想过和她结婚。"

"我真替您难过，"马普尔小姐说，"您一定忍受了不少的痛苦。"

"是的，最糟的就是还不得不去辨认尸体，那是在她失踪了好一段时间之后……当然，我们本以为她一定跟他一起私奔了，我们也认为过些时候就会得到他们的消息。我只知道警方对这件事好像很重视，他们把迈克尔传到警察局，回答他们的询问；而他的自白似乎与当地人的说法不符。

"接着他们找到了维里蒂，离这儿很远的地方，大约三十英里路程，在一处用篱笆围起来的空地中的一条壕沟里，那处空地是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偏僻的巷道下方。对了，我不得不到停尸间去认尸。真是可怕的景象，一种残酷的暴行，他为什么要把她弄成那个样子呢？他勒死了她难道还不够吗？他是用她的围巾把她勒死的。我不能……我再也不能谈这件事啦，我忍受不了啦，我忍受不了啦。"

眼泪突然雨水般地流下她的面颊。

"我真替您难受，"马普尔小姐说，"我非常、非常难过。"

"我相信您会难过的，"克罗蒂尔德突然望着她，"但是最坏的方面甚至连您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安泰娅……"

"您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她当时很怪，她是……她是非常嫉妒他人的，她突然好像厌恶起维里蒂来，看上去就像是恨她。有时我以为……我以为或许……哦，不，想起来那真是可怕，您不会想到这事竟发生在我的妹妹身上……但她确实攻击过别人。她这样脾气暴躁也不是一天了。我觉得这会不会……哦，我不该说这些话的，这绝无可能。请把我说过的忘掉吧，没什么。完全没什么。但是……但是……嗯，她并不很正常，我必须正视这一点。她还年轻的时候，就发生过一两次怪事。我们有一只鹦鹉——一只会说话的鹦鹉，鹦鹉常常说些傻话，她扭断了鹦鹉的脖子。从那以后我对她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再也不能相信她了。我对她没有把握。我从来没有感受到……哦，天哪，我逐渐变得歇斯底里啦。"

"唉，唉，"马普尔小姐说，"别再想这些事情了。"

"对，知道维里蒂死了已经够糟糕的了——维里蒂死了……死得那样惨。不管怎么说，别的女孩子却没有受到那个家伙的谋害。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还监禁在狱

中，他们不会让他出来再害人了。不过他们为什么不判他是精神错乱——以减少罪责——他们今天常用的一种提法呢？他应该到布罗摩尔去，我相信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能负责。”

她站起身来走出房间。格妮太太回来了，在门口和她的姐姐擦身而过。

“您甭去理克罗蒂尔德，”她说，“她还没有完全从几年前那桩可怕的事情中恢复过来，她非常疼爱维里蒂。”

“看来她还替你们的妹妹担心。”

“担心安泰娅？安泰娅很好哇。她……呃……嗯，她很轻浮，她有一点……歇斯底里，遇事容易激动，有时候不免有点离奇古怪的幻想或是想象。不过我认为克罗蒂尔德这么担心也是多余的。哎呀，那是谁从窗户前面走过呀？”

两个带着歉意的人突然出现在法国式的落地窗前。

“请原谅我们，”巴罗小姐说，“我们刚围绕着这栋房子走了一圈，想找马普尔小姐，听说她跟您一起到这里来了……哦，您在这里，亲爱的马普尔小姐。我要告诉您，今天下午我们去不成那座教堂了，它因为正在清扫而没有开放。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只好哪儿也不去了，等明儿再说。我们来得冒昧，请您别见怪。我按过大门的门铃，但是它好像没有响。”

“它有时是不响，”格妮太太说，“您得知道，它也有点神经质的，时而响，时而不响。好吧，坐下来跟我们聊聊吧，我没想到你们也没有随车走。”

"是的，我们还想在这儿游览一两天，因为已走了这么远了。要是随车一道走那就真有点……嗯，在事情刚发生一两天之后就真的有点痛苦了。"

"喝点雪利酒吧。"格妮太太说。

她走出房间，立刻又回来了。安泰娅和她在一起，这时她很安静，带来了一瓶雪利酒和几只酒杯。她们一道坐了下来。

"我很想知道，"格妮太太说，"这桩事情会如何发展，我的意思是指死去的坦普尔小姐。看来要想知道警察局的想法是不大可能的，他们似乎还在查这件事。我的意思是说验尸延期了，很显然他们并不满意。不知道是不是她的伤势有什么蹊跷。"

"我倒不这样看，"巴罗小姐说，"我的意思是说原因纯粹是砸到头，造成了严重的脑震荡。嗯，我的意思是说都是那块圆石惹的祸。关键在于，马普尔小姐，这块圆石是自己滚下来的呢，还是有人把它推下来的。"

"哦，"库克小姐说，"你该不会是认为——谁要把圆石滚下来吧？谁做那种事呢？我想，那儿附近总有些无赖，一些年轻的外国人或者学生之类的。我确实感到奇怪，您知道吧，是否……嗯……"

"您的意思是说，"马普尔小姐说，"您要猜想那个人是否就是我们旅伴中的一个。"

"嗯，我……我并没有这样说。"库克小姐说道。

"不过真的，"马普尔小姐说，"我们不得不……嗯，考虑那样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一定会得到某种解释的，

假使警方确信它不是一桩意外事故，嗯，那么它一定就是由什么人干的了……嗯，坦普尔小姐是初来这儿，看来不会有谁做这件事情——我的意思是指本地人。所以，那的确又要回到……嗯，回到我们客车上的全体成员中来了，对不对？"

她发出一丝轻微的、有点老太太发牢骚味道的笑声。

"哦，真是的！"

"不，我认为我不该谈及这类事情的，但是您知道，真的，犯罪是很引人注意的，有时会发生一些最离奇的事情。"

"您自己有什么明确的感觉吗，马普尔小姐？我很想听一听。"克罗蒂尔德说。

"嗯，人们总是会想到各种可能性。"

"卡斯珀先生，"库克小姐说，"您知道吧，我从一开头就看不惯那个人的长相，他很注意我……嗯，我当时还以为他可能干着侦探之类的什么事情。也许是为了寻找原子之类的秘密，才到乡里来的。"

"我倒不认为我们这一带有什么原子秘密。"格妮太太说。

"当然，我们没有。"安泰娅说，"那也许是什么人尾随着坦普尔小姐，也许是什么人跟踪着她，因为她是一个罪犯之类的人。"

"哪儿的话，"克罗蒂尔德说，"她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学校的女校长，已经退休了，她也是一个地位十分崇高的学者。为什么有人想跟踪她呢？"

“这可不知道。她一定有些与众不同之处。”

“我相信,”格妮太太说,“马普尔小姐总会有些看法的。”

“嗯,我有一些看法,”马普尔小姐说,“在我看来好像是……嗯,惟一可能的人……唉呀,这也很难说。不过我觉得在逻辑上有两个人可以认为有嫌疑,我倒不认为事情完全是如此,因为我相信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但是我得说,在逻辑上又没有别的人可以怀疑。”

“您指的是谁呢？这倒很有意思。”

“嗯。我想我不该说这样的话,这只是一种……一种胡乱的猜测。”

“您认为谁会把圆石滚下山去呢？您认为不可能是乔安娜与埃姆林·普赖斯看见的那个人,又可能是谁呢?”

“嗯,我的看法就是……也许他们什么也没看见。”

“我不十分明白,”安泰娅说,“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吗?”

“嗯,也许全是他们虚构的。”

“什么……您是说她们看到了人影这件事不是真的?”

“嗯,那是可能的,不是吗?”

“您认为那是在开玩笑呢,还是在撒谎？您的意思是什么呢?”

“嗯,我想……我们常常听说这年头的年轻人做些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马普尔小姐说,“您知道吧,把东西

塞进马的眼睛、打碎大使馆的玻璃窗、无故伤人、朝人家掷石头，那通常是一些年轻人干的，对吗？而他们不就正好是这样的年轻人吗？”

“您的意思是说埃姆林和乔安娜可能会把圆石滚下山去吗？”

“嗯，很明显，他们正好就是属于这类人，不是吗？”马普尔小姐说。

“真想不到！”克罗蒂尔德说，“哦，我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一层。不过我看……嗯，我觉得您的话可能另有用意。当然，我不知道这两个是什么样的人，我没有同他们一起旅行过。”

“哦，他们非常有教养，”马普尔小姐说，“乔安娜在我看来好像是一个……特别能干的姑娘。”

“什么都能干吗？”安泰娅问。

“安泰娅，”克罗蒂尔德说，“别多嘴。”

“是的，十分能干。”马普尔小姐说，“说到底，假使你打算干什么谋杀的勾当，你就得稍微能干点，那么就不至于被人发现。”

“不过，他们一定会是合谋吧。”巴罗小姐提示说。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他们是同伙，他们谈的话也大致一样。他们是……嗯，他们是明显的嫌疑犯，这就是我能够说的一切了。他们跑到了别人的视野之外，别人都在下边的小路上，但他们可能爬上山顶，推倒了圆石。也许他们并不是特别有意想杀害坦普尔小姐，他们的原意只是……嗯，只是一时的无法无天心态作祟，——想损

坏点什么或伤个什么人，并不管是谁。他们把石头滚了下来，那么，当然，他们在谈话的时候就说看见了什么人在那儿，穿什么奇装异服等使人听起来难以置信的情节，并且……嗯，我不该谈到这些事情的，但是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这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格妮太太说，“你说呢，克罗蒂尔德？”

“我认为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我却不这么想。”

“嗯，”库克小姐一边站起身来，一边说道，“我们现在得回戈尔登波尔旅馆去了。您跟我们一起走吗，马普尔小姐？”

“哦，不了，”马普尔小姐说，“我想您还不知道，我忘记告诉您了，布雷德伯里—斯科特小姐十分热情地邀请我再回这儿来住一个晚上——或者两个晚上。”

“哦，我知道了。那么，我认为这对您非常合适，您会觉得更舒服的，今天晚上到旅馆去的一些家伙似乎很吵。”

“你们晚餐后愿意再来跟我们一道喝点咖啡吗？”克罗蒂尔德提议道，“今天晚上很暖和。我们无法请你们吃晚餐，因为我恐怕家里食物不够，不过如果你们来跟我们一起喝咖啡的话……”

“那太好了，”库克小姐说，“我们当然不能辜负您的好意。”

第二十一章
时钟敲了三下

1

晚上八点四十分库克小姐和巴罗小姐就来了，一个穿着镶灰褐色花边的衣服，一个穿的是淡绿色的。在进餐的时候，安泰娅已经向马普尔小姐打听过这两位小姐了。

“她们竟想留在镇上，看来很奇怪。”她说。

“哦，我倒不这样想。”马普尔小姐说，“我认为这倒很自然，我想，她们自有周详的计划。”

“您说她们有计划是什么意思呢？”格妮太太问。

“嗯，我想她们是随时准备应付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的。”

“您的意思是说，”安泰娅颇有兴味地问，“您的意思是说她们已经有一个应对谋杀的计划了吗？”

格妮太太说：“但愿您不把可怜的坦普尔小姐之死当成是谋杀案来看。”

“但事实上是谋杀。”安泰娅说，“我感到奇怪的只是谁想要谋杀她。我想也许是某些恨她的学生，他们干了这样的事。”

“您认为仇恨能延续那么久吗？”马普尔小姐问道。

“哦，我是这样看的，我认为一个人的仇恨可以多年不消。”

“不，”马普尔小姐说，“我认为仇恨是可以忘却的。你可以刻意地去记仇，但是我想你不会成功，仇恨不像爱情那样强烈有力。”她又说。

“您认为那可能是库克小姐，或者是巴罗小姐，或者是她们两个人一道干的这件谋杀勾当吗？”

“怎么会是她们呢？”格妮太太说，“真是的，安泰娅！我看她们是非常善良的人啊！”

“我认为她们总有点神秘兮兮的。”安泰娅说，“你不这样认为吗，克罗蒂尔德？”

“我想你也许是对的，”克罗蒂尔德说，“她们在我看来总像有点装模作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我总觉得她们十分阴险。”安泰娅说。

“你总爱这么想象。”格妮太太说，“不管怎么说，她们一直是沿着山脚的小路走的，是吗？您不是在那里看到过她们的吗？”她对马普尔小姐说。

“我不能说我特别注意过她们，”马普尔小姐说，“事实上，我还没有机会这样做。”

“您的意思是……”

“她不在那儿，”克罗蒂尔德说，“她在我们这儿的花

园里。”

“哦，是的，我忘了。”

“那是一个晴朗、安静的日子，”马普尔小姐说，“我很喜欢那样的天气。明早我还想再去看看那处隆起的山丘附近的花园尽头那块正开放着白花的地方，那天我去花儿才刚开，现在一定是盛开了。你知道，我会永远记得它；它将是我到此地一游的重要回忆。”

“我恨这个地方，”安泰娅说，“我要把它拆掉，我要再在那个地方重建一个温室。我想如果我们有了足够的钱，这些都办得到的。是吗，克罗蒂尔德？”

“我们随它去吧，”克罗蒂尔德说，“我不想动它，温室现在对我们有什么用呢？要等葡萄重新结出来还得几年。”

“来吧，”格妮太太说，“我们别再讨论这个话题了，到客厅去吧。我们的客人马上就要来喝咖啡了。”

客人正好在这时进了门。克罗蒂尔德拿了一壶咖啡进来了，她倒好了咖啡，分给客人。每个客人都有了，然后给马普尔小姐斟了一杯。库克小姐的身子向前倾着。

“请原谅我，马普尔小姐，不过，您知道吗，如果我要是您，我就不会喝了。我的意思是说咖啡，在晚上这个时间，喝了这个您会睡不好的。”

“哦，您是这样想的吗？”马普尔小姐说，“我从前在晚上喝咖啡喝惯了。”

“是的，可这是很浓的上等咖啡，我还是要劝您别喝这个。”

马普尔小姐望着库克小姐，库克小姐的神情非常认真，她的头发，她那看上去不自然的头发盖住了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微微眨着。

“我知道您的意思了，”马普尔小姐说，“也许您是对的，我想，您对饮食颇为在行。”

“是的，这个我有研究，我懂得养身之道，各方面的。”

“的确，”马普尔小姐把杯子稍微推开了一点，“我想这里该不会有这个女孩子的照片吧？”她问，“我说的是维里蒂·亨特，这是她的名字么？副主教谈到了她，看来他非常喜欢这姑娘。”

“我想是这样的，他喜欢一切青年人。”克罗蒂尔德说。

她站起来，走到房间那边，打开一张书桌的盖子，从里面拿出一张照片来给马普尔小姐看。“这是维里蒂。”她说道。

“一张美丽的脸孔，”马普尔小姐说，“是的，一张美丽而又不平凡的脸孔。可怜的孩子。”

“这年头真是可怕，”安泰娅说，“老是发生这些事。姑娘们和各种类型的青年男子一道外出，谁也不耐烦去管她们。”

“这年头儿她们得自己照顾自己，”克罗蒂尔德说，“可惜她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愿老天保佑她们！”

她伸手从马普尔小姐那里取回照片，就在这时，咖啡杯被她的袖子绊倒了，摔到地板上。

“哎呀！”马普尔小姐喊道，“这都怪我，是我撞了您的

手吧?”

“不,”克罗蒂尔德说,“怪我的袖子,这只袖子大了一点。如果您不想喝咖啡的话,给您倒点热牛奶来好吗?”

“那太好了,”马普尔小姐说,“睡眠之前喝一杯热牛奶,的确是有效的镇静剂,它可以使人们睡一个好觉。”

闲谈了一会儿后,库克小姐和巴罗小姐起身告辞了——真是颇为慌张的告辞,先是一个回来,接着又是一个回来拿忘掉了的东西,一条围巾,一只手提包和一条手帕。“真是丢三落四的。”她们走了之后,安泰娅说。

“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格妮太太说,“我同意克罗蒂尔德的看法,这两个人看来很虚伪,我想您是知道我的意思的。”她对马普尔小姐说。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我很同意您的看法,她们看来不很诚实。我很怀疑她们,我的意思是说,我很怀疑她们为什么要参加这趟旅行,她们真的喜欢游览吗?到底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

“您对这一切都找到答案了吗?”克罗蒂尔德问。

“是的,”马普尔小姐叹息道,“很多事情我都找到了答案。”她说。

“希望到目前为止您在这里过得很愉快!”克罗蒂尔德说。

“现在我很高兴离开了旅行团,”马普尔小姐说,“我想如果我跟着团走,一定不会这么舒适。”

“嗯,这一点我懂。”

克罗蒂尔德从厨房端来一杯热牛奶,陪着马普尔小

姐到了她的寝室。

“您还需要什么?”她问,“只管说好了。”

“没有了,谢谢您。”马普尔小姐说,“我需要的一切都有了。我的小旅行包就在这儿,您看,我用不着再打开箱子了。谢谢您,”她说,“承蒙您姐妹又留我在这里住一晚上。”

“嗯,有了拉菲尔先生的信,我们怎好怠慢您呢。他是一个极肯为别人着想的人呢!”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他是这样的人……嗯,面面俱到。我觉得,他的头脑很灵活。”

“他过去是一个著名的金融家。”

“除金融方面,也还有别的,他考虑的事情很多。”马普尔小姐说,“啊,嗯,我想睡觉了。晚安,布雷德伯里—斯科特小姐。”

“明早我把早点送来好吗? 您喜欢在床上吃吗?”

“不,不,怎么说我也不愿麻烦您。不,不,让我自己来吃吧。一杯茶也许就够了,不过我想到花园去,我特别想要去看看那块长满白花的园地,那样美丽,又那样茂盛。”

“晚安。”克罗蒂尔德说,“祝您一夜好梦。”

2

“老庄园”楼下大厅里的大座钟敲了两下。这栋房子

里面的许多钟响得并不一致，有的还完全不响。要想把一栋充满了老钟的房子里面的钟全部调准确是不容易的。三点钟时，二楼楼梯口的钟和谐地敲了三下，一道微弱的亮光从门缝里透了出来。

马普尔小姐从床上坐了起来，把手指按到了床头电灯的揿钮上。门轻轻地打开了，外边没有亮光，但是，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却从门口进到了屋子里，马普尔小姐打开了电灯。

"哦，"她说，"是您呀，布雷德伯里—斯科特小姐，有什么要紧事吗？"

"我只是来看看您需要什么。"布雷德伯里—斯科特小姐说。

马普尔小姐望着她，克罗蒂尔德穿着一件紫色长袍，马普尔小姐心想，她是一个多漂亮的女人啊。她的头发搭在前额上，真是一个悲剧角色，戏剧里的人物，马普尔小姐又想到了希腊剧本，想起了克吕泰尼丝特拉。

"您真的不需要我替您带点什么来吗？"

"不用，谢谢您。"马普尔小姐说，"我恐怕，"她带着歉意说道，"我没有把牛奶喝下去。"

"哦，亲爱的，为什么不喝呢？"

"我认为它对我的身体没有好处。"马普尔小姐说。

克罗蒂尔德站在床脚那儿，望着她。

"对身体不好，您得知道。"马普尔小姐说。

"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克罗蒂尔德的嗓音这时变得刺耳起来。

“我想您知道我的意思，”马普尔小姐说，“我想昨儿晚上您已经都知道了，也许更早。”

“我不明白您讲些什么。”

“不明白？”三个字里含着几丝嘲讽。

“我怕牛奶现在已经冷了，让我把它拿去再给您换些热的来。”

克罗蒂尔德伸手从床边端起牛奶杯。

“不麻烦您了，”马普尔小姐说，“即使您替我拿来了，我也不会喝的。”

“我真的不懂您说的是什么意思，真的。”克罗蒂尔德盯着她说，“您是一个多么古怪的人。您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呢？您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您是什么人？”

马普尔小姐取下缠在头上的粉红色围巾——一条她在西印度群岛戴过的粉红色羊毛围巾。

“我有一个名字，”她说，“叫复仇女神。”

“复仇女神？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您知道的，”马普尔小姐说，“您是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女人。复仇女神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她毕竟还是来了。”

“您在谈些什么呀？”

“谈的是被您杀害的一个十分美丽的姑娘。”马普尔小姐说。

“我杀害的？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指的是维里蒂姑娘。”

“我为什么要杀害她呢？”

“因为您爱她。”马普尔小姐说。

“当然我爱她，我深深地爱着她，而且她也爱我。”

“不久以前有一个人对我说过，爱情是一个令人害怕的字眼，直到现在它仍是。您太爱维里蒂了，她对您来说就意味着世界上的一切。她本来是全心向着您，可是另外的一种爱却闯进了她的生活，她爱上了一个男孩，一个年轻人。不很适合，不算好样儿，也没有好名声，可是她爱他，他也爱她。她打算私奔，摆脱和您在一块儿生活所产生的爱的束缚，她想要过一个女人的正常生活，跟她所选择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替他生孩子；她想结婚，想得到正常的幸福。”

克罗蒂尔德有了动作，她走到一把椅子那儿坐了下来，盯着马普尔小姐。

“这样看来，”她说，“您了解得非常清楚了。”

“是的，非常清楚。”

“您说的是真的，我不打算否认，不管我否认或是承认，都没有关系。”

“嗯，”马普尔小姐说，“这一点您说得对，那不会有什么关系的。”

“您究竟知不知道……您是否能够想象……我曾经遭受了怎样的痛苦呢？”

“嗯，”马普尔小姐说，“我能够想象得到，我从来都是会想象的。”

“您能够想象得到那种痛苦，那种知道自己即将失去世界上最爱的东西的痛苦吗？而且还是输在一个卑鄙

的、堕落的、有罪的、一个完全配不上我的姑娘的男人手中。我必须制止这件事。我必须……我不得不这么做。”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在这个女孩子出走之前，您杀害了她，您杀害她是因为您疼爱她。”

“您想我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吗？我可能勒死我所疼爱的女孩子吗？我可能损害她的面容，把她的头颅砸成碎块吗？只有刻毒的、堕落的人才做得出这样的事情。”

“不，”马普尔小姐说，“您不会那样做的，您疼爱她，您不可能那样做的。”

“嗯，那么，您看，您是在那里瞎说了。”

“您没有对她那样做，惨遭这般手法杀害的姑娘不是您所爱的那一个，维里蒂还在这个地方，不是吗？她在这里的花园里。我倒不认为您勒死了她，我想您是给她喝了一杯咖啡或者一杯牛奶，您给她服用一剂过量的毫无痛苦的安眠药。然后，等她死了之后，您就把她弄到了花园里，您把温室倒塌了的砖块堆到一边，接着您在那个地方为她挖掘了一个洞窟，然后把它覆盖起来。接着，又在那个地方种植了蓼蔓，从此以后它就不断开花，每年越长越茂盛。维里蒂与您一起留在这儿，您根本就没有让她离开。”

“你这个傻瓜！你这个疯癫的老傻瓜！你以为你可以离开这儿去传播这个故事吗?”

“我想可以，”马普尔小姐说，“只是我并不十分有把握。您是一个强壮的女人，比我强壮得多。”

“我很高兴你能看清这一点。”

“而您也没有感到良心上的不安。”马普尔小姐说，“您知道一个杀人犯不可能只杀一个人就收手。这是我从我一生的经历，也是从我观察到的罪案中领会到的一点。您杀害了两个女孩子，对不对？您杀害了您所爱的姑娘，您还杀害了另外一个姑娘。”

“我杀害了一个愚蠢的小流氓，一个年轻的荡妇诺拉·布罗德。你怎么晓得她的呢？”

“我只是很奇怪，”马普尔小姐说，“从我看到您的那天起，我就不认为您会忍心勒死您爱的那个姑娘，而且毁了她的面容。但是也在那时，另一个女孩子也失踪了，她的尸体却从来没有找到；然而我认为她的尸体已经找到了，只不过人们不知道这具尸体就是诺拉·布罗德。她穿着维里蒂的服饰，她可能被第一个报案的人认作了维里蒂，因为这个人对她比别人更熟悉。您不得不去认尸，看这具被发现的尸体是不是维里蒂，您确认了她，您宣称死者是维里蒂。”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因为您想要那个把维里蒂从您身边夺走了的男孩——那个爱着维里蒂，维里蒂也爱着他的男孩——承担谋杀的罪责。所以您把另一具尸体藏到了一处不会太早被发现的地方；等到她被找到时，就会被错认为另一个女孩子的尸体。您满有把握地认为，她会照您的愿望被当作维里蒂的尸体，您给她穿上了维里蒂的衣服，把她的手提包、一两封信、一只手镯、一条小十字项链也放在了那儿，然后您损坏了她的面容。

“一星期以前您又犯下第三起谋杀——谋杀伊丽莎白·坦普尔。您杀害她是因为她来过这个地方，您害怕她可能已经从维里蒂写给她的信或者告诉她的话里面知道了这件事。您以为假使伊丽莎白·坦普尔跟布拉巴宗副主教会晤以后，他们就会根据所掌握的情况而抓住某些真相。一定不能让伊丽莎白·坦普尔跟布拉巴宗副主教碰头。您是一个力气很大的女人，您能够把圆石推下山腰来，那很要点劲，但是您非常强壮。”

“强壮到足以对付你。”克罗蒂尔德说道。

“我倒不认为，”马普尔小姐说，“你做得到。”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个可怜的、干瘪的老女人?”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我老了，我的手和脚都没有什么力气，其他部分也很衰弱，但是就我本身来说，我却是正义的使者。”

克罗蒂尔德大笑起来：“那么谁能够阻挡我送你进坟墓呢?”

“我想，”马普尔小姐说，“我的守护神。”

“你居然还迷信你的守护神吗?”克罗蒂尔德再次大笑起来，她逼近了床铺。

“可能是两个守护神。”马普尔小姐说，“拉菲尔先生办事总是慷慨大度的。”

她的手偷偷地潜入枕下，又抽了出来，在里面有一只哨子，她把它放在两唇间。哨子有种惊天动地的效果，它发出一阵尖啸声，足以把街头的警察吸引过来。两件事情几乎同时发生：房门打开了，克罗蒂尔德转过身去，巴

罗小姐正站在门口；同时，靠近碗柜的大衣橱打开了，库克小姐从里面走了出来。她们两个人都有一种特职人员的严峻气派，这与她们在傍晚时表现出来的活泼的社交风度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

“两个守护神，”马普尔小姐高兴地说，“拉菲尔先生干得漂亮极了，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

第二十二章
马普尔小姐叙述始末

“您什么时候发现，”旺斯蒂德教授问道，“那两个女人是跟着您、保护着您的密探呢？”

他坐在椅子里，身体朝前倾着，若有所思地望着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马普尔小姐身体笔直地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椅子里。他们是在伦敦的一处政府办公大楼里面，在场的还有四个人。

一个检察院的公务员；伦敦警察厅的副厅长詹姆斯·劳埃德爵士；曼斯通监狱的典狱官安德鲁·麦克尼尔爵士；第四个是内务部长。

“一直到昨天晚上，”马普尔小姐说，“一直到那时我都没有把握。库克小姐曾经到圣玛丽米德去过，我很快就发现她不是她扮演的那个角色——一个去那儿帮助一个朋友管理她的花园的对于园艺有丰富经验的女人。有一次她去对过我的相貌，很显然这就是她去那儿的惟一目的。因此我必须确知她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在客车上又把她认出来的时候，我必须做出判断：她加入这趟旅行是保护我呢，还是这两个女人都是对方派来的敌人呢？

“我只是在昨天晚上，库克小姐十分清晰地警告我不要喝克罗蒂尔德·布雷德伯里-斯科特放在我面前的那

杯咖啡的时候，我才真正肯定了。她的表示方法非常巧妙，但很明显地听得出是警告。后来，我跟她们两人道晚安的时候，她们之中的一个把我的手放在她的两只手中间，给了我非常友善而诚挚的一握。这时，她把一样什么东西递在我的手里，这件东西我后来看清楚了，是一只高音口哨，我把它放在床头。我接过女主人硬要给我喝的那杯牛奶，跟她道过晚安，小心谨慎地保持着我的单纯、友好的态度。"

"您没有喝那杯牛奶吗？"

"当然没有，"马普尔小姐说，"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请您原谅，"旺斯蒂德教授说，"我感到惊奇的是您怎么没有锁门。"

"那样做就错了，"马普尔小姐说，"我要让克罗蒂尔德·布雷德伯里-斯科特进来，我要看看她会讲些什么，做些什么。我认为，她一定会进来的。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她相信我已经喝了牛奶，正处于一种毫无知觉的睡眠中，一种大概再也不会醒来的睡眠中。"

"是您让库克小姐藏在衣橱中的吗？"

"不。当她突然从那里出来的时候，连我也大感意外。"马普尔小姐仔细考虑了一番说道，"我猜想她是在我沿着走廊到……嗯……到浴室去的时候，溜进里面去的。"

"您知道那两个女人在房子里面？"

"在她们把哨子给了我之后，我想她们一定在附近不

远的什么地方。我倒不认为在那栋房子里找一个地方藏起来是一件难事，那里没有百叶窗、防盗警报器这一类的东西。她们中间的一个借口遗忘了一只手提包和一条围巾又回转来，在这当儿她们可能就把一扇窗户的栓子拨开了。我是这么设想的，她们离开后，等屋子里面的人一上床马上又回来了。”

“您冒了很大的风险，马普尔小姐。”

“我很乐观。”马普尔小姐说，“既然冒险势不可免，那么我这一生中总得经过几次风险吧。”

“顺便提一句，您对寄给那个慈善机关的包裹的提示是完全成功了，里面有一件崭新的男式圆领绒线衫，是颜色鲜艳的红黑格子花纹的，极其耀眼。是什么使您联想到这点的呢？”

“嗯，”马普尔小姐说，“事情真是非常简单。根据埃姆林和乔安娜的描述，那个人似乎存心要别人注意那颜色鲜艳、耀眼的衣服，所以不能把它隐藏在本地或者自己收藏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衣物必须尽快地送到远处去，并且也只有一种真正有效的处理办法，那就是通过普通的邮寄，只要是衣物之类的东西都能够十分容易地寄送到慈善机关去。可以想象那些为失业妇女募集寒衣的人或者类似慈善组织的人发现寄来的竟是一件几乎崭新的羊毛衫该是多么欢喜。我所要做的就是找到东西被寄送的地址。”

“您是在邮局问的吗？”内务部长略微有点惊愕地问。

“当然，不是直接问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得不装

得有点惊慌失措的样子，说我如何地把几件正准备寄往一家慈善机关的衣物写错了地址，问他们是否能够碰巧知道这个由我那热情的女房东带来的包裹发送出去了没有？那里的一位非常好心的女士尽了她最大的努力记起来，那个地址不是我所希望寄送衣物的那一个，她还把她抄下来的地址给了我。我想，她一点也没有怀疑我想打听什么，只不过认为……嗯，认为我有点头脑不清，年纪大了，只担心自己的衣物包裹的去向。"

"啊，"旺斯蒂德教授说，"我看您不仅是个复仇者，也是一个好演员。"接着他又说道，"您什么时候开始觉察到十年前发生的事情的呢？"

"刚开始，"马普尔小姐说，"我发现事情很难办，几乎是不可能办到。我在内心里责备拉菲尔先生没有把事情对我交代清楚，不过现在我明白了，他不这样做是十分聪明的。真的，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我能理解为什么他会是这样伟大的金融家，很容易就赚了这样多的钱。他是深谋远虑的，每一次都给了我刚刚够用的锦囊妙计，我就按照它的指点行事。首先我的守护神仔细认清了我的相貌；其次，我按指示参加了旅行并接触了旅行的人们。"

"起初，您是否怀疑——假使我可以用这个词的话——旅行团的什么人？"

"只不过是有可能罢了。"

"感觉不到罪恶？"

"啊，您记得啦。对，我也不认为那儿有什么罪恶的

气氛。没有人告诉我我的联络人在哪儿，可是那女人却把她的身份显示给了我。”

“伊丽莎白·坦普尔吗？”

“是的，那就像一盏探照灯，”马普尔小姐说，“黑夜中的光亮。到那时为止，您看，我一直是在黑夜中。有某些事实一定是，我的意思是说，在逻辑上一定是，由于拉菲尔的指示，在某地一定会有一个受害者，也一定会有一个杀人犯。是的，一个凶手存在，因为这是我和拉菲尔先生之间的惟一纽带。在西印度群岛曾发生过一桩谋杀案，我跟他都卷进去了，他知道我的一切，也就是我与那桩事情的联系。所以它不可能是什么别的类型的罪案，也不可能是一桩偶然发生的罪案；它一定是，而且本身也明显地表明是出自一个用罪恶掩住了良心的人的策划。它暗示着有两个受害者，一个被杀害了；很清楚又有一个人无辜受了冤屈——这个受冤屈的人被指控跟一件和他无关的罪案有关系。所以，我虽然仔细推敲过这些事情，可还是没有丝毫线索，直到我跟坦普尔小姐谈过话以后，才稍有头绪。她十分热情，也十分迫切，于是我找到了我和拉菲尔先生联系的第一环节。坦普尔小姐谈到她认识的一个姑娘，这个姑娘曾经与拉菲尔先生的儿子订过婚，这就是从黑暗中得到的第一线光芒。接着，她又告诉我说，这个姑娘没有与迈克尔结婚。我问为什么没有，她说：‘因为她死了。’我于是问她怎么会死的，是什么杀害了她，她非常有力地，几乎是使你非相信不可地回答——她说的是‘爱情’。接着她又说：‘最可怕的字眼莫过于爱情了。’

那时我还不能确切知道她指的是什么。事实上我首先想的就是这个女孩子由于情场失意而自杀了。这是经常会有的事，每次都是一场悲剧。那时我所知道的充其量也不过是这些，还有她给自己安排的旅行，并不是愉快的，据她说，她还准备去做一次朝拜。她打算到什么地方，也许是会某一个人，当时我还弄不清楚这个人是谁，那只是到后来才弄清楚的。"

"布拉巴宗副主教吗？"

"是的。那时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人，不过从那时起我就感觉到，戏剧的主要角色——主要演员，随便您怎么称呼都行——不是在旅行队伍里，不是旅行团中的成员。我只踌躇了很短一段时间，在某些特别人物身上犹豫不决，我踌躇着，我考虑到乔安娜·克劳福德和埃姆林·普赖斯这几个。"

"为什么挑中他们作为您的怀疑对象呢？"

"因为他们年轻，"马普尔小姐说，"青年人总是与自杀、暴力、强烈的妒忌和悲剧的恋爱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男人杀害了女朋友，那是常常发生的。是的，我怀疑到他们，但是在我看来其间并无关联，他们中间没有罪恶的阴影，没有绝望，没有苦痛。昨天晚上，我们在'老庄园'喝雪利酒的时候，我把他们说成是提供假情况的人，我指出他们可能是伊丽莎白·坦普尔之死的最大的嫌疑犯。如果我再看见他们，"马普尔小姐一本正经地说，"我要向他们道歉，因为错把他们当目标而使别人的注意力误入歧途。"

"接下来就是伊丽莎白·坦普尔小姐之死吧?"

"不,"马普尔小姐说,"下一件事自然是我到'老庄园'去——我受到的热情的邀请以及我在那里受到的殷勤的款待。那又是拉菲尔先生安排的,因此我知道我必须去那儿,但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要去那儿,可能那地方能够向我提供更多情况,引导我继续向前探索。我很抱歉,"马普尔小姐突然说道,很适合她平常的既客气又略微有点大惊小怪的脾气,"我的话太长了,我真的不必把我的一切想法向您絮絮不休,再说……"

"请继续讲下去吧,"旺斯蒂德教授说,"您不知道,您讲的我有多感兴趣,这跟我在工作中所知道和看到的一切又是多么有关系。把您的想法继续讲给我听吧。"

"是的,继续讲吧。"安德鲁·麦克尼尔爵士说。

"那只是感觉,"马普尔小姐说,"却不是事实,那只是逻辑上的推理,那是一种情绪上的反应,或者敏感——嗯,我只能把它称作气氛。"

"是的,"旺斯蒂德说,"气氛是有的——房子里的气氛,广场里的气氛,花园里的气氛,森林里的气氛,旅店里的气氛,别墅里的气氛。"

"三姐妹,这是进'老庄园'后我所想到的,感觉到的,甚至自己无意中说出口的。我受到拉维尼娅·格妮太太盛情的款待。三姐妹在我心目中已形成了一种不祥之兆,它与俄罗斯文学中的三姐妹,与《麦克白》荒原上的三个女巫联系在一起了。据我看那里好像有一种悲凉的,一种令人深深感觉到不幸的,也是恐怖的气氛,另外还有

不过我不能把格妮太太除外，她曾有过一个丈夫，她目前是一个寡妇，并且孀居了好几年。她可能有问题，我的考虑也到此为止。接着我考虑到了她们的妹妹——安泰娅。她是一个使人不安的人，在我看来，为人很不协调，性情浮躁，老是处在一种恐惧的状况之中。她害怕着什么，极度地害怕着什么。所以那也有行凶的可能。如果她犯了某种罪——她认为已经过去了的罪——那会有可能再发作。某一旧事重提，或是发现它与侦查伊丽莎白·坦普尔一案有连带关系，就会使她感觉到一件旧日的罪案将要被重新发掘出来，从而产生恐惧。她看人的方法很奇怪，总是敏锐地向你的肩后两边望，仿佛看见你的身后站着个什么东西——一个使她害怕的东西。所以她也可能是凶手，一个可能有点神志错乱的凶手，她杀人是因为觉得别人在害她，是因为她怕。这些只不过是想法而已，不过是我在车上就早已估计过了的一种可能。但是我感觉到这栋房子里面的气氛却比以往更浓。第二天，我跟安泰娅一道去花园散步。在主要小路的末端是一个小土堆，是由一间倒塌了的温室形成的小土堆。这温室因为年久失修，再加上在战争末期找不到园丁，已废弃不用，形成一片瓦砾。那片堆积起来的瓦砾上已覆盖着泥土和草，并且已经长出某种蔓藤植物。这是一种想要遮蔽花园中的某些废墟的人所共知的蔓藤植物，它叫蓼蔓。这是一种生长极快的开花灌木，它在生长的时候吸取一切营养，排挤所有其他的植物。它所到之处便覆盖了一切，毁灭了一切，就某个角度来看它是一种颇有点

是魔鬼，但是她们确实是处在一种罪恶曾经出现过的气氛中，并且罪恶的阴影仍然威胁着她们。克罗蒂尔德，最年长的一个，是我首先考虑到的。她漂亮、健壮。我想，她是一个有强烈情感的女人。我得承认，我一看到她，就觉得她可能是一个克吕泰尼丝特拉。我最近，"马普尔小姐把声调降低了，像往常那样地说，"非常幸运地欣赏到了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所著名的男子公立学校里演出的一出希腊剧，孩子的演技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真是一场出色的表演，那在我看来就好像是从克罗蒂尔德身上看到了一个女人是如何策划趁她丈夫洗澡的当儿去谋杀他似的。"

旺斯蒂德教授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忍了一会儿才没笑出来，因为马普尔小姐的语调是严肃的，她微微递给他一个眼色。

"嗯，像这样的话听起来不是有点傻吗？不过我看得出她那种行径，换句话说，她所扮演的那个角色。她很不幸，没有丈夫，所以没有丈夫可杀。其次我就想到带我到这栋房子来的人——拉维尼娅·格妮。看来她是一个非常善良、健全、快乐的女人。但是，唉，有些杀人凶手曾经在他们的周围制造过比这更好的假象，一直使人们倾心于他们。很多凶手都是和蔼可亲的人，人们一旦发现他们竟是凶手是会大吃一惊的。我管这些人叫可敬的杀人犯——这些人干谋杀勾当完全是出于功利主义，而不是情感冲动，是为了达到一个预定的目的。我并不认为格妮夫人会杀人，假如是那样的话，我会非常非常惊讶的。

一种挣扎着的异样的气氛。这种气氛我只能说成是一种常态的气氛。”

“我对您最后的一句话很感兴趣。”旺斯蒂德说道。

“我想，那是由于格妮太太。她是客车一到达就来迎接我并表示邀请我的一个。她是一个正常的，使人愉快的女人，一个孀妇。她并不怎么幸福，但我说她并不怎么幸福，那并不意味着悲哀或者是深沉的不幸，那只是说她的性格与这种气氛很不协调。她带我回她家去，在那儿我见到另外两个姐妹。第二天早晨，我从一个给我送早茶的老女仆那里听到一个故事，那是一出已经过去的悲剧。她讲到一个姑娘被她的男朋友杀害了，还有附近的几个女孩子都被强奸或猥亵了。我不得不再次斟酌，我已经撇开了旅行团的人们，因为这些人与我的侦查无关。凶手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不得不问自己凶手之一是否可能就在这儿——我被邀请来的这栋房子里面。克罗蒂尔德、拉维尼娅、安泰娅，三位女神的名字，三位幸福的……不幸的……苦难的……可怕的……她们属于哪一种呢？我的注意力首先被克罗蒂尔德吸引住了，一个高大的、漂亮的女人，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正像伊丽莎白·坦普尔也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我感觉到这个地方的范围很有限，我得尽可能对这三姐妹做一个概括论断。命运三女神，谁可能是凶手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凶手呢？干了一件什么样的杀人勾当呢？那时我能够感觉得到徐缓地升起一股像瘴气那样的气氛。我认为除了罪恶以外，没有其他的语言可以表达。并不是说这三姐妹中一定有一个

可怕的植物。它有美丽的白花，看起来很美。那时正开着花，我和安泰娅在那儿站着，她似乎因为没有了温室显得极为懊丧。她说，那儿生长过非常逗人喜爱的葡萄，这似乎是她记得的她小时候住在那里的最清楚的一件事。她想有，很想有足够的钱，以便挖平小土堆，重建温室，再种植上麝香葡萄和桃树，就像以前的温室那样。她染上了一种可怕的怀旧病，甚至于比这更严重。我再一次感觉到了那股非常明显的恐怖的气氛，那个小土堆有点什么使她害怕，那时我还不可能想到是什么。可是，接着又一件事情发生了，那就是伊丽莎白·坦普尔的死。毫无疑问，从埃姆林·普赖斯和乔安娜·克劳福德所讲的事实来看，只可能有一个结论，那就是她的死不是意外事故，而是蓄意谋杀。

"我想，从那时起我就这样认为了，"马普尔小姐说，"我的结论是她的死因有三个。我听到过关于拉菲尔先生的儿子的种种事情，这个有罪的少年，从前的囚犯，或者可能是一个杀人犯，一切证据都不利于他。无疑地在人们的心目中都认为他杀害了这个现在我知道名叫维里蒂·亨特的姑娘。但是只有布拉巴宗副主教为这件事赋予了正面的意义。他曾经认识那两个年轻人，他们去过他那儿，并把他们要结婚的打算告诉了他，他决定承担为他们举行婚礼的义务。他认为那也许不是一个聪明的结合。但因彼此相爱是事实，他们的结婚也就有理了。这个女孩子爱这个少年，而且就像她的名字一样真实；尽管这个男孩在男女关系方面的名誉不好，但他爱这个女孩

子却是真的，而且存心对她忠实，尽力改掉既有的劣根性。副主教并不乐观，我想，他不相信他们的婚姻会是幸福的；但是按他的想法，那却是一桩不可避免的婚姻——说它不可避免是因为假如你有了足够的爱，你就得付出代价，即使这个代价是令人失望的，一定程度上是不幸的。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十分确定，就是那具被损坏了面容和敲碎了头颅的尸体不可能是出于一个真正爱着这个姑娘的少年的手。这不是一个色情暴行的故事。在爱情故事里，爱情是植根于温柔之中的。我很容易地同意了副主教对这件事的看法。但我也知道，我已经有了正确的线索，是伊丽莎白·坦普尔给我的线索。她曾经对我说，维里蒂的死是由于爱情——那是最使人害怕的字眼之一。

“那么，那就非常清楚了，”马普尔小姐说，“我认为我已经心知肚明很久了。只有一些细节还不符合，可是现在这些细节也一一吻合了。这就正和伊丽莎白·坦普尔所说的相符，维里蒂的死一定是因为爱。她先说了一个词‘爱情’，接着又说‘爱情可能是最可怕的字眼了’。一切都明显地证明，克罗蒂尔德对这个女孩子有一种极度的爱。这个女孩子把她当英雄崇拜，依靠着她；后来女孩子长大一点了，她的天性起了作用，她需要男女爱情，需要自由地恋爱，需要结婚，需要孩子。接着，她能够爱的这个男孩来了。她知道他不可信赖，也知道他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做坏胚子，但是——”马普尔小姐用一种更平常的语调说道，“那并没有使女孩子嫌弃这样的少年。没

有，少女们喜欢坏胚子，她们常这样，她们爱坏男人，确信她们能够改造他们。在我年轻的时代，那些善良、坚定、可靠的丈夫得到的回应是，谁要是像对待姐妹般地对待她们，决不能使她们满意。维里蒂爱上了迈克尔·拉菲尔；迈克尔·拉菲尔也准备痛改前非，与这个女孩子结婚，他并且保证再也不会滥爱别的女孩子了。我不敢说终生幸福，但是，正如副主教十分肯定地说过，那却是真正的爱情。所以，他们才计划结婚。而且我想，维里蒂写信告诉了伊丽莎白，告诉她打算和迈克尔·拉菲尔结婚。婚礼将秘密举行，因为我觉得维里蒂意识到了她这样做其实就是私奔。她要摆脱她那不再想过下去的生活，从一个她很爱的，但不是像爱迈克尔那样爱法的人那儿逃出来。她不会被允许这样做的，不可能得到允许，他们将遇到重重障碍。所以，就像别的年轻人一样，他们打算私奔。他们没有必要逃到格里纳·格林[1]去，因为他们已经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所以她求助于布拉巴宗副主教——曾经替她施行过坚信礼的一个老朋友，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婚礼已安排妥当了，日期，时刻，大概连结婚穿的礼服也秘密带来了。毫无疑问，他们是准备在什么地方碰面的，他们将分别地到约定地点去会面。我想，迈克尔·拉菲尔到那个地方去了，但是她却没有去。他也许等待着，等待着，然后尽力猜想她为什么没来。我想，他可能收到了一张纸条，甚至是一封信，笔迹可能是

---

① 苏格兰一村名，自古称为私奔者的结婚地。

伪造的，说她已经改变了主意，一切都成了过去，她要暂时离开好让这事过去。真相我不知道，但我认为，他做梦也没想到她没有来的真正原因，也没想到为什么连她的信也没有；他丝毫也没想到她已经被人有预谋地、残酷地、近乎疯狂地杀害了。克罗蒂尔德不愿意失去她所爱的人，她不愿意让她走，也不愿意让她投入她所厌恶、所恨的小伙子的怀抱里去。她要留住维里蒂，用她自己的方法留住她。但是我不能相信的就是——我不相信她会勒死这个姑娘，而且毁损她的面容，我认为她不可能忍心这样做的。我想，她重新砌了一下坍塌的温室的砖块，再在上面盖上泥土，铺上草皮。这个女孩子大概早已喝下了一杯放有过量安眠药的饮料，仿佛是传说中的希腊方式，一杯毒胡萝卜精；尽管事实上不是的。她把这个女孩子埋葬在花园里，在尸体上面砌上砖，填上土块和草。”

“那两个妹妹怀疑这件事吗？”

“当时格妮太太不在那儿，她的丈夫还没有死，她还在国外。不过，安泰娅在那儿，我认为安泰娅会知道一些内情的。我想，她刚开始并不知道死了人，但是她知道克罗蒂尔德把花园尽头那片秀丽的地方——覆盖着开花灌木的突出的小土堆占为己有。我想，她也许会逐渐明白真相的。克罗蒂尔德呢，既然起了恶念，犯了罪，而且把罪恶看成平常的事情，自然她下一步想干什么也就无所谓良心了。我想，她很欣赏自己的计划。她能控制一个伶俐的、惹人动情的农村姑娘，这姑娘时常到她这儿来沾点小光。我想，这就便于她相机行事了。有一天她把这

个姑娘带到很远的地方——大约三四十英里外——去郊游野餐。我想，这地点是她先就选择好了的。她勒死了这个姑娘，毁了她的面容，把她隐藏在泥土和树木枝叶的下边。谁会怀疑她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她把维里蒂的手提包留下，还有维里蒂常常戴在颈上的项链，可能还把维里蒂的衣裳穿在这个姑娘身上。她希望这桩罪案在一段时期内不会被发现，同时她又到处造谣说有人看见过诺拉·布罗德与迈克尔同乘一车兜风。可能她还到处散布迈克尔的不忠实，维里蒂因此和他毁除了婚约。她可能什么话都说过了，我想，她对于自己所说的一切也是自以为得逞的。这个可怜的失去灵魂的人。”

“您为什么说‘可怜的失去灵魂的人’呢，马普尔小姐？”

“因为，”马普尔小姐说，“我认为克罗蒂尔德在这整整十年中所受的痛苦应该是无法形容的。你看，她始终必须和她住在一起。她留住了维里蒂，把她留在了‘老庄园’，在花园里面，永远把她留在了那儿。开始她并没有想到那意味着什么，她情感上渴望这个姑娘复活。我倒并不认为她曾经后悔过，连后悔的宽慰也没有。她只是不安，年复一年地不安。我现在才知道了伊丽莎白·坦普尔的意思——要不是她亲自动手也许会好些。爱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它察觉得出罪恶，而它本身也是最大的罪恶之一。而克罗蒂尔德却不得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和罪恶生活在一起。我想，安泰娅害怕这个，我想她对于克罗蒂尔德所干的一切愈来愈知道得清楚了，而

且她认为克罗蒂尔德也明白她知情。她害怕克罗蒂尔德可能会干出什么。克罗蒂尔德把那个装有绒线衫的包裹交给安泰娅去邮寄。她对我谈过关于安泰娅的事情，说安泰娅神志不清，仿佛为惧怕迫害或猜忌所苦恼，她怕安泰娅会做出什么来。我想……嗯……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在安泰娅身上发生——因为内心的惭愧而自杀……”

“可能您替那个女人难过吧？”安德鲁爵士问，“罪恶就像癌症——一颗肿瘤一样，它带来苦恼。”

“当然。”马普尔小姐回答说。

“在您的守护神把您护送走了以后，”旺斯蒂德教授说，“我猜想您已经听说了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吧？”

“您是指克罗蒂尔德吗？我记得，她把我的那杯牛奶端起来了，库克小姐带我离开房间的时候，她还端在手里。我想她……把它喝下去了，是吧？”

“是的。您想到过会发生这事吗？”

“我没想到这一点，没有，在当时没有想到。假若我肯往这方面想的话，我可能会料到有这一着的。”

“没有人能够阻止她，她的行动太利索了。而且也没有人想到牛奶里面会有毒。”

“所以她把它喝下去了。”

“这使您觉得惊讶吗？”

“不，那对她来说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不会感到惊讶的。这一次轮到她想要逃跑，正如维里蒂曾经想要从她生活着的那个地方逃走一样。一个人所承受的

恶果竟是这样应合他自己所造的孽，这不是很奇怪吗？”

“听起来好像您觉得她比那个死去的女孩子更值得惋惜。”

“不，”马普尔小姐说，“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惋惜。我惋惜维里蒂是因为她失去了她几乎就要得到的一切，她的爱情生活，与她自己选择的，真正爱着的，忠诚对待的男人在一起的爱情生活。她失去了这一切，无法挽回的一切。我惋惜是因为她什么也没有得着。但是她逃脱了克罗蒂尔德无法忍受的一切——悲伤、凄凉、恐怖以及一种逐渐滋长和感受得到的罪恶。克罗蒂尔德不得不与这一切生活在一起。伴随她的是感伤的、她再也得不到的被毁灭了的爱。她只好和她那两个怀疑着她、害怕着她的妹妹住在一起，她只好和她留住了的那个姑娘生活在一起。”

“您的意思是说维里蒂吧？”

“是的，埋葬在花园里面，埋葬在克罗蒂尔德准备好了的坟墓里。她就在‘老庄园’的那个地方，克罗蒂尔德清楚地知道她在那儿。有时当她去摘取一株蓼蔓花的时候，可能甚至看到了维里蒂或者觉得看到了她，那时她一定感到离维里蒂非常近。对她来说不可能有比这更痛苦的事了，是吗？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

第二十三章
尾声

1

“这位老太太真有点使人受不了。”安德鲁·麦克尼尔爵士谢过马普尔小姐并跟她道别以后，说道。

“那样文雅，而又那样无情。”副厅长说。

旺斯蒂德教授把马普尔小姐带到他的车里，车子正等着；然后他又回转来说了最后几句话。

“您对她怎么看，埃德蒙？”

“是我所遇到的最可怕的女人。”内务部长回答。

“无情？”旺斯蒂德教授问道。

“不，不，我倒不是那个意思。不过……嗯，是一个使人非常害怕的女人。”

“复仇女神。”旺斯蒂德教授沉思地说。

“那两个女人，”检察院的公务员说，“您知道吧，就是她的暗中保护人，她们把那天晚上的情形谈得有声有色。她们很顺利地进了那栋房子，藏在楼下一间小房间里，一

直到大家都上楼去了，然后一个潜入寝室躲进衣柜，另一个留在室外放哨。在室内的一个说，当她推开柜门从里面出来的时候，那位老太太正端坐在床上，脖子上围着一条粉红色的羊毛围巾，神情非常安详，并且像一个老乡村女教师，谈起话来无休无止。她们说，她简直把她们吓了一跳。”

“一条粉红色的羊毛围巾，”旺斯蒂德教授说，“是的，是的，我记起来了……”

“您记起了什么？”

“老拉菲尔。他对我谈到过她，接着他笑了，他说有一件事是他终身难忘的，他说当他在西印度群岛时，平生第一次见了一个最可笑的毛毛躁躁的老太太，脖子上围着一条毛茸茸的红围巾，闯进他的卧室来说，他应该起来阻止一桩谋杀。拉菲尔于是问：‘您认为您是干什么的啊？’她回答说她是复仇女神。复仇女神！拉菲尔说，他简直无法想到一个比这稍微平淡一点的字眼了。我喜欢粉红色羊毛围巾，”旺斯蒂德教授沉思地说，“是的，我非常喜欢。”

2

“迈克尔，”旺斯蒂德教授说，“让我给您介绍，这是简·马普尔小姐，她为了你出了很大的力。”

这个三十二岁的青年人略微怀疑地望着那个白发苍苍、颇有点衰弱的老太太。

“哦……呃……”他说，“好吧，我已经听说过这件事了，非常感谢。”他望着旺斯蒂德，“那是真的，是不是？他们要给我一个特赦，或者类似的什么可笑的把戏？”

“是的，释放令很快就会通过，不久你就会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了。”

“哦。”迈克尔的声音略微带了点怀疑。

“要习惯自由也得等一段时间，这我理解。”马普尔小姐和气地说。

她沉思地望着他，用追忆的眼光看他，就好像他还是十多年前的样子。虽然他看来不免疲劳紧张，可还是漂亮的。嗯，她认为他过去一定非常漂亮，当时在他身上呈现的是一种快乐的气氛，有一种吸引女人的魔力。这些特质现在他已经丧失了，不过这也许还会恢复的。一张柔弱的嘴以及一双爱对着你望的、样子很动人的眼睛——大概那在他撒谎要使你真的相信的时候是极其有用的。他非常像……像谁呢？……她陷入回忆之中了……当然，是乔纳森·伯金。他曾在歌咏队里演唱过，是美妙动听的男中音，女孩子们是多么爱他啊！他也曾经在加布里埃尔公司担任过办事员，这算好职务了。很可惜，就是出了伪造支票这样的过失。

“哦，”迈克尔说起话来更显得局促不安，“谢谢您的好意，我的事让您操心了。”

“我很乐意这样做。”马普尔小姐说，“嗯，我也很高兴

和你见面。再见，祝你时来运转。我们国家现在状况不太好，不过你还是会找到你喜欢干的工作的。”

“嗯，是的，谢谢，非常感谢。您要知道，我……我的确感激不尽。”

他的语调听起来好像对这件事仍然觉得非常难以置信。

“你应该感激的不是我，”马普尔小姐说，“你应该感激你的父亲。”

“爸爸？爸爸从来没有多想到过我。”

“你的父亲在他临死的时候就决定要为你寻求公正。”

“公正。”迈克尔·拉菲尔玩味着这两个字眼。

“是的。你的父亲认为公正很重要，我想，他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请求我接受这个任务，他给我引了下面两句诗：

> 让正义如流水，源源不绝。
> 让公理如小溪，永不停息。”

“哦！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莎士比亚的话吗？”

“不，是圣经上的，人们必须想想它的意思。我就是这样。”

马普尔小姐解开她随身携带的一个包裹。

“他们把这给了我，”她说，“他们以为我会喜欢得到它，因为我帮忙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不过，我想，你是

第一个应该提出这个要求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想要的话。但是……也可能你不想要。”

她把克罗蒂尔德·布雷德伯里-斯科特在“老庄园”的客厅里曾经拿给她看过的维里蒂·亨特的相片递给了他。

他接过相片，拿了相片站着，睁大眼睛望着。他的面容改变了，面部轮廓变得柔和了，接着又变得刚毅起来。马普尔小姐一言不发地望着他，沉默持续了一段时间；旺斯蒂德教授也望着，他望着他们两人：老太婆和小伙子。

这对迈克尔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紧要关头，可能是影响他未来生活方式的一刻。

迈克尔·拉菲尔叹息着，他伸手把相片还给了马普尔小姐。

“是的，您说对了，我不需要它。那样的生活过去了，她也过去了，我不能把她留住和我在一起。我现在得一切从头开始——生活下去，您……”他踌躇地望着她，“您明白吗？”

“嗯，”马普尔小姐回答，“我明白，我想你是正确的。祝你在今后的生活中一帆风顺。”

他道别后就出去了。

“嗯，”旺斯蒂德教授说，“不是一个热情的青年，他对于您为他所做的一切应该更多地感谢才是。”

“哦，他很不错。”马普尔小姐说，“我也没指望他会那样做哩，那会使他更尴尬的。您要知道，”她又说，“当一

个人必须感谢别人，并且表示重新开始生活，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一切，那的确是非常够他难堪的。我想他会干得很好的，他还不是不可救药，这是最重要的。我十分理解为什么那个女孩子爱他……"

"嗯，也许今后他会走上正路了。"

"我很怀疑。"马普尔小姐说，"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拯救他自己，除非……当然，"她说，"最重要的是希望他将会遇到一个真正善良的姑娘。"

"我所欣赏的，"旺斯蒂德教授说，"就是您的乐观的、注重实际的心态。"

3

"她马上就要来了。"布罗德里伯先生对舒斯特先生说道。

"嗯，整个事情都不寻常，是不是？"

"开始我简直不相信，"布罗德里伯说，"你知道吧，当可怜的老拉菲尔快要死了的时候，我以为整个事情的安排都是……嗯，怪他老糊涂了，看来他并没有老糊涂。"

电话铃响了，舒斯特先生拿起听筒。

"哦，她来了，是吗？带她进来。"他说，"她已经来了。我很好奇，这是我平生听说过的最奇怪的事情了，让一位

老太太到乡村去东游西荡，去查探一件她莫名其妙的事情。警察局认为，那个女人调查的不是一件，而是三件谋杀案。三件！老天！维里蒂·亨特的尸体在花园里面的那个小土堆下面，恰好是这个老太婆所说的地方。她不是被勒死的，容貌也没有被毁。”

“我很奇怪这位老太太居然没有被杀害。”布罗德里伯先生说，“她很老了，很难照顾自己呀！”

“很明显，有两个密探保护着她。”

“什么，两个密探？”

“是的。我原先也不知道。”

马普尔小姐被带进了他们的房间。

“恭喜您，马普尔小姐。”布罗德里伯先生站起来向她祝贺道。

“祝贺您，您干得真出色。”舒斯特先生和她握着手说道。

马普尔小姐从容地在书桌的另一边坐了下来。

“正如我在信中所告诉您的，”她说，“我觉得我已经完成了向我提出的那宗建议的各项细节，要求我做的事情我已经顺利完成。”

“哦，我知道，是的，我们早就听说过了，我们是从旺斯蒂德教授那儿以及司法部和警察局那儿打听到的。嗯，这是件非常出色的工作，马普尔小姐，我们祝贺您。”

马普尔小姐说：“以前我生怕做不到要我做的事情，那么困难，当初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嗯，的确，那在我看来也似乎是不可能。我不知道

您是怎么着手的,马普尔小姐。”

“哦,”马普尔小姐说,“靠的是一股韧劲,才得出了这个结果,不是吗?”

“现在让我们谈一下留在我们手中的那笔款子吧,现在由您处理了。您是愿意把这笔钱转到您的银行去呢,还是愿意作为投资托付给我们?那可是一笔大数目呀。”

“两万镑,”马普尔小姐说,“是的,我认为那的确是一笔大数目。很大的一笔。”

“如果您愿意让我们把我们的经纪人介绍给您的话,他们可能会给您在投资方面出些主意的。”

“哦,我不想投资。”

“不过那确实是……”

“在我这样的年纪没有必要储蓄,”马普尔小姐说,“我的意思是指这笔钱……我相信拉菲尔先生那样做的意思……是让一个人去享受几桩在他后来没有钱时绝对享受不到的乐趣。”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布罗德里伯先生说,“那么您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把这笔款子交付给您的银行吧?”

“圣玛丽米德,正街132号,米德尔顿银行。”马普尔小姐说。

“我猜想您是要存定期吧,我们把它存在您的定期账户中好吗?”

“当然不,”马普尔小姐回答,“把它存在我的活期账户中。”

"您是想……"

"我是想,"马普尔小姐说,"我要把它存入活期储蓄中。"

她站起来跟他们握手。

"您可以问问您的银行经理的意见,马普尔小姐,天有不测风云呀①。"

"下雨天我需要的只是一把伞。"马普尔小姐说,她再次握了握他们两个人的手。

"多谢您,布罗德里伯先生;还有您,舒斯特先生。您二位对我太好了,给我提供了我所需要的一切情况。"

"您真的要把那笔钱存在活期账户上吗?"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我要花掉它,我要从这里面得到一些快乐。"

走到门边,她回过头来笑着。这时候,舒斯特先生——一个比布罗德里伯先生多点想象力的人——回忆起了他自己的年轻时代,一个模糊的印象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在一个乡村的花园聚会上和一个牧师握手。这是他过了一会儿才想到的。马普尔小姐一下子使他想起了那个年轻、快乐、自寻乐趣的姑娘是谁。

"拉菲尔先生会赞成我这样做的。"马普尔小姐说道,她走出了房门。

"复仇女神,"布罗德里伯说,"拉菲尔先生就是这样称呼她的。复仇女神!可我从来就没有看见过有谁比她

① 原文是"人们决不会知道下雨的时候需要做些什么"。

更不像复仇女神了。你呢?”

舒斯特先生点了点头。

“这也许是拉菲尔先生又开了一个小玩笑。”布罗德里伯先生说道。